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火焰百合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 第一章

乒乒乓乓……

匡琅哗喇……

东西摔到墙面、落在地毯的沉闷声响，虽隔着一道墙、一扇门，对吴雯菁来说，仍像刺耳魔音穿脑而过。

两条鹭丝腿抖得像秋风中瑟缩的叶子，幸好双手及时扶住玮玲的桌面，不然大概要当场软倒在地了。

地震了吗？原来是安静肃穆的董事长办公区怎会突然有那些噪音？雯菁觉得这比位于二十五层楼遇到地震还要可怕。

她的老板不晓得吃错什么药，正在大发雷霆哩！

“怎么回事？”手上拿着一份企画书走进董事长秘书室的企画部经理高振凯，询问镇定若常、不像她的小助理那般脸色惨白，仿佛那些噪音是再寻常不过的背景音乐的孟玮玲。

孟玮玲，摹智集团首脑宁纪的秘书。担任这职位有三年了，高振凯从未见她惊惶失措过。

头发一丝不苟地往后梳成发髻，被厚框眼镜遮住眼睛和鼻子部位，一年到头穿着深色套装的她，永远是精明干练、活力十足却沉稳安定的女强人形象。是宁纪最得力的助手。

“尹若薇和夏晔的结婚启事今天刊在各大报纸的头版。”玮玲头也不抬地道。注意力仍集中在助理交给她的信件上检视。

“啊！”振凯惊恐地叫了声，瞪视手中的企画书。

完了，这会儿进去，不是刚好碰上火山爆发吗？若没有给岩浆烫得起水泡才怪。

尹若薇是宁纪的未婚妻，夏晔则是他的死对头。未婚妻嫁给死对头，旧恨添新仇，可不是一个怒字了得。高振凯要是有胆进去，铁定成为宁纪的出气筒，把他当成死敌夏晔那般痛揍一顿。

振凯哭丧着脸的模样，经由玮玲眼角余光一扫，迅速确实地进入大脑中。

“交给我好了。”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霎时有如天籁，让振凯差点没感激到痛哭流涕，跪下来膜拜这位救苦救难的观音大士。

整个摹智集团，只有孟玮玲不怕宁纪了。

“谢谢你，孟秘书，大恩大德，来日定然做牛做马报答。”他夸张的谢辞，逗得雯菁噗哧一笑，但她很快掩住嘴，紧张兮兮地左顾右盼。

倒是玮玲像是没听到似的，涂着淡淡口红的优美唇形微微分开，朝助理道：“雯菁，我用铅笔圈出的部分，请改正。这封回信需要让董事长立刻签署，请你快一点。”“是。”雯菁立刻接过，回到电脑桌前更改。

振凯微眯着眼，凝视孟玮玲。

老实说，她算是美女，如果鼻梁上不要架着那副老处女眼镜，头发放下来，那张高雅端庄的鹅蛋脸，不晓得要风靡多少人。就连他也有点为她着迷哩。

“高经理打算自己进去？”玮玲溜了一眼他紧抱在胸前的企画书。

“不，当然是有劳你了。”振凯赶紧从幻想中清醒过来，忙不迭地把手上的企画书放到玮玲桌上。

“中午我请你吃饭，以示谢意如何？”振凯摆出最帅的 pose，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献殷勤。

玮玲正要开口回答，内线电话响起，她迅速接过。

“是。我就来。”“雯菁，”她拿起高振凯交给她的企画书，转向助理。“好了吗？”“列印出来了。”雯菁从雷射印表机拿出信件，跑过来交给玮玲。后者迅速确实地浏览一遍，露出满意的表情。

高振凯见她迈开步伐，便要朝虎口 董事长办公室前进，连忙道：“玮玲，你还没回答我的邀约呢！”玮玲回头溜他一眼，耸耸肩道：“雯菁也一起去吗？”高振凯点头。他知道玮玲通常都会和她的小助理一块用餐。反正午餐约会本来就没什么浪漫可言，况且吴雯菁长得挺可爱，凑合着一块吃饭，也挺赏心悦目。

玮玲形状优美的菱唇，微朝振凯上扬，算是答应了他的邀约，脚步不再迟疑地朝前走去。

玮玲在门上轻敲了一下。门裏传来暴躁的叫嚷，她转动门把推门进去。

\* \* \*

核桃木大书桌前的地面，有如灾难现场。挂在深色牛皮沙发后墙面上巨幅摄影作品歪斜了一边，更别提散落各处的文件、纸张、钢笔、文具……幸运的是，宁大老板没有失去理性到把他心爱的未婚妻亲手捏碎、绘有他名字的陶杯顺道给毁了，否则不但待会儿清理时很麻烦，等他冷静下来后，若要地想办法把破杯恢复原状，她可伤脑筋了。

玮玲以一秒的时间检视了这间十五坪大的办公室，评估出宁纪造成的灾害，隐藏在透明镜片后的眼睛镇静地看向站在窗前的阴沉男子。

宁纪有一百八十五公分高，宽肩窄臀，标准的运动家体格。他的头发就跟他的人一样粗犷，粗硬的发质使得最尖端的发型设计师也拿他的头发没辙，长年留着简单、俐落的短发。

分明的脸部轮廓，每道线条都像刀斧凿山般坚硬，幸好他的嘴巴温厚性感，软化了他的面容给人的冷硬感觉。那双精睿的鹰眼冷峻无情，只有面对少数人时会流露出一丝温暖，另外就是当他对女人感兴趣时，会散发出仿佛带着强烈电流的魅力，教人难以抗拒。

然而，此刻的他，那层文明外衣仿佛随着他身上的亚曼尼西装离身而褪下。养尊处优所培养出无与伦比的高贵神态，都被他脸上所流露出的阴沉、盛怒摧毁殆尽。

玮玲可以想像他隐藏在文明外表下的冰火性格，在知道未婚妻下嫁他的死对头时，心里受到的冲击有多强烈。他这辈子向来要风得风，从来没遭遇过这样难堪的耻辱，怒火攻心造成的难耐窒息，使得他头昏脑胀，蒙蔽了判断力。

想要平息他满腔的愤怒和受伤的自尊并不容易，但玮玲知道他熬得过来，他天生就是个强者，不会被这小小的打击影响，愤怒得失去理智的他，只是一时想不明白而已。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天之骄子的宁纪也有。他的盲点就是尹若薇。

“要我找人进来收拾吗？”她不愠不火的声音像往常一样安抚了宁纪濒临发疯的理智。

俯瞰二十五层楼下面车潮的眼光倏的收回，投向他信赖的助手。

有极短暂的刹那，宁纪心里的怒气被一种莫名的震动所取代。连他自己都不明白，孟玮玲何以拥有安定他心神的力量。但这个想法，只在他脑子里维持电光石火的时间。

孟玮玲丝毫没有闪开他的注视，维持着一种不慌不忙、安定闲适、带着适当敬意的下属态度，挂在她脸上的面具，合乎礼仪的教人看不出内在的真正想法。

宁纪突然感到厌烦，受够了她冷静的面具，很想剖开她的胸，看看她是不是有一颗跳动的心，否则怎能比他还要镇静。

“阿薇结婚了……”它的语调平板，眼光冷峻的直勾勾看向她，仿佛该伤心难过的是玮玲。

她没表情地看他。“想谈一谈吗？”这话就像是引爆炸弹的引线，再度点燃了他满腔的怒火。

“为什么？”他痛苦地开上眼睛，抓着他的头发。

孟玮玲耸耸肩，道理很明白啊。

“她居然嫁给夏晔，我的死对头！她存心气死我！可是，她是那样甜美、温柔，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伤害我的事？我不明白，难道是夏晔强迫她的？”  
“尹小姐出身名门，她父亲不但是商场名人，在政治圈亦有影响力。加上有你这样的未婚夫，夏晔有能力强迫她吗？”玮玲分析道，若说夏晔诱惑她还有可能。

宁纪很不高兴，修长浓密的眉毛往眉心聚拢，恼怒地瞪视孟玮玲。对于她反驳他有意为尹若薇开脱的说法，感到莫名的愤怒。

“那你的意思是说，若薇是因为爱上夏晔那个下三滥，才故意甩了我吗？”高八度的狂怒从他咬紧的齿缝进出，玮玲仿佛看到凶猛的烈火从他嘴裏喷出。这种喷火龙的意象，让她忍不住弯起嘴角，但在遇到他盛怒的眼光，又倏的收敛。

“我没那么说。”她安抚性质地放柔声音。“我相倍尹小姐有苦衷。”“本来就是这样！”只有这个理由才能让宁纪受伤的自尊，不至于继续溃烂下去。

“可是不管她有什么苦衷，都不该这样对我！”宁纪愤恨道，眼中射出森冷的光芒。

“她这么做，分明是把我的面子踩在脚底，叫我们宁家颜面扫地。”活该！到这种地步关心的仍是他们家的面子，可见他根本不爱尹若薇，还怪人家变心呢。

玮玲在心里暗骂，看他似乎打算长篇大论地咒骂下去，她乾脆顺便把散落地面的文件捡起整理。

“她以为他们躲在夏威夷结婚就不用应付我的怒火了？我宁纪若是这么好对付，就不叫宁纪！夏晔最好龟缩一辈子，否则看我怎么对付他！”他撂下狠话。

“问题是，你能找他们算帐吗？别说宁家和尹家是世交，为了这事扯破脸划得来吗？如果你恣意妄为，坚持要对付夏晔，夏家若和尹家联合起来，吃亏的仍是你。何况，你越生气，社交圈里更会有不利于宁家的传言。大家都会说你是因为被尹小姐甩了，丢脸又伤心的展开反击，到时候不但没面子，慕智集团还可能元气大伤。”夏晔狂烧的怒气，像一只坎的饱满的气球，破人一针戳破，杀尽火气。他深蹙的眉头仍没有放开，盯砚弯身捡拾散置在地

面、椅上、桌上的文件的玮玲，看着她顺手分门别类。

“依你看，我该怎么做？”“按兵不动是最好的方法。”她秉持秘书的职责侃侃而谈，手上的工作没有丝毫停歇。

“尹家现在必定为了尹若薇嫁给夏晔的事，对宁家感到抱歉，你可以乘机于取予求。若是你其对夏晔愤恨难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你冷静下来后，再等待最佳时机对付他。”“可是，你叫我怎么忍住这口气？”“不能忍也得忍。”玮玲实事求是。“这是紧要关头，就算打落牙齿和血吞，也得咽下去。”哼！说得轻松，要忍耐的人又不是她！宁纪气呼呼。

“如果你不想输得更惨，只能这样了。”玮玲深知他脾气，再下重药。

“我会输得更惨？我宁纪是什么样的人？这辈子从来没输过！”他气的脸红脖子就因为从没输过，才会输了一次，就差点爬不起来！玮玲没把这些想法说出口，只扶了扶滑到鼻梁下方的眼镜，抬眼看他。

“既然这样就更不能输了。你可不是毛毛躁躁的小伙子，这口气应该吞得下去。”“问题是，我忍气吞声，别人就不会暗地裏嘲笑我了吗？只要想到周围的人对我同情、轻视的眼光，我就忍不下！”“别给别人同情你的印象，不就好了！”玮玲索性这么说。

“别给别人同情我的印象？”宁纪喃喃念了一遍，灵光一闪。“该死，我怎么没想到这主意！”见到老板显然从疯狂发怒的失恋风暴中存活下来，不会再乱发脾气，做下足以违害群智集团的错误指令，玮玲松了口气。可是这口气松到一半，就被宁纪朝她射过来异样炽热的眼光吓的哽在气管中。

“想都别想！”她很有危机意识地摇头。

他还没开口她就拒绝的举动，分外惹恼宁纪。

“我配不上你吗？你竟敢给我摇头！难道你也像若薇一样，看中夏晔那个扁三！”又翻脸了！敢情他把舍不得对尹若薇发的怒气发到她身上了？玮玲抿紧唇，她可不想当代罪黑羊。

“是我配不上你才是吧。”她懒洋洋地道，叫人看不出情绪的眼睛突然射出而道寒意漫长的锐利眼光，如雨支箭射进宁纪心头，害他机伶伶打了个寒颤，“我不想当代替品。尤其我深知尹小姐在你心里的地位，更不想简这淌浑水。”“什么意思？”“董事长心知肚明。我约略猜得出尹小姐嫁给夏晔的原因。导火线应该是半个月前你跟影视歌三栖红星张容榕的绯闻被炒得满天飞。这些年来，你的风流韵事不断，尹小姐始终隐忍，她一定是再也忍不下去了，才会另嫁他人。”“你说若薇是因为这样……”宁纪的注意力果然如玮玲的预料般被转移了。

“没错，没有女人可以忍受她心爱的男人一再花心。尹小姐定然是伤透心了。”“可是夏晔的风流事不比我少啊？”宁纪狐疑。

玮玲恼怒地狠瞪他一眼。都到这种时候了，这家伙还拿这种事来做比较！哼，她孟玮玲若是瞎了眼会看上他这种空有迷死人的俊俏外貌、有几个臭钱，就自比唐璜的臭家伙，她就不叫孟玮玲了！

“问题是——”她虚假地扯了扯唇，“尹小姐不一定爱夏晔啊，如果她不爱他，不管他怎么花心，都伤不了她的心嘛！”恶！连自己都觉得这段话好恶心。若能照实讲，她一定会告诉宁纪，人家夏晔是风流不下流，他追求尹若薇不是一年两年了，再贞洁的烈女也禁不起痴男这样苦苦追求啊，何况是尹若薇这个被宁纪伤透心的怨女。

宁纪这家伙根本没爱过尹若薇，有这样出身高买、美丽贤淑的未婚妻，

还在外头捻花惹草。照她看，尹若薇八成是怕得爱滋病，才另嫁他人的！

“若薇真是这样吗？”宁纪托着下巴蹙眉，眸里的怒气不晓得跑到哪去了，冷静深沉的眸光直勾勾盯视玮玲，看的她头皮发麻。

为了不让这道三角习题的战火烧到她身上，玮玲只有口是心非地点头。

看她眼光闪烁，宁纪心生怀疑。

“那你在我开口要你嫁给我之前就摇头，也跟若薇同样的意思吗？”玮玲眨着无辜的眼睛，应该是吧，都是怕得爱滋病。

她扶着茶几站起身，免得仰头看他太辛苦，顺便还可以调整脸部肌肉，挤出最完美的虚假笑容。

“我有自知之明，宁夫人这个宝座不适合我。想我不过是其貌不扬、古板无趣的书，若是真的嫁给你，一定会吃不好、睡不好的。因为你实在是人优秀了，有这么多女人为你疯狂，平凡渺小的我，怎么跟那些美女相比？所以，为了不让自己以后伤心，对于董事长的厚爱，也只能敬谢不敏了！”为什么他察觉不出她眼里有任何诚意？好像她说这些话只是为了应付他，全然没有这个意思？是因为玮玲不留有过这么卑恭屈膝的态度，耿介的个性不像会说这么恶心、谄媚的话，才会让他觉得那些话虚假的像谎言吗？玮玲当然没那个意思，当了宁纪三年的秘书，不晓得经手他多少过气女友的狗皮倒灶事，若对宁纪还存有丝毫浪漫幻想，她不是花痴，就是猪了！

“玮玲，我觉得你好假。”他板着脸，双眉冷眼看她。

玮玲没想到她表演得这么卖力，还被他说，顿时有点泄气。

“好啦，我承认我是那种活了一大把年纪，还幻想虚幻不实的爱情的老处女好吗？凭你宁纪的条件，没必要为了不识货的未婚妻变心，就委屈自己勉强接受没有爱情的婚姻。其实，只要你像往常一样，左拥有抱各色美女，大家只会以为夏、尹两家的联姻，是得到你默许的。以你的名声，可以推论出你根本不爱尹若薇，于是君子有成人之美的成全她和夏晔了。如此一来，你还可以博得美名呢。”“你的意思是叫我别再追究这事，哑巴吃黄莲罗？”宁纪目露凶光。

玮玲畏缩了一下，如果尹若薇今天嫁的人不是夏晔，事情会简单许多。但事情一旦牵扯到夏晔，宁纪的怒火只有加一百倍计算。

“我不是说了嘛，如果你想给夏晔难看，可以等待更好的时机嘛。总有一天，尹若薇会发现放弃你，是她今生最大的错误。这不足比你在这一咬牙切齿、誓言复仇要好吗？”玮玲的话再度浇熄了宁纪的怒意，他是其真正正地冷静下来，踱回自己的办公桌后面，将高大的身躯投向真度座椅。

见老板恢复理智，玮玲顺势将一堆文件摆回桌面，要宁纪在需立即发出的信件上签“这份是高经理送来的企画案，是纺织厂新开发出来的布料配合集团旗下服饰公司新一期的设计的整体规画。”“嗯，我会看。”“需不需要安排一次会议讨论？”“你安排吧。”“我出去了。”玮玲拿着宁纪签好的信件，转身走向门口。

然而凝里在背部的探究眼光，让她全身不自在。似火又似冰的感觉，在背脊骨肆虐。一直到走出宁纪的视线范围，阖上门，她才松了口气。

\* \* \*

“呼！”比跳了一整夜的舞还累，若不是办公室里还有个助理，玮玲真想把脚跷到桌面上，瘫在宽大的座椅里。现在却只能吩咐雯菁将信发出去，摘下沉重的眼镜，揉着太阳穴。

真想就此沉沉睡去。

担任宁纪三年的秘书，首次有倦勤的冲动。

以公事而论，宁纪称得上是员工心目中的理想老板。薪水给得大方，相当尊重下属的意见，也很有领导才能。不管经济如何不景气，群智集团下的关系企业还是每家赚钱。但在私生活上，宁纪就是个不合格的男人。

他好色、花心，拿女人当点心，以珠宝代替真心，拿钱来收买、打发女人心。总之，他认为钱是万能，尤其是用来对付女人。

其实，也不能全怪他啦。他交往的那些交际花，的确用钱就可以摆平，难怪他会把两性的关系，定位在买与卖之间，反正是银货两讫，各不相欠。

可惜了他那张脸、那副身材，是多少女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啊，却要堕落成花花公子。

不依靠金钱权势，他可以得到更多，但他无闲也无心放下身段经营真正的感情，能得到的就只有性。

久而久之，他不知道如何付出真情，所有的狂热都寄托在事业上。对女人只有生理需求，心灵越来越空虚，从小就认识他的若薇，必然是看透这点，才结束多年的痴心，嫁给夏晔吧。如果她是若薇，也会这样选择。

毕竟夏晔爱她，宁纪却不晓得该如何爱人。宁纪的心是她永远触不着的，夏晔却随时可以掌握。

玮玲觉得自己可以了解若薇的选择，不过，她跟她不算很熟，这样的结论只是将心比心所做出的浮面推测。

若薇本身相当富有，不需要因为金钱嫁入，想打动她的心，只有付出真情了。

相对于若薇，她孟玮玲是个独立自主、又有经济实力的现代女性，同样不可能为了金钱出卖自己。她所向往的结婚对象，是个尊重她、了解她、爱她的温柔敦厚男子。

他有修眉凤眼，呃，宁纪也有对修眉凤眼，两人的眉目有点相似，姓也相同，但名字可不一样。那轮廓和五官居然也有七八分像，但她心目中的“阿静”，给人的感觉可柔和多了，才不像那块大理石那样坚硬。

他还有黝黑的肌肤，是长年从事体力劳动的结果；宁纪的皮肤也不白，却是从事户外运动造成。他们同样高大健美，充满魅力；可她的“阿静”却兼具知性气息，简直是望月玲子笔下“猛子小姐的恋人”里阿静的翻版！

没错，宁缙就像阿静一般迷人，让她梦想化身为“猛子”来爱他。可惜这位青衫之交，居然已经有了……“玮玲……”低沉迷人的嗓音轻轻在耳边响起，那温暖的男人气息令人迷醉。

孟玮玲陷入有生以来头一坎的白日梦境，难道会是阿缙来找她？难以言喻的狂喜透过作梦般的眼光，随着缓缓扬起的睫毛闪射而出，笼罩住那张俊逸迷人的脸庞，在空中和一双带着饶富兴味、炽热得教人难以理解的眸子对个正着。

玮玲惊愕得小嘴微张，在怔了一秒钟后，反射性地抓起搁在桌面上的眼镜——她的面具。但宁纪的手也很快，黝黑修长的手掌及时覆在她手背上，从他烫热的掌心传来一道惊人的电流，电得她全身酥麻。她惊恐交加地瞪视隔着一个桌面和她对视的男子。

宁纪无法克制地以拇指摩擦手心下冰冷粉嫩的肌肤，眯起的眼眸，射出带电的波流，直勾勾朝她汤去，看的她口乾舌燥，不曾出现在上班时候的

红晕迷人地在莹白的颊肤上扩散。

她觉得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起来，所有的女人特质都在他仿佛可以透视她内心的锐利眼光下呈现出来。他邪邪地勾起嘴角，散发出他有名的宁纪魅力，这种浪子般的坏坏笑容，正是让所有女人疯狂、甘心匍匐在他西装裤下的魔力。

玮玲机伶伶地打个冷颤，坚决对白眼摇头。

不行，绝对不能为宁纪迷惑！

但宁纪的笑容只是更加地扩散，便过来的身躯俯低，灼热的气息喷的她满头满脸，带来一种让人意乱情迷的怪异感觉。她屏住呼吸。

“玮玲……”他微笑，那双早几分钟前烧着愤怒火焰的黑色眼眸，此刻却闪烁出类似愉悦的光芒，促狭地朝她眨着。

孟玮玲晓得如果她显出丝毫胆怯，以后别想在宁纪面前抬起头了。他显然以为逮到她的小辫子，并打算用来嘲弄她、对付她。

她力持镇静，即使没有眼镜掩护，她还是可以挤出她引以为傲的女强人面具。

可惜，那双清澈柔克的眼瞳，还没有从最初的惊吓中恢复过来，反应出女子娇涩惶惑的柔弱面。

宁纪被她难得的软弱迷住，那张没有丝毫防备的素颜，楚楚动人的让人好想给她欺负一下。他遵从心的指示，俯低闪着淘气的笑容，攫住她微张的红唇。

惊恐的抽气声在办公室的另一端响起，宁纪不想理会，深深陷溺在柔美唇瓣的销魂感觉，玮玲却惊慌的往后退缩。他意犹未尽地舔舔唇，带电的黑眸烧灼着欲火，卷掠向她。

“你最好考虑我的求婚。”他勾起嘴角邪邪一笑，直起身子，转身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玮玲呆呆瞪视他消失的背影，唇上的灼热提醒她刚才发生的事不是噩梦。她的老板宁纪吻了她！

那是她的初吻哪，她打算献给心爱的男人的吻，他凭什么夺走它！

她气的七窍生烟，小心翼翼维持的纯美感觉，却遭他破坏！那家伙还真是越活越回去，拿这种事开玩笑！

有短暂的瞬间，她想要以牙还牙，告诉宁纪她答应嫁给他，有他会有什么反应！

但想想，万一他哪根筋不对，竟然答应下来，她岂不是吃亏更大！

算了，不过是二秒钟不到的接触，当做是被狗亲去。

振作精神，转向她的助理，发现雯菁仍在发怔，红红的眼眶里合着两泡惊吓过度的泪水呢！

## 第二章

彩色光束从不同方位闪烁射向舞池裹热烈舞动的身躯，青春的呐喊在震耳欲聋的摇滚舞曲助长下，如海浪般涌动不绝。走进这样充满动能的 PUB，

视线所及多是奇装异服的新潮打扮，宁纪显得有些无法适应，系在额上的领带顿时觉得太紧。

“二楼比较安静。”胡国良笑嘻嘻道，为了怕宁纪临阵脱逃，还叫死党张博智和蔡耀庭一左一右的挟持他，自己则拉着杨子逸往里走。

“子逸，这里不逊于纽约 PUB 的热闹吧？在日本也有很多这种俱乐部，我刚去时简直是疯了！”胡国良大声吼叫，试着盖过吵闹的乐声。

子逸挑挑眉，跟上好友的脚步。他知道胡国良不但是舞痴，还热爱吵死人的音乐，来这里八成是他的主意。宁纪就不同了，衔着金汤匙出生的他，从小被赋予责任，活像个小老头似的。他怀疑宁纪可能连 PUB 都没来过。胡国良说是替他接风，怕是要藉机整宁纪吧。

五个人来到二楼的订位，宁纪被吵闹的音乐折腾的快受不了的耳朵，得到略微的舒“这里很不错吧。”胡国良嘿嘿地笑，短而粗的眉毛得意地窜高。

“装潢上还可以啦，就不知道酒调得如何？”张博智眯起眼挑剔，俯现楼下狂舞的人群。

这个桌位有很好的视野，坐着就可以将楼下的舞池及吧台一览无遗。

“叫一杯来喝不就知道了吗？”胡国良一副不怕你找碴的模样。

张博智家里开的是连锁餐厅，各种名酒美食都能如数家珍。对于胡国良不提议在他家餐厅聚餐，反而挑选这家 PUB，他多少有些不满。

“这里的下酒菜不错。”蔡耀庭常跟着胡国良搅和，显然也是这家 PUB 的常客。

“宁纪，你不要板着一张脸。失恋又不是世界末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胡国良推推好友的肩膀，得到宁纪的怒目回视。

“马丁尼！”他懒的理人，冷着一张脸，闭紧嘴唇，陷入沉思。

“你是说夏晔和尹若薇结婚的事？”杨子逸昨晚才回到台湾，从今早的报纸上看到两人的结婚启事。

夏晔和他们在小学和国中阶段都就读同一所私立学校，是太子党（因为他们同是长子，是家族事业的指定继承人）的一员。高中以后一伙人分别被父母送出国，他、夏晔及宁纪在英国读同一所贵族学校，胡国良到日本，蔡耀庭在美国，张博智则在瑞士。

六个人常用 E-mail 联络，感情像亲兄弟一样。

但有年寒假，夏晔和宁纪回台湾过年，再回来时，夏晔像变个人似的，对宁纪的态度很不好。

两年前，宁纪和尹若薇订婚，当晚夏晔和宁纪打了一架。之后，每当宁纪传出绯闻，夏晔就会想办法找宁纪碴，久而久之，两人变成对头冤家。

本来杨子逸推敲不出夏晔会对宁纪生气的原因，但今早看到他和尹若薇的结婚启事，立刻就明白了。

夏晔可说是同一时间和宁纪一起认识若薇的。可是尹若薇爱的却是宁纪，难怪夏晔愤恨不干。后来看到宁纪订婚后仍风流不改，才会气的和他作对。最后乾脆横刀夺爱，把尹若薇抢到手。可是这样闪电结婚，不是摆明给宁纪难堪吗？“你也看到了？”蔡耀庭溜了一眼看起来像在闭目沉思的宁纪，小声道。

“这是轰动商界的大新闻，谁没看到？”胡国良兴致勃勃道，一副包打听。“负责他们婚礼外烩的，还是博智家在夏威夷的连锁饭店呢。所以我说

啊，博智直是不够义气，这种事居然没事先支会我们一声。”“冤枉啊！”博智大声叫嚷。“事前我一点都不知道。你以为张家名下每家饭店、餐厅，所接的每一笔生意都会事先通知我吗？我也是事后知道的，不然早飞去夏威夷参加婚礼了。说来说去，是夏晔不够意思！”“你敢去？你的饭店负责婚礼外烩已够让人生气，你还敢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不怕宁纪跟你翻脸？”国良冷笑。

博智一听，才知道事情大条，歉疚万分地看向三角习题的失败者，发现他像睡着似的闭着眼，手托着下巴，陷入物我两忘。嘿，没听见，真是好佳在！

“他怎么了？”蔡耀庭向侍者点好酒菜后，倾向杨子逸问，后者同样不解地摇着会不会是刺激过度，成了痴呆。

宁纪当然不是刺激过深，成了痴呆。其实，他是在想事情。

脑子里有个女人，她梦幻的眼光，因为惊愕而微张的红唇，柔美娇弱、十足女性化的表情，迥异于三年来给他的刻板印象。几乎无法把一身套装，冷静自持，像个无坚不摧、没有任何事能难得倒的职场女战士形象，和今早摘下眼镜，一脸毫无防备的娇柔美女当成同一个人。

她的唇，比他想像的还要柔软、香甜。她的气息，清新诱人的让人想搂在耳前狂嗅。而她的眼神，是每个男子梦寐以求的深情爱恋。

乍然看到她那个模样，使得原本推门出来跟她要一份档案的宁纪，猝不及防下，心弦猛地颤动。像是被一缕无形的力量牵引，他不由自主走到她面前。越靠近她，越被眼前玉颜皓颊的美人儿所吸引。

只画着淡妆、肤质细致到看不到毛孔的粉嫩肌肤，像香滑的杏仁豆腐一般诱人，让他好想凑上前品尝。

当她慌张地寻找眼镜，他及时制止了。他不要她戴上面具，他要看见真正的她。

没有眼镜的她，是那样脆弱，蒙陇的眼光满是惊慌、娇涩。他迷醉了，首次像个登徒子般，当着另一名职员的面，骚扰他的女秘书。

如果玮玲有意告他的话，他可是罪证确凿。

她当然没告他，只是摆了一天的脸色给他瞧。但无论她的表情有多僵硬，他就是无法把脑海里那个柔媚娇美的小女人忘掉，反而从她愤恨的眼光里，看到那梦幻的眼神。还有她生着闷气、微微蹙着的诱人红唇……“宁纪，阿纪，你怎么了？”胡国良不客气地伸手推他，终于把他沉思中的三魂七魄唤回来。

“做什么？”他不耐烦地瞪视好友，恼怒他打散了脑子里的美女影象。“酒来了吗？”“酒？”同桌的其他四人，个个大眼瞪小眼，都觉得宁纪今天不寻常。敢情他睡着了？只听过失恋的人会藉酒浇愁，没听说会睡觉逃避。

“酒不是在你面前吗？”子逸好笑地道。当宁纪沉迷在自己的思绪时，侍者已将他们点的酒送上。

宁纪的日光落到面前的高脚杯。他没有说话，伸手拿起杯子，一饮而尽。刚才的遐思，让他口乾舌燥，全身血脉愤张：难道他中邪了？孟玮玲竟然有蛊惑他的能力。

“喂，宁纪，你是不是伤心过度了？今天这么反常？”国良喃喃念道。“不过是失恋嘛，没什么大不了的。今天邀你来这，是给你散心的，可别藉酒浇愁……”“谁藉酒浇愁了？”宁纪狠狠瞪他，招手要侍者再帮他送酒来。

“哎哎哎，话少讲，菜多吃点！”张博智怕气氛弄僵，忙招呼好友用菜。

“是嘛，宁纪。我知道夏晔和尹若薇结婚的事，给你打击很大，但男子汉大丈夫，岂能被这种小事给击倒！”蔡耀庭哪壶不开提哪壶，不劳宁纪动肝火，立刻招来同桌友人刀光剑影的眼光伺候。

他畏缩地做出小生怕怕。

“我根本没放在心上。”宁纪冷漠地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金钱虾饼咬了一口，那狠劲就像那块尸骨不全的金钱虾饼是情敌夏晔的化身。

“你没放在心上？”胡国良不可思议。依他料想，宁纪没为这件事火冒三丈，立即冲到夏威夷兴师问罪，已经出乎他意外了，居然还会说“没放在心上”？“我们都是自己人，你不用装了。”耀庭愤慨道。“夏晔今天这样对付你，我们都为你抱不平。你说，想怎样整他，我们配合就是！”“本来就是嘛。朋友妻，不可戏。若薇虽然还没跟你结婚，但名义上总是你宁纪的人。

夏晔这么做，太不够意思了！”博智很有义气地接着说。

子逸则沉默地揪着宁纪，看他冷淡地扬起唇道：“算了。夏晔也是你们的朋友，真叫你们帮我对付他，你们做得到吗？今天是为了替子逸接风，别提扫兴的事了。”大家听他这么说，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现场气氛一时僵住。好在子逸开口，打破僵局。

“但我们更担心的是，你这口气不出，闷在心里，会不会得内伤？将来会不会闯出更大的祸？”“我什么时候闯过祸了？”宁纪嘲弄地扫视众家好友。“难道我就一定要痛哭流涕，甚至咬牙切齿的誓言报复吗？就不能宽宏大量不追究这事了？”“夏晔这么待你，你真能……”国良狐疑地问。

“不然能怎样？”宁纪低垂着眉宇，眼光落在食物上。“事实已造成，我再怎样追究都于事无补。说到底，是我冷落了若薇，才让夏晔有机可乘。”“你真的不追究？”耀庭和博智异口同声问。

“天涯何处无芳草，不是吗？凭我的条件，不至于失去若薇，就讨不到老婆吧？”这会儿，他倒幽了自己一默。

“宁纪，你能这么想就好了。”子逸想不明白好友的个性怎会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认识的宁纪，铁定会为了这事把夏晔千刀万剐，但此刻的他却把夺妻之恨当成微不足道的小事。

是他在纽约待久了，对宁纪生疏了吗？不对啊，他一年中总会回来个三、四趟，宁纪每次到纽约，也会来看他。两人之间，应该不会有隔阂才是。

“连你也不相信我啊？”宁纪对子逸促狭地眨眼。“我承认我是生气，但冷静过后，有了另一种想法。夏晔娶若薇之前，一定考量到我的怒气，所以，他不是准备好承受，就是盘算好利用我的失去理智，进一步打击我。不管是哪种可能，我都不打算让他得逞。瞧，我这样不气不闹，不是反而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吗？尹家对我有愧疚，已主动提出全力支持我在墨西哥建厂的计画，之前他们还对此事犹豫不决呢。我这不是因祸得福吗？”“哇，阿纪，你够冷够酷，化悲愤为力量！”国良佩服极了。

“我没你们想像脆弱吧？”他得意地大笑。庆幸听了玮玲的话，没让自己闹出大笑话来。

“你真的很不一样。”子逸摇头笑了笑。

“别说我的事了。还是谈谈你这次回国来的打算。不跟杨伯父僵下去了，决定回来接手？”“再不开心总是父子。爸这次因为感冒，险些中风，我再不回来，不成了不肖子？反正他也答应我不逼我结婚了，最多只安排相

亲……”众人都被子逸最后一句显得莫可奈何的话给逗笑，朗朗的笑声在突然安静下来的室内显得特别大声。他们讶异地止住笑声，一首华丽热闹的拉丁舞曲乐声再次将 PUB 的气氛带到高潮。

“来了！”国良显得很兴奋。

他们的桌位靠近木栏杆，可以清楚看见一楼舞池的表演。随着乐声响起，两名站在舞池中央的舞者，摇摆出拉丁风味的热情。

一身紧身黑皮衣，将男、女舞者的完美身段勾勒出令人血脉愤张的线条。但这些效果，都比不上两人的舞蹈让人血液沸腾。

热情、大胆的肢体语言，散发出慧星划过天际般的璀璨光芒，眩惑了人们的眼睛。那俐落结实的舞动，每个瞬息都变化出不同的火花，美的叫人舍不得眨眼。

宁纪的视线完全被女舞者吸引住，她的舞蹈像道光般亚入他心田，幽微的灵魂随着她的肢体颤动。她在空中用动的波浪长发，带着某种神秘允诺的诱人黑眸，微微蹙着邀请的红唇，都刺激着他的欲望苏醒。

空气中弥漫着室热气息，宁纪的眼光喷火似地瞪着男舞者滑过女舞者身后，环抱她腰际的那只手，恨不得将之刹掉、取代。无以名之的嫉妒紧揪住他胸口，那种疼痛让他无法顺畅呼吸。他瞪视两名舞者的身躯一会儿分离，一会儿交缠，像是一对在恋爱中追逐的蝶儿。然后，狂热舞动的肢体，在最高昂的乐曲声中结束。

“Encore, Encore, Encore……”热情的喊声从围在舞池四周的人们口中喊出，但男女舞者如同以往一样，只此一曲，相偕走出舞池外。

不少人围着他们，大叫着：“Lily, Robert, Lily, Robert……”虽然看不清女舞者的表情，宁纪脑海裏却出现女舞者风情万种地朝众人抛媚眼的影像。

她那身曲线毕露的装扮，引来男人暧昧的眼光，这意象分外令他光火。

怒气升到眼瞳，宁纪觉得自己无法再忍耐了，他站起身冲向盘旋向下的楼梯，胡国良等人怔了一下，跟着追过去。

只看见宁纪排开人韦，走向女舞者。在她从同伴手中接过一罐运动饮料，灌进她需要水分滋润的乾渴喉咙中时，他冒了出来。女舞者像见了鬼似的差点噎到，弯着身咳“别碰她！”宁纪对伸手拍抚她背的男人大吼，怒不可抑地一把搂住女舞者。

“玮玲，你要不要紧？”柔情似水的醇厚嗓音在她耳畔响起，带电的手掌像抚摸小猫似的轻抚她的背。孟玮玲抬起的眼光，满是惊恐。

“玮玲……”他锐利而深豫的眼睛，带着迫人的热力射向她，像极了抓到老婆红杏出墙，等着听解释的老公。

玮玲顿时呼吸困难，全身发疼，恨不得立刻昏倒。

天啊，她今天怎会这样倒楣？

\* \* \*

踢着想像中的石子前进，玮玲的情绪陷入极度沮丧。

她干嘛承认她就是……孟玮玲啊？可是，宁纪这么肯定她是，她赖得掉吗？有啊，只要给他来个抵死不承认，装出一脸茫然，再冷冷瞪他一眼，回道：“先生，你认错人了。”不就行了吗？要不然她可以笑得像花痴，朝他抛个火辣辣的媚眼，把他迷的团团转后再说：“我叫孟玮 X，玮玲是我的孪生姊妹。”就像电视剧演的那样嘛！

可是她太惊慌了，一开始就不战而败，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幸好宁纪的朋友赶到，她才得以喘息，在几名好友兼股东的掩护下，溜之大吉。

但溜得了一时，躲不过一世啊。难道从此消失在茫茫人海，再不见宁纪了？明天看到他时，他铁定、绝对、想当然地不会放过她！

他，定会质问她怎会出现在 PUB 里，她该怎么回答？完了，光想这问题她就全身打颤，脑子里乱七八糟。以往面对他的威武不能屈到哪去了？怎会从早上给他亲一下后，见到他使像老鼠见到猫，任由他戏耍？不可以！绝对不能屈服！

玮玲挥拳向天，宣示她的不屈服。

要是他明天真的找她罗唆，她会准备好一堆大道理让他没话可说。

他如果问她怎会出现在 PUB 里，她就回答下班后的休闲娱乐，没妨碍到他这位大老板吧！

可是，万一他知道她是那家 PUB 的老板之一？哎，谁教她没刻意隐瞒，常去的客人有许多人都知道这点。

算了，她也可以回答：虽然她是股东，但只有在下班后去帮忙，没妨碍到他嘛！

对啊，反正她又不是他包养的情妇，不过是拿他那一点点吃不饱、饿不死的薪水的秘书，难道还二十四小时当差？需加班时，她也是照拿一点五倍的加班费的，如果他想困住她二十四小时，得依照劳基法发放，她不做白工！

对，就是这样！

玮玲得意洋洋地抬起头挺起胸，凭她说遍天下无敌手的口才，宁纪再怎么难缠，仍注定落得哑口无言的命运。再不济，她辞职就是了，他能拿她怎样？最坏的结局打算好后，玮玲身心轻松，脚步轻快地走向所住的大厦。

坐在阶梯上欣赏喷泉的男子，吸引了她的眼光。她微笑地走向他。

“阿缙，你在等我吗？”玮玲已在 PUB 的更衣室换上一件秋季的长袖洋装。梦幻般的薄纱罩着印染高雅百合花的粉蓝色布料，微风拂动她的衣衫，她盈盈的步履，款摆的身段，宛如迎风偏迁舞蹈的百合仙子，看的阿缙难以转移眼光。

是啊，少了那副架在鼻梁上厚重、难看的镜片，她闪闪发亮的星眸里是隐形眼镜创造出来的蓝彩柔和光影，将她女性化的清丽完全呈现。

阿缙含笑看她，短而竖立的头发，使得他立体分明的轮廓更加男性化。一件短袖 T 恤，蓝色牛仔长裤，运动鞋，穿得很随意。

“我买了蛋挞。”他指指膝上的纸盒，醇厚好听的男中音教人迷醉。

玮玲忍不住挨着他坐下，搂着他的手臂，倚在他身上撒娇。

“是我最喜欢的那家店哩。阿缙排很久吧？”“还好啦。”他拨搔头，露出憨厚的笑容。“今天在那附近修路，下班后顺便去买。也没排很久，晚上人比较少吧。”“大概是蛋挞的狂热退烧了些。”“嗯。热热的，要不要现在吃？”“到我家吧。这里有蚊子呢。”她恋恋不舍的离开阿缙充满男性污水味道的身躯。尽管如通这位青衫之交心有所属，但她是能抱就抱，聊胜于无。反正他是有所思在远方，又不在跟前，她也不算抢人男友嘛。

“好。”阿缙温和地附和，扶着玮玲起身，两人似情侣又像哥儿们的勾肩搭背，搭乘电梯到玮玲位于六楼的公寓。

玮玲一直偷觑阿缙。

越看他越觉得和宁纪好像，这两个家伙该不会是兄弟吧？但如果宁缙是宁纪的弟弟，以宁家的家世，没理由在外流浪啊，还去当什么修路工人、黑手之类的。

可是，宁缙的气质和内涵都不像一般的蓝领阶级，据她意外得知，宁缙还是国内某知名大学电机系毕业的，从事修路、修理机械是兴趣。

好奇怪，有人喜欢修路、修机器？但宁缙就是这样，玮玲才会觉得他和望月玲子笔下的“猛子小姐的恋人”里的男主角很像。

她从冰箱拿出两罐啤酒，宁缙打开装有蛋挞的纸盒，一股刺激人口水直流的食物香气扑鼻而来。

“哇，味道好棒。”玮玲迫不及待地挨着宁缙在小圆桌边坐下，伸手拿了一个形状美丽得让人食指大动的蛋挞，咬了酥脆的外层一口。

“太棒了！”宁缙宠溺地欣赏她毫不造作的吃相，为两人打开啤酒后，拿起其中一罐灌了一口。

他很喜欢孟玮玲，第一次遇到她是两年前吧。那时他在进行夜间修路，两道人影一前一后跑过来。后面的纤瘦影子，高喊抓抢匪。宁缙和同伴上前帮忙，制服歹徒，结识了不顾危险帮老婆婆追抢匪的女英雄孟玮玲。

事后大伙儿还结伴去面摊吃消夜。

玮玲在一群工人之间，毫不拘束的大方态度，博得每个人的好感。宁缙送她回家时，发现两人住的地方才隔一条巷子，从此便常碰面。知道玮玲在群智集团担任秘书，晚上则到她与朋友合资的pUB帮忙。

在一起久了，宁缙发觉玮玲常在他脸上寻找什么，美的如梦似幻的杏眼渐渐有些痴迷。

他心生警讯，婉转告诉玮玲他心有所属。

玮玲显得有些失望，但很快释然了，这令宁缙更加欣赏她。

他得承认，若是早几年遇到玮玲，很有可能会为她动心。玮玲的个性和人生观都跟他很像，即使当不成情人，做红粉知己亦很恰当。两人之间有超越男女之情的友谊存在，像朋友，又像亲人。

“阿缙，你别老看我吃嘛。来，你也吃一个。”玮玲善尽主人职责地喂他吃蛋挞，阿缙就着她的手咬了一口。

“怎样？很不错吧。”她得意的笑容好像蛋挞是她做的以。“我是不会随便夸奖人家的呦。”“知道。”阿缙扬起薄薄的嘴唇笑丁起来。

玮玲支着左颊凝视他，若说阿缙和宁纪的外表上有何差异，除了阿缙比宁纪矮几公分、眼神较为柔和外，便是那张嘴了。

阿缙绪的嘴唇比较薄，宁纪的嘴唇比较厚。

“想什么？”阿缙伸手在她发呆的小脸前扬了扬。

“啊？没什么啦！”她不好意思地羞红脸。

“是吗？我觉得你今天怪怪的。比平常早回来。我先前还担心蛋挞会冷掉。”“哎，提起这事……”“嗯？”阿缙询问地挑起的眉，实在跟宁纪好像。

好吧，拿他来练习，免得明天面对宁纪时，又像个做错事的小孩说不出话来。

“唉，请转我娓娓道来。”玮玲把在PUB裏遇到宁纪的事说了出来。

“奇怪，你以前不怕他，今天怎么反常起来？你是下班后到PUB，又不是上班时间被抓到，怕他干嘛？”阿缙一出口便道田问题的核心，也点燃了玮玲颊肤上的火焰。

“那个……唉！”“不方便告诉我吗？”阿缙看出她的难为情，感到讶异。

“怎么说嘛！”她低下头，红唇微嘟。“宁纪今天不晓得吃错什么药……我想，是尹若薇和夏晔结婚的事给他刺激太深了。先是跟我求婚，被我理智地劝服打消那个烂主意后，又趁我发呆时，突然跑到我面前，当着我助理的面亲我……哎，说有多尴尬就有多尴尬！我大概也是受惊过度，才会这样反常吧。”“宁纪跟你求婚、亲你？”阿缙眼里的表情，还不是普通震惊哩，简直可以说是惊吓过度了。

“哎，我知道这很难相信啦。但你也别这么不给面子。就算我长的不如宁纪交往过的交际花美艳，但也不算太丑。他在悲愤过度下，拿我当挡箭牌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事。”玮玲自嘲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阿缙眉头一皱，边想边道：“一来，他从来没跟人求过婚，连和若薇订婚，都是父母的主意。二来，骄傲、自负的他，虽然把事业当正餐，女人当点心，但从来是兔子不吃窝边草，怎么可能被视作得力助手的你，而且还在有旁人在场时冒犯你？这实在不像他……”“你对他这么了解，又姓宁，莫非你就是失踪已久的宁家二少爷？”玮玲问出在心里盘旋两年的疑问。她若是再无能确定，她就是白痴了！

“啊？”阿缙没料到她会这么问，讶异地看着她。

玮玲耸耸肩，慧黠的美眸闪着笑意。“我早就在怀疑了。你跟宁纪有七、八分神似，单名“缙”字又是系字旁。宁家第二代的名字全是系这个部首，你的小妹宁绮、你、还有宁纪。”“可是你一直没问。”宁缙炯深的眼瞳，似夜的黑，让人无法窥出想法。

“因为不是很肯定，当然啦，我又私心希望你不是宁纪的弟弟。你就是你，这样比较单纯。”玮玲的表情显得怅然。

“玮玲……”宁缙欲言又止。

“阿缙，我不会问你离家的原因。我相信你有自己的理由。”“就像我一直看得出来你想从我身上捕捉某人的影子，可我也没问你一样。玮玲，我同样感激你的体贴。”他清澈、坦白的眼瞳，闪烁着温柔、了解的光辉，玮玲心虚地避开。

“什么别人的影子，我不懂。”“玮玲，你还不肯承认？今天之所以失常，导火线是宁纪的吻没错，但真正的原因是，这个吻挑起了你隐藏多年、再无法逃避的感觉。你喜欢宁纪。”他斩钉截铁的推论，令玮玲恼火。

“事情不像你以为的样子。在工作上，我佩服宁纪；但在私底下，我轻视他的生活态度。”“可是你仍然喜欢他。”“阿缙，你不懂。”玮玲沮丧地将脸埋手掌里，脆弱的表情令宁缙感到心疼。

“三年来，我替他处理他和每一位情妇交往的大小事件，不管是买礼物，还是分手金。

看着他男女问的交往，视为买与卖，这种轻率的态度让我寒心透了！他最短的纪录是三天换一个女人，最长的交往不会超过半年。他花心又好色，很容易厌倦床伴，他这种态度……”“那是因为他心灵空虚。”宁缙忍不住为兄长讲话。“他从小就承担很大的责任，除了如何经营一个庞大事业外，家父没教他任何事。他没有什么娱乐，只晓得赚钱，女人能给他的不过是一丁点光的刺激，但有光而无热无法填补他需要大量光热的空虚心灵。他对爱情，懵懂无知如二岁幼童。玮玲，他不是花心，只是他不懂爱。”“我管他懂不懂！”玮玲生气地叫道。“我们别谈他了。我跟他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有交集！”

“玮玲……”宁缙看了她一会儿后，轻叹一声，走到她身边搂住她。“我喜欢你，希望你快乐。有很多事，一味躲避不是办法，只有勇敢面对才能解决。”“如果你明白这道理，为什么你仍选择逃避？”玮玲的问题令宁缙哑口无言，他只是抱住她，眼光凝里在墙面上的某一点，任心思远远的飘走。

他有预感，或许他再也逃避不了多久了；正如玮玲一样。

### 第三章

不逃的人才是傻瓜！

自翔为聪明人的孟玮玲，一早来到办公室，拟定好天罗地网、水泄不通的计画，准备用来对付她的老板宁纪。

所以当宁纪于九点十分抚着宿醉后疼痛不止的太阳穴走进办公室，面对的不再是昨晚见了吓得逃跑的娇涩小百合，而是神清气爽、智珠在握的魔鬼女秘书！

见她又戴上昔日冰仙雪女的面具，精明、戒慎的眼睛隔着一层厚重的透明镜片打量他，一股翻天覆地的愤怒在他体内汹涌。

好一个孟玮玲！

就爱端出这副冷面冰女的脸孔给他看，把所有的活色生香、颠倒众生留给其他男人。

宁纪恨死这点了！

在不知道孟玮玲有另一面的光与热时，身为老板的他，对于她干练精明又冰冷的女秘书形象，十分满意。但在窥见孟玮玲女性化的一面，身为男人的他，再无法忍受她刻意的冷淡、撇清！

有一些东西，挣脱了主从之间的锁链羁绊，不听话地四处窜逃起来。某种夹杂在男性原始欲望中的复杂情愫，开始在理智表层下激汤。未曾在他生命中出现的情怀蠢蠢欲动，在昨天早上的一吻，和昨晚乍见她冰封下的热情的震撼中，迅速加温。

他发现自己无法再忍受玮玲戴上他习惯了二年的冰冷面具，急切地想唤回曾惊鸿一瞥属于她的娇柔清纯，更难以忘怀昨夜让他血脉愤张的娇艳女舞者。

“到我办公室来。”他冒火的眼瞳笼罩向她，玮玲必须运用每一分自制力才没有躲“是。”她冷静沉稳的回答，目送他甩门进去。

“雯菁。”她拿起一叠准备交给宁纪的文件，投给她的助理一个过度热情的微笑，令对方受宠若惊。

“别忘了如果十分钟后我没出来，你要 call 内线进来提醒我们，与企画部的会议在九点半开始。”“扼……我知道了。”尽管有所怀疑，雯菁仍乖巧地答应。玮玲是她的偶像，她叫她这么做，一定有原因。

“记住，不能忘记喔。”玮玲又提醒了她一次，做了个深呼吸，咬紧牙，举起沉重的脚步朝有如虎穴的门户前进。

刹那间，她似乎听见“风萧萧兮易水寒”的送行曲，她最好不要像荆轲那样，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在门上敲了一下，得到门内的主人听不出喜怒哀乐的一声“进来”，玮玲转动门把，小心翼翼的推门进去。

象征群智集团权力宝座的桃核木办公桌椅空荡荡没个人影，玮玲心生狐疑，宁纪跑哪去了？左顾右盼，终于在两米长的深色牛皮沙发上找到他高大的身躯。

“我头疼死了。玮玲，去帮我拿条湿毛巾来。”他阖着眼脸，脸上有明显的疲惫线条和黑眼圈，有气无力地下着命令。

玮玲竟觉得有丝不忍心，随即警惕自己不能对他心软，转身到浴室帮他拿毛巾，扭乾放在他额头上。

宁纪阖着眼脸。从进办公室后，他忍住额角的疼痛强行运转思考能力，要怎样才能攻玮玲一个措手不及。

昨晚被她逃脱后，宁纪非常懊恼，偏偏胡国良那群好奇宝宝还拉着他问长道短，害他不能去追玮玲。

“没想到你会认识那名美女，快点把她的底细告诉我……们！”胡国良急急地追问。

宁纪讶异地瞪他。胡国良来过他办公室好几回，见过玮玲无数次，居然认不出是一抹神秘的笑意从他深炯难懂的黑眸中升起，看的胡国良一头雾水。

“你不认识她？”“废话！”国良语气愤慨，眼光闪漾着妒意。“Lily 只有兴致好时才会跳舞，我来了好几次，就上回运气好时看到。我跟她说不上两句话，哪像你宁大老板交游广阔，连这样的美女也认识，还追到跟前吓人。”说到后来，他悻悻然的语气都成了幸灾乐祸了。宁纪不理睬他，嘴巴紧的像蚌壳一般，不管国良等人如何逼问他都不答。

开玩笑，在他尚未理清心里对玮玲突然产生的怪异情愫是什么之前，他才不会让这群色狼来搅局。他们越热切，他就越不能说。

最后，宁纪被灌酒处罚，才会害他宿醉头疼了一晚，要不是惦记着玮玲，莫不想爬起床来上班。

“你觉得怎样？要不要去看医生？”玮玲见他始终闭着眼，小声地试探。若是他打算躺一早上，她所做的全盘计画势必要更改。

“玮玲……”他伸手在半空乱抓，玮玲瞪视半天，无法确定那只手的安全度。

“扶我起来。”他张开无神的眼，一下子就找到离他二大步警戒着的女性身躯，他溜了一眼她修长、曲线柔美的小腿，感觉到身体发热。

“来！”这次他的声音多了丝命令，玮玲只好不情愿的上前，吃力地扶起他沉重的身躯。

宁纪起身后没有放开她，反而趁势将她锁在怀里，玮玲挣扎，两人跌在沙发上。

“放开我！”她懊恼道，伪装的面具滑落了些，琥珀色眼瞪射出两道怒火。

“等我们把话说清楚，我就放开你。”宁纪加重力道搂紧她，享受着软玉温香在怀里惊动的销魂快感，色眯眯地审视她脸上的红晕。

“说话就说话，干嘛动手动脚？宁董事长，不用我提醒你这是性骚扰吧！”她恨恨道。

“如果我放开你，你不会像昨晚那样逃掉吗？”“不会！请你放手！”她咬牙切齿地喊道。

“这样嘛……”宁纪状似在考虑，却趁玮玲松口气时，偷香了一下她脸颊。

“你，你……”她气的说不出话来。“我是你的秘书，不是你的女人！”这话震动了宁纪，该死，他居然被她迷的失了理智！但这又如何？他放不开怀里这副香软柔滑的娇躯，不管这么做有多不合道理，他不但想继续做下去，还想更进一步“我终于相信你面试时，说的那句话了！”他似呻吟又似叹息的宣示，让玮玲一头雾水。

“我说了什么话？”“你忘了吗？”他微微一笑，满含热情的眼神深深凝视。“三年前我亲自要面试你，问你为何会离开上一个工作，你告诉我是因为上司想要性骚扰你才离职。我瞪着你那身可媲美修女服般保守的灰 套装三秒后，忍不住哈哈大笑。你当时很不以为然地冷着脸。现在我才明白你不是在开玩笑，也没说谎。你的美丽，足以教任何男子为你疯狂。”他的这番甜蜜称赞，听的玮玲心如小鹿乱撞，但外表上维持不为所动。

“董事长若只想谈这事，可以放开我了。”“不，我还想知道其他事，譬如，为什么你要用这副丑眼镜，和这身难看的套装，掩藏你的美丽和身材？”他不正经地对着她耳朵吹气，玮玲火大地瞪他。

“道理很简单，这是为了让那些自以为风流潇洒、旷世美男子的色鬼对我敬而远之！”这不是拐着弯儿骂他吗？宁纪露齿而笑，故意眯着眼缓缓从她修长的雪颈移向她剧烈起伏的胸部。玮玲无可避免地涨红脸，凶恶地回视他。

“如果没别的事，请你放开我！”“别急，我还有好多事想问你。”“宁董事长，不用我提醒你这与礼不合吧！这是上班时间，请你尊重我是你的下属。”“你是说下班以后就可以？”他邪气地笑了起来。

“更……不可以！你……你到底想怎样？”她实在受不了他虎视眈眈的注视，仿佛她是道可口诱人的食物，直拿眼睛剥她衣服。

宁纪是怎么了？难道尹若薇嫁给夏晔这件事对他造成的打击太大，使得他精神错乱，像变个人似的？以前的他不会这样对她！

当初应征他的秘书，便是听说他虽然风流，却从不跟属下纠缠不清，才放心来这里上班。他们相处三年平安无事，直到昨天他气疯了，动起要她嫁他的念头。

她以为她已经成功地说服他打消这个烂主意，玮玲在心中哀号。没想到反而是加深了他的妄想，像个好色鬼抱着她不放。

她雷电交击般的愤怒表情，居然有说不出的……可爱？宁纪觉得自己疯了。他向来喜爱温柔驯服的女性，现在却对个凶巴巴瞪视他的女人热血沸腾。

“玮玲，其实你知道我想怎么样。”他不是故意要说的这么暧昧，话就这样不经大脑脱口而出。果然见到他的女秘书像只被惹恼的母老虎，全身毛发倒竖。

“如果你有一丁点我以为的那个想法，就是自寻死路！”她以暴力女的口气咬牙切齿威胁。

“有那么严重吗？”宁纪不怒反笑。“我不过是想知道你昨晚为什么逃走而已。”他眼中的调侃，像壶冰水般浇熄了玮玲一肚子的火气。她涨红脸，神情有些狠狠。

“原来是……那回事。”她结巴了起来。

“不然你以为是哪回事？”他故意逗她。

玮玲痛恨死他脸上的得意，他一定晓得她误会了什么。这个坏蛋，她就知道他不可能突然对她产生“性”趣，一切不过是宁大少一时兴起的恶作剧而已！

心突地疼了起来，狠狠被他撞了瘀青。混蛋！

“若不是你一脸想杀人的凶狠样，我会吓的逃跑？说来说去都是你不好！”她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他身上。

“不是你心虚？”“我心虚什么？”不想在他面前示弱，玮玲连珠炮似地为自己辩白。“我又没做错什么？我在 PUB 出现根本不干你的事，那是下班时间！”“下班时间就可以穿那么暴露，跟男人贴在一起跳舞？”一想起玮玲性感、火热的贴面舞蹈，宁纪的口气不由酸涩起来。

玮玲怔了一下，随即怒道：“什么暴露？我除了露出头手脚外，可露出什么了？”“身体的曲线，还有那个男人……”“不关你的事，我下班了！”“也就是说，离开我的视线你就可以这样放浪形骸了？”他的口气真是恶劣的叫人发火。

“那是我的事！我只是你的秘书而已，你未免管太多了！”被她这么一顶，宁纪胸臆间燃烧的怒气再难压抑，偏偏玮玲仍是耶副死不认错，与他抗争到底的模样。她知不知道她这样子有多妖艳？脸上的那层冰霜不见了，焕发出来的火样光芒，照的宁纪眼睛生疼。

他不由分说地摘下她的眼镜，在玮玲还不及有所反应，性感丰厚的男性嘴唇急躁的覆住她，把她所有的惊愕和抗议都化为无助的喘息声……仿佛所有的事情都不再重要，只有唇与唇的接触，舌与舌的交缠。心中一层浅浅的霜，被这样激烈的唇齿交欢所融化，有短暂的片刻，玮玲想这样沉溺下去，随即警醒过来。

不，三年来她看到的教训还不够多吗？那些为宁纪魅力倾倒，最后只落到心焚头痛、像用过的破布般被一脚踢开的下堂情妇，她们哀哀的求恳声此起彼落地穿进她脑中。不，她不要像她们一样。付出了身体，也付出了心，最后却破人无情抛弃，只为这场游戏早注定好的结局，只有性没有爱，一场肉体的飨宴，纯金钱的交易……心渐渐冷，再度化为霜，然而唇上的热度却是有增无减，任她怎样挣扎都挣脱不开。玮玲为此而感到悲哀，终于她还是逃不开宁纪，不管她如何隐藏、逃避，宁纪还是逮到了她……铃铃作响的内线电话声响起，玮玲趁宁纪犹豫地移开唇的半秒钟不到时间，飞快推开他起身，惊慌地逃到办公桌旁接电话。

“喂……”她上气不接下气，像跑了百米赛跑，实际上也差不多，它的氧气都被宁纪吸光了。

“玮……玲，你叫我……”“是，我知道。谢谢。”雯菁比她预定的时间晚了两分钟打进来，这丫头就是太过胆小、谨慎，差点害她失身。

她一边扣好被宁纪打开的上衣扣子，边整理自己的心情。

“董事长，九点半你跟企画部有个会议，是讨论高经理呈交上来的那件案子。”“什么？我怎么不知道？”破人打断性趣的男人显得恼怒。

“昨天你叫我安排会议的。我刚才进来本来要向你报告今天的行程表。偌，就在这里。

请董事长准备一丁，在……”玮玲避开宁纪仿佛能透视人灵魂的锐利眼光，抬起手腕看表。

“五分钟之内准备好。”“玮玲……”“我在外头等你。”几乎是落荒而逃，玮玲直到返回自己的座位，手脚还在发抖。

雯菁睁圆惊异的眼眸，朝她担忧的看过来，玮玲向她摇手表示没事。

“我要你跟新加坡的博众公司联络的事，没问题吧？”“没问题。”雯菁热切地点头。“他们很期待董事长亲自前去跟他们签约，下榻的饭店都准备好了。业务部的刘经理也接到指示，下午三点的班机。”“办得好。等一下我跟董事长去开会，办公室交给你了。”玮玲拿出化妆盒，发现镜里的女人粉颊嫣红似火，嘴唇被吻得又肿又红，怪不得雯菁会那样看她。

她在颊上和唇上扑了些蜜粉，重新上好唇衫，掩饰偷情过后的痕迹。宇红恰在这时候推门出来，先前的疲累一扫而空，神采奕奕得教人惊叹。

她硬着头皮追随他走进电梯，到二十楼的企画部会议室。

“别以为你逃得掉。”电梯门一关上，他立刻狠狠地拉她入怀，眯眼和她隔着厚重的镜片对视半秒，眼光落在她修饰完美的菱形唇瓣，眼光炽热。

“你再这样我就辞职。”玮玲不是没有法宝的，只是不想轻易使出来。

“你威胁我？”他没料到她会这样说，气恼交加。

“别逼我。”玮玲垂下眼光看自己的鞋尖。“保持原状不好吗？”他怔了一下，如果可以保持原状，他还会逾越两人之间的界线吗？再也回不去了，欲念一旦被挑起，心弦一旦被拨动，还有可能保持原状吗？他有过她的美好，他想要更多……“嫁给我不好吗？”他反问她。

玮玲没有回答，这时候电梯门打开，两人之间悬宕着各自的疑问，加入弥漫热烈讨论气氛的会议后，似乎暂时忘了电梯里的心插曲。

但玮玲知道宁纪没有忘，他投向她的每个探询的眼光，似乎都在问着同一个问题：嫁给我不好吗？

\* \* \*

该死！

宁纪不知道是第几次诅咒了。

这辈子从来没破人这么耍过！

若薇嫁给夏晔的事，令他自尊心受伤，但他这次受伤的不只是自尊心，还有身为老板的尊严。玮玲真是过分！

那天中午开完会后，她非常尽责地“提醒”他，下午该和刘经理搭机到新加坡商务考察。当他质问她什么时候他说过要去新加坡的，她立刻以她众所周知的超人记忆力提示他，五天前新加坡的博众公司提出邀请时，他曾经对这项邀请感兴趣，还说顺便可以参加他表舅父的六十大寿，所以她就非常贴心地为他安排了。

好个贴心？自以为是肚子里的蛔虫吗？其实不过是想把他遣开几天，好让他……好让他怎样？难道玮玲以为他的求婚不过是开玩笑，或是一时兴起，刻意要他冷静几天？宁纪质疑过这个可能。自己真如玮玲所想的，只是一时兴起？他很清楚他没有任何开玩笑的意思。玮玲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他没有这么恶劣，会跟她开这种玩笑，同时也开不起这种玩笑。

但，一时兴起？他没习惯拿婚姻做为一时兴起的代价，而玮玲……她太昂贵了，他承担不起对她的一时兴起。

孟玮玲没有显赫的家世，却是他三年来不可或缺的帮手。公、私两方面，没有人会比玮玲更了解他，娶她的念头，不是一时兴起。当然，他无法否认一开始时，是有些意气用事，单纯地想以结婚的手段杜绝悠悠众口，免

得破人认为他是个失败的男人，连未婚妻抛弃他嫁给夏晔的事，还是从报上的结婚启事知道的。

但是，他没有选择任何女人，而是挑了玮玲，这就显示他下意识的认为玮玲是最适合当他妻子的女人。之后他见识到她眼镜下清丽娇妍的脸容，她梦幻般的眼神，激起他心头微疼、渴望拥有她的冲动；而她柔柔颤动的樱唇，那温润湿软的触觉，更加深了他的欲望。

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解释他强烈想娶玮玲的企图心，那副像是一团火焰般吸引众人的眼光扑过去、勾起男人欲望的狂野舞动娇躯，几日来不管他是醒着、还是睡着，无时无刻不在他心里骚动、教他血脉愤张，更是他非得到她的理由。

那晚在 PuB 里，她随着热情的拉丁音乐节奏款摆的恫体，像发光的星体，光芒耀眼得刺痛他的心。动人的舞姿，让所有欣赏者的灵魂挣脱身体上的束缚，只剩下强烈节奏中的摇摆，更将他体内最深藏的欲念也摇摆出来。

在强烈的闪光灯下，那服帖在黑色皮衣下的动人曲线，自由舞摆出诱惑人的美好线条，但她脸上的表情，却笑得无邪、狂野，仿佛不知道自己拥有挑拨人欲望的魅力。她似一朵舞在熊熊炽焰中的百合花，同时拥有清纯和热情，勾起男人的占有欲。

强烈的妒焰在宁纪胸臆间燃烧，他嫉妒与她共舞的男舞者，疯狂想要挖掉每个胆敢将眼光黏着她不放的男人的眼睛。他想要将她包起来，不准她诱人的曲线露出一丝一毫。他要独享她，只有他的眼睛、他的手、他的嘴唇、他的身体才能碰触她。甚至只有他的鼻子有资格闻她的味道。

这番强烈的占有欲，是他以往三十年的生命不曾有过的，更是扰乱他这趟为期三天的新加坡之行不能放纵情欲好好享受的罪魁祸首！

不管是如何烟视媚行、娇娆约尤物都吸引不了他。宁纪满脑子想的都是玮玲。

不管是戴着笨重黑镜框的魔鬼女秘书形象，还是清纯可人的小百合，抑或是惹人欲火焚身的那团火焰，每一个都教他身体发热、心弦震动。

再也受不了光想着她，却见不着她、听不到她、闻不到她了！若不是他表舅父留他过夜，他昨夜便飞回台北。

坐在奔驰于高速公路上的轿车内，宁纪视而不见车窗外不断后退的单调风景，心里仍想着玮玲。对她的感觉不像是单纯的欲望，他们之间有着比欲望更强烈的牵系。毕竟是三年的宾主关系，撇开欲望不谈，他对玮玲有更多的欣赏。

问题是，她对他是是否一样？公事上，他们合作无间；但一牵扯到私事，宁纪不得不承认他表现得很差劲，像个霸王硬上弓的男人，还在上班时间侵犯她，难怪玮玲会把他打包送出国去。

他决定再面对她时，要恢复他翩翩有礼的绅士风范，冷静自持地要求她嫁给他，玮玲就会知道他的认真程度，绝非是一时兴起或开玩笑了。

黑色的豪华房车停在群智集团所在的智慧型办公大楼，宁纪踩着自信的步伐走进他的王国。

然而从电梯走出来，迎面而来的谈笑声，及呈现眼前俊男倚在玮玲桌上卖弄风情的一幕，把他所有的决定和冷静自制都冲进抽水马桶里了！

“高振凯你在干嘛！”暴躁的怒气随着尖锐的叫骂一冲而出，宁纪两个大步冲了过来，一把将吓呆的高振凯拉起，怒目而视。

“宁……董……”振凯好不容易将三魂七魄收了一些回来，面对宁纪的怒气仍吓的结结巴巴，全身酸软。

“我付你钱是要你帮我做事，不是来勾引我的女人！”盛怒之下的他，根本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却让振凯、雯菁和玮玲这三名听者各自倒抽了口气。尤其是玮玲，无法相信自己真的听到他这么说。

他的女人？他说谁啊！

“我……我没有……”振凯拚命摇头，大脑仍在打结。他有动老板的女人吗？老板的女人是谁？他是有听没有懂。突然一个想法闪进脑子里，他无法置信地瞪凸眼珠。

“你最好是没有，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宁纪放开他，目光森冷的有如死神的镰刀。

“c 布料的整个行销计画，我要在下班前看到，快滚！”高振凯忙不迭地冲向电梯。要命！短短几个小时叫他怎么赶出来？宁纪分明是公报私仇整治他！

“你跟我进来！”解决了假想情敌，宁纪对瞠目结舌瞪着他的玮玲撂下交代。

他走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前，倏的转回身，投给仍杆着不动的玮玲一个冰冷眼神，抿紧的嘴唇掷出更严苛的命令。“马上！”从来没被他这样凶过的玮玲，有点不是滋味。但深谙老虎发怒时，最好不要正面冲突，只好拿起她早就准备好的一些文件当挡箭牌，战战兢兢地跟进去。

宁纪就站在门口，一等她进来，立刻碰的一声关门锁门一气呵成。玮玲再迟钝也知道情况不妙，惊愕的情绪过后，立刻产生危机意识，连退三大步保持距离。

## 第四章

“你天杀的是怎么回事！”宁纪愤怒地丢开褪下的外套，扯松勒在额上的海洋色彩领带，步步进逼不断倒退的玮玲。

“我有这么可怕吗？”他阴沉地摊出被她的态度刺伤的情绪，脸上的表情像被乌云笼罩的天空黑的吓人，玮玲手上的文件咱的一声掉到地上。

“一见我便躲得远远？三天前把我打包送到新加坡，现在又像是见鬼似的！我比高振凯可怕吗？你跟他有说有笑，对我却是这样。你到底在想什么？”最后一句话几乎是贴着玮玲的耳朵大喊，她蹙着眉，不仅是噪音难以忍受，更对眼前退无可退的情势束手无策。她夹在宁纪和他的大办公桌之间，只怪她脑后没长眼睛，给自己寻了条死路。

“有话好说……”她双手挤在两人间，隔开些许的距离。宁纪剧烈起伏的胸膛在她掌心下充满力量。感受到他衬衫下肌肤的温热和弹性，玮玲有些晕沉。

“你现在要说了？之前怎么不给我机会说？”他冷哼一声，眼中的冰霜化去，被两道炽焰所取代。“我讨厌你的眼镜！”他嫌恶地伸手替她摘去，玮玲睁着蒙陇的眼，徒劳无功地想夺回眼镜，反而使得自己更加深陷宁纪的掌

握。

“我也讨厌你把头发弄成这样！”他得寸进尺地拆下她脑后的发髻，玮聆发出一声惊呼，弄不明白他想干嘛！

“嗯，这样才像话。”像个恶作剧得逞的孩子般，宁纪愉悦地笑起来。任玮玲柔如黑缎的发丝从他指间倾泻下来，那种触感令他全身亢奋。

他双手插进她发里，固定在她脑后，鼻子埋进她发中深嗅。

“好香，好柔……”如此深情温柔的拥抱，令玮玲有些失神，她可以应付得了他的蛮横，却承受不住这样的眷宠温柔，她放在两人间的心墙缓缓倾颓。

“好美的你。玮玲，我好想你……”他嗅着她的芬芳，扩张的鼻翼贴着她脸颊闻着她的味道。温暖的嘴唇拂过她莹洁如玉的肌肤，吻着她的眼睛、眉毛，她的鼻子、耳朵，最后沿着她颈部的曲线到她尖尖的下巴，到她微散的粉嫣唇瓣。

“玮玲……”他低哑的嗓音带着浓浓的情意呼唤她的名字，眼裏的炽热光芒令玮玲心神俱醉，情不自禁地臣服在他的男性魅力之下。

宁纪悻悻了了他的红唇，热切地辗转深吻。数日来的相思、渴望达到最高点，唯一的想法便是将怀裏的美女揉进体内，成为他的所有物。

他再也忍受不了没有她了，他必须占有她，得到她……急切的渴望颠覆了宁纪所有的理智，他近乎粗暴地以牙齿咬着她柔嫩的肌肤，那又疼又麻的感觉，让玮玲不禁呻吟出声。但他还不满足，他动手扯着玮玲的衣物，焦灼的欲望让他不顾一切……扰人的内线电话铃声，穿透情欲的迷雾，惊醒了两人。玮玲羞愤交加地推开他，宁纪咬牙控制住体内燃烧的欲火，气愤地接起电话。

“喂！”最好有紧急大事，否则他非得剥了玮玲的小助理！

“董……事……长……”雯菁被他有如雷鸣的声音，吓的说不出话来。

“什么事？”他恼火的发现玮玲已经扣好衣服，冒火的眼瞪防备地瞪视他、不禁有些心虚，语气放缓了些。

“有……位……嗯，”雯菁停了一下，像在跟什么人说话。“杨子逸先生要见您。”“子逸？”宁纪敛紧眉头，考虑了一下才回答：“请他在外头等一下。”他放下电话后转向肆玲，见她如惊弓之鸟般的闪躲他，叹了口气。

“我没设计画这些，这是……情不自禁。”他颓丧地抓了抓头发。“或许是见到你和高振凯有说有笑，那吝于赐给我的笑容，让我气坏了！”他在嫉妒吗？玮玲困惑地想从他脸上求证。

“我希望我们能再找时间详谈。”他找到她的眼镜和夹子递给她。“我有朋友来，晚上一起吃饭好吗？”“不。”她摇头，发现宁纪眼睛冒火，按着道：“如果还是这种谈法，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他紧了紧拳头又放松。

“我保证不会再这样了。”“你的保证对我不够安全。”她虚弱地一笑。“我们之间的谈话太私密了，不适合在公共场合谈。在私人地方，又太过亲密，仍会造成危险……”“跟我在一起危险？难道我会伤害你吗？”宁纪不满地道。

“你……心知肚明。”她红着脸，低下头。“如果你真想谈，时间地点由我选。”宁纪沉默了一会儿后，妥协。“好。”见他这么干脆，玮玲不好多说什么。她转身打算离开，宁纪急忙阻止她，吓的她以为他又想干嘛。

“你这样于怎好出去见人？”他眼神无辜道。“到裏面的洗手间整理一

下，把头发梳上，眼镜也戴好。”噫？这家伙刚才不是还说讨厌她戴眼镜、盘起头发吗？她狐疑地看他一眼，转身走进洗手间。

整理好后，玮玲走出房间，宁纪不但将松开的领带重新系好，还将散落一地的文件收拾整齐。他仔细检视她的装扮，直到找不出一丝流露女性娇柔的缺漏，才陪她走出办公室。迎向在会客室等待的子逸。

“子逸，让你久等了。”他热络地握住好友的手。

“还好。”子逸微微一笑，眼光不经意地掠过宁纪，投向他身边的玮玲。

他眨了一下眼，这年头还有人时兴这种打扮？他好奇起来，同时对流着拘谨发式，戴着厚片眼镜，一身刻板套装的玮玲感到似曾相识。

他在哪里见过她？就在他想做进一步确认，宁纪粗鲁地抓着他的手，几乎说的上死拖活拉，扯着他走进办公室。

“我们到里面说话。”他急切的态度，以及眼囊的防备，引起了子逸的怀疑，不禁留心多看了玮玲一眼，随即恍然大悟。

她不正是那晚在 PUB 里跳舞的女舞者吗？

\* \* \*

宁纪苦等了二天，玮玲终于和他约定时间地点碰面。

下班后，两人来到一家日本料理店晚餐。这裏有日式纸门隔成的包厢，符合玮玲所谓既有隐私空间，又算是公共场合，不至于让他何机会使坏的原则。

“宁董，我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点完餐后，玮玲慎重其事地道。

“你说什么？”没想到等那么多天，等到的却是这种气死人的话！宁纪的嗓门不由提高了些。“玮玲，我以为整件事很明白了，你却当我是开玩笑吗？”“我没这意思。”玮玲示意他小声点。“我们不适合。上回我就跟你说过了，没必要为了尹小姐结婚的事，急着结婚，这是完全不必要……”“这跟尹若薇有什么关系？”他倍感挫折地爬梳着头发。“那天我那样说是冲动了点，但事后我想过了，觉得跟你结婚是再棒不过的主意。你比任何人都了解我，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当我的妻子，况且你也不能否认我俩之间的吸引力……”“宁董……”玮玲急促地打断他的话，眉头微皱。宁纪炽热的凝视让她心跳错乱了一拍，急急转开眼光。“如果非得这么说才能满足你的男性自尊，我可以承认对我来说，你是个很有魅力的男性，很容易让女人为之倾倒痴迷……”“既然如此……”“但是，男女之间的肉体吸引力，不足以做为他们非得结婚的要件。”她愤慨地道，气他完全不能明白她的心情。“这种没有情感为基础的婚姻，恕我无法接受！”“我们之间当然有情感。”他醇厚充满柔情的声音，划亮了玮玲的希望，没想到他接着却道：“我们相知相识三年的宾主情谊，不是比任何不切实际的风花雪月还要牢固吗？玮玲，嫁给我，我会给你想要的一切！”“你能给我什么？”玮玲觉得心碎了，咬着嘴唇控制体内翻腾的怒气，眼里结上一层冰霜。“原来你所认同的夫妻关系，是老板和下属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群智财团里有上千的女员工任你挑选，何必找我呢？我不过是个满脑不切实际风花雪月、兼不识抬举的老处女，有何荣幸得到你宁董事长的青睐？”宁纪再迟钝也听出玮玲语气里的不满，等待者送上餐点离开后，他倒了杯清酒饮下，缓缓开口：“玮玲，你很清楚尽管我喜好女色，却从来不与公司的女员工有过任何牵扯，向来把私事和公事分的很清楚。在你之前的女秘书，只要有任何对我兴起不该有的遐思，我就会把她们调职，你是唯一在这项职位待超过半年的人。”“那现在你是不是应该

把你自己调走？”玮玲讽刺地一笑。这回动了不该有的遐思的人可是他喔。

宁纪脸上有些挂不住，无法确定玮玲真正的意思，是嘲讽他打破之前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誓吉，还是在暗示什么？前者可是令他很不开心。他懊恼地又倒了杯酒喝。

“玮玲，你不一样，因为我打算娶你。”“为什么一定要是我？”她伤心又气恼地瞪视他。“为什么非得打乱我们的关系不可？你有那么多选择，何必来搅乱我一池春水？”“玮玲，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宁纪既气又困惑。多少女人巴望着宁夫人的宝座，唯有玮玲弃如敝屣。“嫁给我就这么令你难堪？”“不是这样。”玮玲摇了摇头，神情苦恼。她有自己的尊严，许多事不能说得太白；可是说得不清不楚又让宁纪误会，使得两人更加地纠缠不清。

“那到底怎样？”就算是泥人也有三分火气，宁纪觉得自己的忍耐度已到了极限。

“你说啊！”事情到了这地步，玮玲豁出去了。“你向来我行我素惯了，根本不管别人怎么想。你高兴怎样就怎样，有没有想过我？”“如果我没有考量到你，我今天提出来的就不是结婚，而是纳你为情妇！”他也口不择言了。

“你……”玮玲又气又羞。“你居然敢……”“我要你，玮玲。”他的眼光既冷又热。“你不是十几岁的少女，应该能感觉到我们之间的欲望。我不会刻意否认这点。就因为尊重你，我才提出婚姻，你不要不识好歹。”“对，我是不识好歹！”他以为她该因为他的这份“尊重”就感激涕零、跪下来叩头谢恩吗？这个自大鬼！“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为何不识好歹？因为这根本不是我要的！我不要你，不希罕宁夫人的宝座，你搞清楚了没有？”“你再说一次！”宁纪脸色发青，深夜似的眼窝覆上一层寒冰，看的玮玲全身发抖。

“我再说一百次也一样。”尽管害怕，她仍没有认输的意思。“我不要你！”斩钉截铁的四个字，似有冰冻的魔力，使得室内的温度一下子降到冰点。

宁纪冷凝的眼光紧紧锁住她，血色自玮玲脸上褪下，她僵住不敢乱动。就在她觉得自己快结成冰时，宁纪突然扑向她，将她整个身子按倒在榻榻米上，沉重的力量压在她胸口，让她喘不过气来。

“你不要我？你敢说这种话？”他咬牙切齿地低吼，震怒的看进她惊怯的眸中。

“把话收回去，收回去！”“你知道这不能改变什么……”“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要了你？不管你愿不愿意！”他威胁的语气，暴怒的眼光，使他像一头受伤的豹子般狂野又危险。玮玲知道他真的敢这么做，咬着失血的下唇，怔在当场。

“说你错了，说你要我，说你答应嫁给我！”似命令又似恳求的低吼，搅得玮玲心情混乱。她再也理不清了，一方面想要顺从他，一方面却固执地抗拒……见她沉默无语，宁纪体内的怒气夹杂着庞大的欲望力量一涌而出。他不顾一切的抚下唇吻她，埋在她颈间，解着她的钮扣。

“宁纪，不要……”玮玲无助又慌乱地阻止他。“求求你不要……为什么你不了解，不是每个女人都能被收买！”“你胡说什么？”宁纪僵了-下，抬起氤氲着欲情的眼眸看进她眼里。“我根本没这个意思。”“不，你有……”玮玲悲伤地控诉。“你总以为女人可以收买。高兴时，用钱和珠宝宠她们；厌烦了，同样用钱和珠宝打发掉。你总是这样，而我……就是担任替你处理这种事的人。我听尽她们的哭诉，看尽她们的贪婪，目睹了她们自以为是的

幸运和最终的不幸。你说之前的秘蓄是因为喜欢上你而被调职，那你知不知道早在面试时，我就喜欢上你？可是经过半年，我的单恋结束了。因为我发现你根本不懂爱情，谁要是爱上了你，谁就是天底下最可怜的笨蛋。”你……说什么？”宁纪显得既震惊又欣喜，还有着深深的不悦。爱上他就是最可怜的笨蛋？“现在你又想用同样的方式对我……”“我是要跟你结婚，又不是……”“对，这次你不是用金钱，也不是用珠宝，而是用婚姻、宁夫人的身分买我！你以为你可以收买我，你把我视为跟那些拜金女郎一样，这就是你所谓的尊重我？”她的质问让宁纪哑口无言，她顺势挣脱他的箝制起身。

“你根本不懂我，不晓得我要什么。”“你要什么？要我怎么做才肯答应嫁给我？”宁纪眼光随着她转，不肯放松。

“我要什么？”玮玲抖着嘴唇苦笑了起来，看向宁纪的眼睛格外清澈明亮。“我要的东西用金钱无法衡量，我甚至不知道你有没有。”“说清楚点。”宁纪浮躁地追问。

“我要你的心，你的爱。”她凄楚地道，清清如水的瞳眸直视向他的灵魂深处，发现他的瑟缩，她的眼光暗淡了些。“我们都知道你给不起。”最后一句话格外让宁纪觉得苦闷。

习惯了以金钱交易的肉体关系，习惯了一夜情后再无关系的男女游戏，心早不晓得失落到哪里去，连宁纪自己都不知道还有没有心可以给人，还有没有情可以付出，剩下的只有感觉……空荡的心房，必须用无止尽的事业企图心，和更多的财富、名利填补。宁纪早忘了爱情的神奇魔力，只剩下肉体的吸引。就连对若薇，也是兄妹之情更甚于男女之情，才会订婚两年，迟迟不决定结婚。

然而玮玲的每个字，却如流矢般穿入他的胸膛刺入他的心坎。根深蒂固的一些意念摇摇欲坠，有些甚至想突破心墙而出，心惊之下，连忙用意志力控制住，却已惴惴不安，流了些冷汗。

他灌下一杯酒，下意识地知道他对玮玲并非无动于衷，除了肉欲之外，还有别的渴望。

只是想跨出那一步，对他仍是困难的。

他闷闷喝酒，玮玲也没说话，食不知味地夹了些菜吃。这顿饭吃的宾主皆愁。好个鸿门宴，玮玲情不自禁叹起气。

看向宁纪，发现他拿酒猛灌。担心他喝醉，但想想喝醉也罢。他的酒量不算好，酒品却不错，酒醉后不过是呼大睡。宁家的司机在外等候，到时不怕扛不动人。

一壶酒还没喝完，心情不好的宁纪醉卧在榻榻米上，玮玲请侍者过来结账，打行动电话通知司机把车开到门口，和侍者扶着宁纪走出餐厅，送他上车时，天空开始下着毛毛雨，宁纪握着她的手不放。

“玮玲，玮玲……”他醉眼惺忪地呼唤她。

“嘘，回家了。”她道。

“玮玲，其实……”他看着她欲言又止，蒙陇的眼囊有两国火焰燃烧，心里有好多话要说，但千头万绪，不晓得从何说起。

“你醉了，明天再说吧。”头好昏，意识涣散，宁纪阖起沉重的眼皮，不再言语，慢慢放开了玮玲。

“送他回家。”她对司机道。

“孟小姐不一块上车？”“不了，这里离我住的地方很近。”目送黑色的

豪华房车离开，玮玲朝另一个方向走，湿冷的雨丝落在她发上、脸上，凉凉的感觉很适合她此刻的心情。

和宁纪把话挑明，心情没有更好，一种淡淡的凄凉逐渐扩散，身子微微颤抖起来。寒意内外交逼，从来没有过的沮丧包围住她。

明天该怎么面对他？那条在两人之间壁垒分明的界线被逾越了，不管怎样玮玲的心情都无法恢复从前的古井不生波。对宁纪的单恋真的结束了吗？有些事不管如何否认都没用，她仍然深爱宁纪，才会因为他不爱她而痛苦难过。

是该离开的时候了，玮玲对自己说。只有不再见他，暗潮起伏的心才能平静下来。不会再有希望，也就不会再有失落，对他该彻彻底底死心了。

眼角的泪水和着雨丝一片沁凉，她祈祷，这是她最后一次为他流泪。

\* \* \*

门铃声是那种小乌揪鸣的叫声。

宁纪站在不锈钢的双气密门外等待。

今早到公司时，从雯菁那里得知玮玲生病请假，害得他心神不宁。

她向来是个健康宝宝，担任他三年的秘书，从来没请过一天病假。这次请假是因为真的生病了，还是单纯地想躲开他？左思右想没有结果，干脆亲自上门求证。玮玲如果只为了躲他才请假，他可不会善罢干休。

门裹有脚步声传来，双气密门的里门被打开，隔着外门，一道宁纪压根没想过会出现在这里的人影冒了出来。

“阿缙！”门里的人同他一样错愕，险些甩门躲起来。两人目不转睛地对视了一分钟。

“你怎么会在这里？”宁纪以眼角余光扫了一眼门牌号码。没错，这是人事部交给他的地址；阿缙在这里做什么？“应该是我问你才是。”阿缙耸耸肩，静静打量许久不见的兄长，没有开门的意思。

两年前他从家里搬出来后，只打了几次电话回去，跟家人有两年没见了。

“我来看玮玲。你跟她是什么关系？”宁纪的眼光锐利起来，怪不得楼下的大楼管理员看到他时，表情古怪地说着莫名其妙的话：“宁先生什么时候出去的？难道是换了套西装让我闪了神？孟小姐好点了没？”敢情是把他误认为宁缙了，真是老花眼！

不过话说回来，宁缙居然跟玮玲这么熟，连管理员都认识他！

宁纪心头燃起一把怒火，胸口压着某种沉重、让他无法顺畅呼吸的痛苦，那是一种遭到最亲爱的人背叛的痛楚，揪的他全身发疼。

“玮玲是我的朋友。”宁缙审慎地回答。

“开门，我要见她。”宁缙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打开门让他进来。

进门后，宁纪迅速打量了一遍玄关和客厅的格局。屋里没有太过沉重的家具，浅色的榉木地板。他在玄关处换穿拖鞋，跟着宁缙走进客厅。

“玮玲在睡觉，早上我带她看过医生了。”“她真的感冒？”宁纪显得无法置信。

“嗯。发烧到三十九度。清晨五点多时，她打电话给我，说她人不舒服。我来的时候，她只来得及帮我开门便昏过去。我带她到医院挂急诊，烧退了些才带她回来。”“为什么不住院？”宁纪的口气有些不满。

“没有病房。”宁纪蹙眉，这对宁家人而言根本不是藉口。

“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这种事应该我来处理。”“我和玮玲都不想麻烦你。”这是什么话？积压在宁纪胸口的火气百窜升到眼上。

“你有什么资格代替玮玲说话？她跟你说不想麻烦我吗？”“嘘，小声点。她在睡觉。”宁缙压低声音安抚他。“干嘛呀？你不过是她老板，别用这种捍卫所有物的口气跟我说话。”“你……”见他一副无关紧要的模样，宁纪恨不得给他一拳。“你什么意思？难道玮玲是你的……”“……朋友！”宁绪没好气地补上一句。“别把你那套用在别人身上。我跟玮玲之间的友谊，不像你想的那样。”“哦……”他刻意拉长声音，嘴唇讥讽地扭曲。“既然如此，你何不滚开一点，让玮玲的正牌男友来照顾她？”“她男性朋友是不少，但没有正牌男友。”宁缙一本正经地回答，从那对清澈明朗的眼睛里看不出来任何玩笑意味。

宁纪觉得快被他气死了！这个小弟从小就跟他不对盘。

“我就是她男友，滚开！”“是吗？”宁缙根本不相信。“那她为什么没打电话给你？”正中要害，宁纪心痛无比。

“我……昨晚喝醉了，她一定是太体谅我了！”男性自尊不容人践踏，他粗鲁地推开弟弟，相准一道半启的房门，猜测那应该是玮玲的房间，大步走进去。

房间的布置很简洁，带着点浪漫色彩，但同客厅给人的感觉一样，宽松舒适，没有太笨重的家具。

白色天篷顶的单人床上，有隆起的身影。宁纪掩不住急躁的心情，快步来到床前审视她。

迥异于办公室里的古板严肃，与 PUB 舞池里的冶艳，昏睡中的玮玲娇柔清纯的似十几岁的少女。

绵密的睡羽遮住那对品灿的美眸，黑瀑似的长发披散在枕上，粉嫩的嘴唇微启，柔滑的肌肤染上一层晕红，像洋娃娃一般可爱。

宁纪情不自禁地伸手握住她露在被外的柔夷，手心里的微温，沉淀了他不安的心“我没骗你，她是在睡觉。”宁缙站在他身后，双手交横在胸前。

“你不用上班吗？既然我来了，你可以走了。”宁纪不客气地下逐客令。

“我已经请了一天假。再说，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照顾病人，我不放心把玮玲留给你。”“你……这是什么话？”若不是怕吵醒玮玲，宁纪早就揪住弟弟干架了。“你这位白私自利的少爷又照顾过谁？”“你根本不懂我？”宁缙和他的怒气不分上下。“我早就不是你眼里什么都不会的那种寄生虫了！看看我的手！这是一双劳动者的手，再不是养尊处优的大少爷了！”“这就是你这两年做的事？不在家里好好享福，跑去做苦工？你好歹是大学毕业！”“那又如何？我受够了你们这些虚伪的……”“好吵！”也许是两人间的争执气氛扰的玮玲的睡眠不安宁，她愤怨地张开眼埋怨。看到宁纪，显得很意外。

“你在这里做什么？”“我……我就不能来看你吗？”宁纪气苦。

“啊？我没这意思。”玮玲微蹙眉头，她现在根本没体力跟人吵架。

“那你是什么意思？”“你……你来说是吵架，还是探病？”宁缙不悦地道，转向玮玲探视时，声音轻柔温和。

“舒服点吗？我熬了些稀饭，饿不饿？”“嗯。”宁缙转身离开，玮玲才道：“你们兄弟见过面了。”“原来你知道宁缙和我的关系。”“前几天知道的。”说完这句话，两人间陷入沉默，一分钟后，宁缙从厨房回来，手上端着餐盘。

宁纪嫉妒地看了他一眼。

“没想到你会煮稀饭。”“我会的事才多呢！”宁缙放下餐盘，越过他想扶玮玲起床。

“我来。”宁纪当然不愿意他碰玮玲，抢先一步扶起她，还体贴地在她背后多塞了个枕头。

“我喂你。”宁缙从餐盘上拿起碗，宁纪伸手去抢。

“我来喂。”“你没喂过人，还是我来。”“这种小事根本不必学，我来。”“稀饭是我煮的，该当我来。”“玮玲是我的秘书，还是我来。”“我是她朋友，这种事……”“我自己来！”一道女声突围而出，玮玲抿紧嘴，以女王般尊荣的气势道：“我只是生病，没有缺手断脚到需人喂食，两位让我自己吃吧。”

“好。”宁缙忙不送地把碗和汤匙交给他。

“你们两个先出去，让我吃饭。”在两人虎视眈眈下，玮玲吃不下。

“好。厨房还有些稀饭，我们去吃吧。”宁缙拉着兄长离开，还玮玲一个安静的空间。

为什么他会来？玮玲怔怔发着呆，许久之后幽幽叹息，原已纠缠不清的情绪，更加结成死结。

## 第五章

兄弟两人相对无言，默默吃着稀饭。

宁纪发现弟弟煮的稀饭不难吃。红萝卜、肉丝、还有小银鱼，味道可口。没想到他离家两年，连稀饭都会煮了，宁纪啧啧称奇。

“妈很想你。”他开口道。

宁缙吞咽着稀饭，没回答。

“都四年了，你还要跟妈呕到什么时候？”“妈生日，爸忌日，逢年过节吃团圆饭，就是少了你一人。”“我订婚那天你也没回来。”“为了个女人值得吗？”“阿绪，你好歹是宁家的二少爷，不可以这样！”“你不要像闷葫芦一样，至少回我一句！”宁纪自言自语半天，渐渐恼了，火大地瞪视一言不发的弟弟。

“要我說什麼？”他无所谓地抬眼看他。“反正你没结成婚，你订婚我不参加都一样。”“你！你故意气我啊！”宁纪白了他一眼。

“我是说真的。若薇跟夏晔比较适合。你根本不爱她。”“那是我的事，轮不到你来批评！”宁纪痛恨他揭他疮疤。

“我本来也不想管。”他继续埋头苦吃。

“阿缙……”宁纪放下筷子，眉头微皱，脸上有着无奈。他再也不了解这个弟弟了。以前他多开朗啊，现在却变得这么阴阳怪气，教人摸不着头绪。更可疑的是，他和玮玲间的关系。

只是朋友吗？玮玲生病没找他求援，却打给宁缙，这代表什么？在她心里，宁缙的地位高于他？带她看医生，请假照顾她，又替她煮稀饭，这些都是情人间才会做的事，宁缙却为她做了。

他在她家穿梭自如，习惯的像在自家中，这都显示两人情谊匪浅，宁

缙常来玮玲公寓。

宁纪越想越可疑，心中的疑惑像枚被点燃引线的炸弹，随时都会爆炸开来。

“你跟玮玲是什么关系？认识多久了？”问口供的话气呢，宁缙看向兄长。他拧眉怒视他的表情，引起他的兴趣，“为什么这么问？”他扒了口稀饭说。

“问就是问了，哪有为什么！告诉我！”发红的眼睛裹凶光四射，宁缙回想着哥哥进屋后的种种言行，恍然大悟。

怪不得他会自称是玮玲的正牌男朋友，问题是，玮玲承认吗？“你怎么不说？”“之前说了。我跟玮玲是朋友。”“只是这样？没有其他关系？”

“如果一定要问有没有其他关系，好吧。”宁缙放下碗，托着腮慎重思考。

“嗯，谈得来的好朋友，可以吗？”“谈得来？多谈得来？”宁纪锲而不舍。

“可以推心置腹，说心事那种。”“这么亲密？”宁纪咬牙切齿。

“还好啦，不就像你跟杨子逸、胡国良那样吗？”“我们是男的。”“只有男的跟男的才能当朋友吗？”宁缙好笑，暧昧地朝兄长眨眨眼。“小心，现在连同性间太过亲密，都会被人怀疑是同性恋喔。”宁纪瞪目结舌，对他的暗示不舒服起来。居然拿他开玩笑？沉默了半晌，他目光冷峻地看进宁缙眼中。“你游荡够了吧？是不是该收心回家了？我每天累的像条狗，你却无所事事。”宁缙当然不承认自己无所事事。他眼中的一丝温暖光芒，如同被乌云遮住的阳光般收敛不见，慢吞吞地道：“不会吧？你不是还有时间泡美女吗？可见得精力旺盛，我还是别回去碍手碍脚了。”“阿缙，你这是什么话？”他表情阴沉。

“没什么。反正我不是从商的料，你别为难我了。”“我为难你？这些年是谁为难谁了？妈妈为你牵肠挂肚，你只偶尔打电话回来，你晓不晓得大家都担心你？”“别把我说的这么任性好吗？”阿缙厌烦道，起身收拾碗筷到厨房。“就因为我不依照你们规画的方向走，就成了罪人？大哥，我只想要自由自在不行吗？我厌烦了连谈恋爱都要被人干涉，规定谁能爱、谁不能爱的这种日子了。”“阿缙，说来说去就是为了当年的事。妈妈在你心里的地位，难道不如那个女孩吗？”阿缙闭着眼，左眼睑下的肌肉抽动着。兄长的质问让他倍感挫折。有些事不能用二分法来论，他小里的痛苦家人从未考虑，只一味要求他得怎么做。

“我只能说你不懂爱情。”他倔强地抿紧薄唇，紧着眉头看进宁纪眼里。

“大哥，我无法面对的是，口口声声说爱我，却一手毁灭我今生仅想拥有的梦想的母亲。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无法恨她，但我同样无法面对她。我不想被她操纵，你明白吗？”“妈是为你好。”“是喔。就像她为你好，促成你和尹若薇订婚一样。哥，就算她是我们的母亲，也没权力把我们当成傀儡操纵，尤其是轻易毁了我想怀抱一生的梦想！”“亲情就不如爱情吗？”“这完全是两回事。”“爱情随时都会幻灭，亲情却是割舍不掉。”“问题是她没给我的爱情自行幻灭的机会，她让我因此刻骨铭心，身陷在失恋的痛苦中。大哥，你从来没爱过，你根本不知道……”“我没爱过？”宁纪喃喃念道。

每个人都拿爱情教训他，好像他是什么恋爱白痴似的。他们有没有想过在他三十年的生命里，承载了太多责任，根本容不下无病呻吟、风花雪月的恋爱热病？他要的是比较实际的欲望，其实存在的人生。玮玲和阿缙却一定要跟他谈虚幻的情爱。

他无法想像一辈子牵挂一个人，不要父母，不要家庭，不要责任，也不要事业，只为另一个人活。

他这样就是不懂爱情？只因为他觉得把那虚假的字挂在嘴边是可笑、没必要的，就被人这样歧视？明明就是肉体的吸引，干嘛说得那样冠冕堂皇？阿缙这样，玮玲也是那样。

“大哥。”宁缙审慎地注视兄长。“如果你对玮玲没有真情，我希望你不要再打扰她了。在感情上她很脆弱，承受不起伤害。”“你认为我会伤害她？有能力伤害她？”宁纪觉得这番话可笑。

“你是有能力的。”宁绪坦白道。“而她也确实被你伤害了。玮玲是我的朋友，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她。”“你不允许？”宁纪乖戾地垂下嘴角。“这件事轮得到你允不允许吗？你还是管好自己的事吧！”宁缙看了他一眼，没再说话。

接下来的时光，两兄弟谁也不让谁，固执地守着病人。直到傍晚时玮玲好多了，才把两人赶回家。

薄秋时的凉意，占满整座公寓。玮玲把下颚埋进毯子里，缩在靠窗的摇椅襄凝视窗最后一抹夕阳余晖也消失了，天色是真正地暗沉下来。

\* \* \*

“这是做什么？”宁纪瞪视玮玲交给他的辞职信，表情阴沉。

“上面写的很清楚，我要辞职。”玮玲疲惫地露出苦涩的笑容。休息两天后回来上班，头一件最想做的竟是辞职。

“我不准！”他的眼光没有离开她，当着玮玲的面把辞职信撕成两半，身体靠回椅“你撕了，我还是可以重写。”她无所谓地道。

“我说不准了，你没听懂吗？”宁纪显得怒不可抑，烦躁地起身走到她身边。

“玮玲……”他伸出手握住她羸弱的肩膀，低头蹙眉看她，声音里有着压抑不住的恐慌。“你知道我不能没有你。”玮玲震动了一下，避开他的拟视。

“这世界不会因为少了我就停止运转，你的世界尤其如此。”“不，我的世界不能没有你。你很清楚这点。”即使不有他，玮玲仍可以感受到他炽热的眼光，她无法骗自己说不心动，但妥协下的结果是无止尽的沦落。

“我累了……”“如果你仍觉得累，可以多休息几天。”“不，不是身体上。”她笑的无奈，交织着悲愁的眼眸深深看进他眼裏。“我的心好累，无法再应付你了。”“对我只有应付吗？”他愤怒道。握在她肩上的力道不自禁地加重了些。

“我会痛，请不要这样。”她软弱的语调中，有着裹外两种相关意思。宁纪对自己的举动蹙眉，放松对她的箝制，扶着她到沙发区坐下。

“玮玲，你要我怎么做才肯打消辞意？”他搂着她，头抵住她光洁的额，高挺的鼻闻嗅着属于她的香泽。

“为什么不让我走？”“我没办法，玮玲。”宁纪阖着眼。“于公，我少不了你；于私……”“别这样。”她推着他。“就因为你一定要把我牵扯进你的私生活，才会让我这么难受……”宁纪紧眼住唇，过了会儿才道：“是因为宁缙吗？”“不，不是任何人的关系。”玮玲气他完全搞不清楚。

“既然没有任何人，为什么我们之间不能……”“那天我说得很清楚了，如果你还不明白的话，我们没什么好说了。”那天？宁纪回想着那天的事，眉头蹙得更紧。

“你说你喜欢我……”“我的单恋早结束了。”她没好气地提醒他。

更多的记忆回到宁纪脑中，包括她说不要他那段话。她是为了宁缙不要他？“我懂了。”他放开她，神情冷漠。

玮玲看着他，尽管身体的距离不及一臂之遥，却觉得宁纪的灵魂仿佛退开到很远的地方，一个她触摸不到的地方。深沉的伤痛割裂着她的灵魂，这个结果不是她想要的吗？为什么反而更加难受起来？她盯着他的唇，那紧抿、性感的男性嘴唇，曾热烈滚烫过她的肌肤，那么亲密的接触，她从来没人这样碰过她。骗谁啊？单恋结束了吗？只怕是更加无法自拔吧？这样的男人，自私的攫取他想要的，不管他人的感受，她却深深爱上，连自己都觉得荒谬，看到他最坏的一向仍无能觉醒，她真是笨女人。

同时间，宁纪陷入自己的愤怒中。

排山倒海而来的狂怒与暴戾，几乎要凌驾过他的理智。一种割心刨骨的疼痛，使得积郁了满腔的怒火，烧得更加惨烈，流窜在他的血液里，烧进他的骨髓里。

他紧闭着眼，因为他知道只要张开眼睛，怒火会从血红的两眼喷吐而出，像个盛怒的恶魔般扑向玮玲，将她生吞入腹。

不，他不要这样便宜她。只要他想得到的，没有要不到的，玮玲也不例外。如果她以为这样就能拒绝了他，她未免太异想天开、不了解他了。

越是得不到的，他越想要。

一抹阴沉浮上他嘴角，玮玲机伶伶地打了个冷颤。

可他的声音是那么温柔，重新张开的眼眸又是如此真诚，仿佛刚才的那抹冷笑，只是她的错觉。

“玮玲……”他叹了一口气。“是我为难你了。我收回所有的提议，让我们跟从前一样好吗？我保证不再为难你，除非你回心转意，不然那件事别提了。”“你……”她没料到他的转变会这么快，不禁狐疑。

“玮玲，我是真心的。”他朝她微笑、眨眼。当宁纪刻意展现魅力时，很少人能拒绝得了他。“信不过我吗？我是那种会勉强女人的男人吗？我承认我是太过……一意孤行了，全然没考虑到你的立场。我以为全天下的女人都该匍匐在我的脚下，”他自嘲地勾起嘴角。

“所以你拒绝我时，才会反弹这么大。放心好了，我现在想通了。没必要因为一时的冲动，破坏我们三年的宾主之谊。没有人比你更适合我了，让我们维持原样。”“可是……”“别可是了。”他修长有力的手掌，带着一股热力包裹住美丽的柔夷。“还要我怎么道歉？替你加薪吗？不，这样你又会以为我想收买你了，对不？”“我……”“玮玲，别这样。不要在我被未婚妻抛弃的时候，又让我被女秘书抛弃好吗？你一定不忍见我陷入双重失恋的打击吧？”双重失恋？若不是他的表情这么严肃，玮玲真想喷笑。尹若薇另嫁他人，或许会让他有失恋的感觉，她这个女秘书离职，又关失恋什么事？这家伙真会乱比喻！

“信任我吧。要是你觉得我表现不好，随时都可以离开，不差这一时半刻，我不会人格差到让你连一点信任都不肯给吧？”他可怜兮兮地表态，一点都没有老板的样子，反倒像哀求老板别fire他的员工。玮玲失笑。

“你笑了，就表示答应了吗？”他谨慎地看着她。

“你都这么委曲求全了，我能不答应吗？”事实上是她舍不得离开。唉，他都一再保证了，她还有什么理由说服自己一走了之？对公司、对他，都有

太多牵挂。

而且，他说的对。她随时可以走。

“很好。”宁纪满意地点头，温柔地道：“就这么一言为定，别再提离职的事了。桌上的公文都签好了，送交给各个部门。”“好。”玮玲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拿起公文，离开而回头看他，宁纪坐在沙发上沉思，表情莫测高深。

她觉得不安，仿佛风雨前所感受到的沉寂平静。但很快地这份不安就被繁忙的工作淹没，沉淀在思绪里最远的一个角落。

\* \* \*

日子在规律的安全中缓缓度过，只在回头时才惊觉一个月的时间从指间条地溜走。

宁纪恢复正常，不，严格说来，他有些改变，连雯菁也发觉了，还偷偷在她耳边嘀咕：“宁董好像转性了。”“别胡说。是最近事情比较多。”玮玲道。

“以往就算再忙，他还不是……”雯菁伸了伸舌头，把“照玩女人”四个字给吞回去。

托着颊，思绪急转。“最近都没听到他的绯闻，也没叫我们跟花店订花送人，实在太奇怪了。”“有什么奇怪？好几个新案子在进行，连你这个月都加班了好几天呢。”“对喔。”雯菁汗颜地点头。跟了玮玲这个上司后，她几乎是按时下班。玮玲做事俐落，往往她做不完的事，她会接去做。当了半年的助理，只加了六次班，而这六次还都是这个月加的。

起因在于玮玲休了两天病假，加上这阵子有几个大案子在进行。

“还是很奇怪。难道尹若薇订婚的事，对宁董造成这么大伤害，连带地对其他女人都失了兴趣？还是他有了秘密情人，不让大伙儿知道？那次我看他亲你，还以为……”“她看太多爱情小说了。”玮玲摸摸她的头。“做事吧。他是我们的老板，不该是你茶余饭后的闲聊题材。”“可是……真的可疑嘛。”雯菁不服气地道。“他看你的眼神很不一样。”“你眼花了。”“我才没眼花呢！”雯菁嘀咕。

玮玲装着没听见，边整理开会纪录，边想着雯菁的话。

宁纪信守诺言，没有再逼她了。可是他……怎么说呢？变得更深沉，让她摸不着头绪。

这个月来，她常常接到他投向她的异样眼光，通常是炽热的，带点评估、算计。每次她转过身想确认，他却挑眉询问，一副若无其事，让她无法确定。

再者，那些没加班的夜晚，玮玲多半会去 PUB 帮忙，好几次碰到宁纪。

他大都和同一伙朋友来，只有一次是一个人。他的眼光越过喧哗的群众，绕着她转，仿佛是在监视。但当她投以疑问的眼光，他却只是对她笑。

和他一起来的几个人她都认识，全是宁纪的死党。奇怪的是，在他们面前时，宁纪跟 PUB 里的人一样，只喊她 Lily。所以，直到现在，胡国良还认不出她就是宁纪一板一眼的秘书，甚至捻酸地埋怨：“Lily，你不公平喔。好像对宁纪特别好。”“有吗？”她微笑。

“有。”胡国良嘟唇蹙眉的表情像要不到糖果的孩子。“你们两个老是眉目传情。”“胡说。”她嗤的一笑。不过是宁纪看她，她再看回去而已，就被说成眉目传情。

“还有，你都让宁纪送你回家。”连这事也知道了，她显得讶异。

玮玲不知道宁纪为什么这么做。

她通常只帮忙到十一点，那时正 PUB 最热闹的时段，很少人会注意到她离开，宁纪却发现了，撒下一干朋友，拦在后门等待。

他说夜太深，不放心她一个人。顺手脱下身上的外套披在她肩上。如此温存，令她难以拒绝。

每次他都等地走进大楼后，才离开。两人独处在车上时，气氛温馨，宁纪没做出任何惹她不悦的举动，态度温和有礼。

这样的宁纪，和跟她相处三年的宁纪又有些不同。

以前，他根本不把她当成女人，在他眼中她不过是个无性别的工作伙伴。而现在刻意展现的温柔和尊重，却针对她女人的身分，她充分从他的眼光里看到，某种类似压抑的热情、饥渴，随着他每个轻触、每道灼热的凝视散发出来。

宁纪对她没有死心，这想法令她雀跃又不安。怪不得有两次她和 Robert 跳舞时，宁纪显得躁郁，充满敌意的眼光绕着 Robert 的每个动作转。Robert 甚至跟她抱怨，他觉得自己快被宁纪的眼光杀死，后来他也不敢跟她跳舞了。

其实宁纪没必要担心 Robert。人家早有亲密爱人，他以为每个人都像他一样对她有兴趣吗？呵，他对她的兴趣还持续的真久。他对女人的耐性向来有限，为什么这次如此特别？同时她也弄清自己的心情，不知道是希望宁纪继续对地有兴趣下去，还是转换目标？日子就在这样的猜疑中度过，反正是西线无战事，玮玲乐于当缩头乌龟，一天一天混过。可以看到宁纪，维持着单纯的友谊。如果地球在这一刻停止转动，时间就此停住，就更美妙了。

但时间当然不会停。

“玮玲，企画部这次的策略做得很成功，晚上我要带他们去庆祝，一起来吧。”快下班时，宁纪如此告诉她。

“要去哪？需不需要订位？”“我订好了。就在你股东的那家 PUB。”玮玲呆了一下。

“怎样？有问题吗？”宁纪微笑地问她。

“不是啦。”她不好意思道。“PUB 裏的人，没几个看过我戴眼镜的样子。”

“那今天就别戴啊。你不是常从 PUB 的后门进去换装吗？”“这你也知道？”玮玲讶异。

宁纪的笑容扩大。“店里的其他股东告诉我的。反正他们知道我是你的老板，当我是自己人。”“喔。”玮玲觉得自己的秘密都被他知道了，有点不安。

“别担心。”他开玩笑地拉扯她的眼镜。“我以为你的伪装是为了防止我这个老板对你性骚扰的。既然我们已经达成协议，没必要再掩饰你的美丽了。让公司裏的同事见识到真正的你，有什么不好？说不定明天你就多了好些个爱慕者哟。”瞧他说得这么轻松，好像一点都不在意她有多少爱慕者似的。但为什么每次她对男客人多笑一点，他的眼光就阴沉起来？璋玲才不想把她风骚老板娘的形象给同事看到，以免有损她专业上的权威。可是到 PUB 去，穿得太正式一定会被人笑。她回家换了衣服，在眼脸上涂上眼影，营造出一种颓废美感。唇上则是宝石红的色泽，艳丽光彩。身上是一套莱卡布银灰短背心和七分裤，足上是同色凉鞋，露出粉嫩的脚趾，及豆红色的指甲，一派前卫、帅气。再披上件风衣，大功告成。

等她坐计程车赶到 PUB，企画部的那群人早闹得不像话。

她人一出现，大伙儿的眼睛全都一亮，还有人对她吹起口哨。一向盘在她脑后的秀发，今晚随意披散在肩上，摘下眼镜的眼睛，似秋水澄澈，那模样娇媚横生、引人垂涎。

只见她踩着轻盈的步伐来到宁纪面前，企画部的人还以为她是老板的新欢，纷纷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玮玲，你来了呀。”他起身为她拉开椅子，扶她就座。

“玮玲？”高振凯怪叫一声，满眼无法置信。“孟玮玲？”“玮玲，你今天好漂亮。”雯菁也兴奋地叫道。

“谢谢。”她脱下风衣，微笑地回答。

PUB 里喧闹成一团，一群同事全为玮玲的新形象啧啧称赏，不少爱慕眼光投向她。

满室的吵闹，使得宁纪必须倾身贴在玮玲的耳边大喊：“喝什么？”“啤酒就好。”宁纪知道玮玲的酒量比他还差，便请人送了一打啤酒过来，让大家分着喝。

一喝酒，每个人的情绪都很 High，热闹的舞曲播放，骚动了不安分的细胞，众人吆喝着下舞池。

最美丽的玮玲就坐在老板身边，高振凯是心痒难搔，却不敢乱动。

“嗨，宁纪。自己来也不找我们。”胡国良挤过一群人，和杨子逸来到他们这几桌。

“我带手下人来庆祝。”他一只手搭在随着音乐款摆身体的玮玲肩上，一手圈在嘴边对好友大喊。

“Lily 也在，太好了！”国良才不管宁纪干嘛呢，看到玮玲眼睛亮了起来。

“Lily，你今天好美。”他道。

“谢谢。”“可以陪我跳舞了吧？我等好久了！”他不由分说地拉起她，不管人家愿不愿意。

玮玲实在很想跳这支舞，自从宁纪常到 PUB 来，她便很少下场跳舞。

“去吧。”宁纪朝她挥手，玮玲遂放心地和胡国良挤进热闹滚滚的舞池。随着节奏感强烈的音乐款摆身体，一时间似乎摆脱了肉体的束缚，精神全投进无边无际的宇宙。

## 第六章

强烈的音乐，狂野的节奏，催化了人们的情绪，舞出最狂放的摇摆。

沉醉在热舞中的人们，扭动的肢体语言，脸上的狂热表情，都能激发人无限的想像力。

而随着肉体的碰触，一个不经意眼神的挑动，擦枪走火出的欲望弥漫，怪不得 PUB 是许多人狩猎一夜情对象的大本营。

美酒、热钱、挑逗的旋律，组合成类似麻醉药品的迷幻效果，颠覆了井然有序的理性，渗透进甜美混沌的纯感官世界。

颜如花红眼如漆的美人，泰然自得的手脚动作展现出充满青春的傲人

曲线，随着蛊惑人心的音乐，莹莹转动的美眸中人欲醉，散放着自身的魅力，旋转成一个密实教人逃不开的漩涡，捕捉了每个人的眼睛，随着她的舞蹈忘情地扭动身躯，无止尽的欲求在炽烈的气氛中飞舞；瞬间，失去了梦与现实的界限，坠入纯感官欲望的世界。

饶是如此，那道舞在人群中的窈窕身影，依然如野地百合般清新，只是顺应春风的节奏，淡荡摇摆出一片春心，自然不带矫饰，清艳而不妖媚，无法视为荡妇卡门之流。

尽管围着她身边争相邀舞的男伴甚多，却没一个放太过造次，只能闻听着她的娇笑，看着地无与伦比的动人仙姿，乾咽口水。

事实上，宁纪也不容人碰触他狩猎的猎物。尽管他的眼光显得不在意，却没一秒钟离开玮玲。

每当她跳累了，回到他身边，他总是尽责地送上一杯冰凉透劲的美酒那不同酒类的鸡尾酒，有琴酒加柠檬汽水搅拌成的 DryCat；白兰姆、可乐加柠檬的 CubyLib-re；白酒、蓝莓糖浆的 Kir，三杯不同口味的鸡尾酒饮下，加上先前一杯啤酒，玮玲显得有些不胜酒力。

“跟别人跳这么多舞，该我了吧？”宁纪的声音很温柔，优雅地带她旋身进入舞池。

他灼热的呼吸拂在她耳后，强劲的身躯支撑着她的软弱，玮玲在头晕目眩之际，陷入晕然的幸福感中。靠着他的肩，杏眼儿半眯，心底最隐秘的某个念头，随着他身上辐射出的热力悄悄浮起，在她血液裏流动，凝聚的热力已接近燃点……宁纪低头俯视她，炽热的昨光带着夜的深沉、危险，及黑天鹅绒的诱人温暖，蛊惑她跟随他堕落。她感到无法抗拒，心神都被他吸引住，发软的双膝颤抖着，无力地在他怀裏往下滑，幸好宁纪强健的双臂及时搂住她，才没丢脸地仆倒在他的脚下。

“你喝醉了……”她听到他低沉好转的笑声，身体一个悬空，被他抱了起来。

“我送她回去。”他不晓得跟谁说话，玮玲眼皮沉涩得难以睁开，肉体好沉重，困住她往上浮的灵魂，再无法像先前一样，在音乐和舞蹈的世界裏自由飞翔。

她觉得自己完全被困住了。

一袭轻软的布料盖在她身上，嗅进鼻间的芬郁味道是属于她的，带给她一抹安全感。她转动头颅，为自己在宁纪的怀抱里找到更舒服的位置，属于他的男性气息、混合着 PUB 裏的烟酒味道，令她的神智更加地晕沉、混乱。

走出 PUB，夜晚的凉风扑来，新鲜的空气进入肺部，玮玲的晕沉感消褪了些。睁开迷蒙的眼睛，宁纪好看的下巴悬在她上方，线条是松中带紧。

他抱她进入黑色的房车内，把她的上半身搂在怀里，充满弹性的男性胸膛成了舒适的枕头。

“开车。”宁纪很有威严地对前座的司机下命令，车子发动，平稳地穿梭在车潮中。

玮玲的眼皮撑不住不断袭来的沉涩感，半睁的眼瞳掠过几道明暗的光影后，无力地阖上，听不清楚宁纪后来又跟司机说了什么。

她的头好昏，整个人像在太空中飘流般没有重心，只能抓紧宁纪的怀抱，好让自己不要流走。

不知过了多久，就在她觉得胃部很不舒服时，车子停了下来，没再移

动。

车门被打开的声音，宁纪温柔地抱着她离开，然后她听见他对司机说：“你可以回去了，明天我 call 你时，再来接我吧。”为什么这样说？玮玲混乱的大脑无法分析新得到的资讯。

他为什么叫司机回去？他不回家了吗？一阵反胃的酸涩，打断了她的思绪，她掩住嘴。

“宁纪……”“忍一下，马上就到。”醇厚的嗓音安抚了她的不安，却无法舒缓她身体的不适。她极力控制，可是……好难受，啤酒、白酒、琴酒、白兰姆酒、汽水、柠檬汁……全在她胃里翻搅，她难受得快死掉了。

“快到了……”电梯不断上升，宁纪的声音有些慌乱。“玮玲，再忍一下……”电梯停下来，宁纪抱着她冲出，打开房门时，玮玲脸白苍白，再忍不住从胃部滚溢上来的刺鼻恶心酸涩……她吐的他一身。

昂贵的亚曼尼西装，和爱马仕衬衫，全完了。

这意外之灾是宁纪估算不到的。忍着满身的酸臭，和到嘴的诅咒，把怀裏仍想作呕的美人一起搬进浴室。

玮玲巴住马桶大吐特吐时，宁纪嫌恶地将身上的脏衣服剥除，只剩下一件黑色的低腰内裤，扭了条温热的毛巾等在一旁。

等到玮玲似乎吐了个段落，他按下抽水马桶冲掉秽物，拿水杯让她漱口，替她抹了脸，扶她坐在马桶上，开始帮她脱衣服。

“做什么？”她按住他的手，脸色苍白地问，日光朦胧地瞪视他赤裸的胸膛。

从胸膛到腰际的肌肉泛着光泽，优美匀称的曲线，好看哪。她觉得手痒，脸颊泛上迷惑的红晕。眼光从裸胸移向沐浴在橙黄光线下的俊美脸庞，有某种奇异的光华在他眼里流转，很笃定、势在必得的冷静，及迫不及待攫取的狂热。

“玮玲，你衣服脏了。”他很理所当然的说，手指的动作没有停止。

他温暖的指尖解开背心全数的钮釧，衣襟敞开展示出女性化的曲线，宁纪眼里的冷静消失了些，狂热的部分添加了些。他脱下她的背心，玮玲有点冷，双手抱在胸前取暖，遮住了内衣裸露出的春光。

他拉她起身，让她娇弱的身躯靠着他。

靠在几近全裸的男子怀抱，对玮玲而言是前所未有的经验。被酒精麻痹的大脑，混沌得无法正常思考，强烈的男性气息更加扰乱她的思考力。

她只知道宁纪正在脱她的裤子。

“你脱我裤子做什么？”她的声音低微得做呻吟，幽幽传进宁纪耳囊。

他有种想笑的冲动，但忍住，一本正经地道：“你吐的全身都是，我要帮你洗澡。你也不喜欢臭臭的上床吧？”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她将脚从裤管裏挣脱出来，宁纪拥住她，让她的身体嵌在他的怀抱，手伸向她身后，解开她胸部的束缚。

女性的浑圆，抵住男性健壮愤起的胸肌，带来一阵酥麻的颤栗。玮玲的神智更加昏沉，攀住他强健的手臂，感到不知所措。

宁纪不想吓坏她，亲柔地吻了她的脸颊，打开莲蓬头喷湿两人。

水珠沿着她的脖颈往下滑，掉落在隆起的圆丘，沿着诱人的坡度溜下。宁纪吞咽下口水，控制住体内的欲望蔓烧开来，挤了些沐浴乳在海棉上，轻柔的摩挲玮玲的肌肤。

檀香味的沐浴乳味道跟家里的不同，玮玲的疑惑加深，宁纪拿着海棉从它的肩脾骨移向手臂、背肌，绕回胸前。女性的矜持令她感到慌乱，即使隔着海棉仍能感觉得到男人手掌的温热和电流，她惶恐地看进宁纪眼裏。

“只是洗澡而已。”燃烧的炙焰隐藏在冰冷的自制中，跟他的声音一样，感受不到丝毫的情欲。

他没有停，掌握海棉的力道轻柔得仿佛将玮玲当成婴儿般小心呵护，滑过她胸前，移到她腰间时顿了一下，轻缓地褪下她破水浸湿的内裤。当海棉来到她被毛发覆盖的三角地带，玮玲开始挣扎。

“不，不……”不曾有过的亲密，令她害怕起来。

“嘘……”宁纪用手臂和身体箝制住她，俯下唇堵住她的嘴，以温柔的深吻化解她的不安。“别怕，只要去感受……”“不……”她虚弱地抗议。

“只是洗澡而已，没什么好怕。瞧，我跟你一样没穿衣服。”是啊，他们一样赤裸，可就是这样她才必须害怕的，不是吗？“不……”她的头好昏，身体好热。不只是酒精，还有宁纪的热吻、抚触，让她无法思考。

温暖的水流冲击着两人，靠在宁纪的怀里，和他赤裸裸依偎，他坚实肌肉的每一分颤动，从体内辐射出来的每一分热力，都清清楚楚地传导给她。这样没有丝毫隔阂的亲密，把他的欲望也分毫不差地感受到了，连带着撩起她体内最阴暗的渴望，想跟着堕落。

水流突然被截断，一条乾燥、宽大的毛巾从头罩住玮玲，脚步不稳地被人腾空抱起，几步之后，放在软硬适中的床上。

她被扶起身，滴水的头发被另一条乾燥的毛巾罩住，温柔地擦拭，然后是轰轰的吹风机声音，似催眠曲般，扰乱她想振作起来的思绪。

几分钟之后，吹风机的声音消失，她像从一个单一噪音的梦境中醒来，温暖的手掌握在她赤裸的肩上，给肌肤带来一束束刺麻电流，她被迫睁开迷惘的眼，迎向宁纪眼里再无意掩饰的火焰。

“宁……纪……”她哆嗦着唇，眼里的迷惘变成惊愕，像是现在才发现两人的赤裸相对。

宁纪的回答是俯下头狠狠吻住她，毫无保留且不许拒绝的狂暴热吻。他推着她躺进柔软的床单，火热的身躯缠住她，烧灼着她赤裸的肌肤，点燃她体内的热情。玮玲乱成一团的脑子成了浆糊，所有的理性都长了翅膀飞走，只剩下感觉。

是的，顺应最隐密、黑暗的欲望，埋藏在最深角落的渴望，玮玲不顾一切的放纵。

说是酒精的关系，不如说是以火焰碰触她每个最私密女性部位的男人的温柔。他的每一个抚触，都带着不疾不徐的赞叹，连使力的技巧都是轻重缓急的恰到好处，爱抚连她自己都不清楚的敏感点。

手掌滑过她浑圆的乳房，平坦的小腹，以唇品尝她柔滑如丝的肌肤。在她陷入迷幻的昏沉前时，她眯视的眼停在他光滑健实的肌肉上，他的黝黑，对衬着她的白皙，这一幕格外撩人。

她情不自禁地将他抱得更紧，伸手爱抚他诱人的躯体。他是头美丽的野性动物，狂野却不失温柔，耐心、细心地引导她、启发她的欲望。

她迷醉了，把自己全然交给他，完全忘了先前有过的挣扎。这样的爱人，会让每个人堕落，尽管这种念头绝不可能存在于她清醒时的理智。

无法回头了，来不及了，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欢迎他的碰触，血液沸

腾，情欲鼓噪，女性的部分湿润、颤动，空虚地等待他。

结合的威力，有如两颗星球撞击，剧烈的爆炸震撼了两人的心。一道一道的光芒，眩惑了玮玲的知觉，仅能凭着单纯的直觉，以从未有过的热情紧紧拥住这刻属于她的男人，包容他的自私、欲望，也感受他的热情、温柔。这一刻，他们彼此相属，除了感觉外，再容不下其他。

\* \* \*

他喘息的离开身下柔软的娇躯，心神仍为结合时的快感震撼不已。

在那一刻，他觉得结合的不只是男人与女人的身体，还有某种更深刻的结合也在发生，他的魂与玮玲的灵，似乎同时融合了，探触到彼此每个最细微的感觉。

这就是所谓的灵肉合一吗？宁纪嗤的一笑，自己都觉得这想法可笑。

侧着身凝视疲惫睡着的玮玲，食指轻柔抚过她晶莹洁嫩的肌肤，凑过去闻嗅她的味道，满意地笑了起来。

她有他的味道了，这想法引得他放肆地以唇舌吮吻她红润的脸颊，搔痒的感觉使得她在睡梦中闪避，宁纪却不放过她，任性地抚弄她滑嫩的身躯。

他好像有点贪得无厌。

但这不过分，毕竟他禁欲超过一个月了。

不是刻意，只是不想。这段期间除了玮玲外，其他女人都挑不起他的欲望。他的心思全绕着玮玲转，精心的每个策画都是为了得到她，软化她的抵抗。

上班时间的共处还不够，不加班的夜晚，宁纪几乎都会到 PUB 去，只为了要看住玮玲。

看她穿着时髦亮丽地与客人打情骂俏，他是一肚子火，不但不能发脾气，还得挤出笑容来。

好在，玮玲总是适可而止，没让人占到一丝便宜，宁纪才能继续隐忍下去。

今夜的狩猎是他为自己精心制造的机会。

他刻意展现的君子风范，让玮玲对他的戒心减低。加上又是在她熟悉的环境，周围全是相熟的同事，玮玲几乎全然没有防备。

他清楚她的酒量，故意在她纵情歌舞时，递上香甜却后劲十足的鸡尾酒，混着喝达到的效果加倍，玮玲很快就喝醉了。

接着他自告奋勇的送她回家，这显得顺理成章、理所当然。这一个月来，每次他到 PUB 时，总会顺道送她回去，玮玲的朋友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然而，他没送她回家，反而吩咐司机把车开到他在市中心的单身公寓。

有两次他送玮玲回去时，碰到阿缙坐在大厦的前庭等待她，手里还拿着消夜。两人就当着他的面旁若无人地手牵着手走进去，让他在车上呕的半死。

若说阿缙和玮玲没有暧昧，怎会如此深夜还进入玮玲的公寓？这一幕像利刃般割裂着宁纪的心肝，他无法原谅玮玲，更不能宽容阿缙。他明明告诉他两人不是男女朋友！

玮玲在 PUB 表现的放纵，及和阿缙间混沌暧昧的关系，时时凌迟着宁纪，疯狂的妒念不受控制的冒窜出来，玮玲是不是对其他男人都不拒绝，唯有在他面前却表现出道貌岸然的一面？她这是在欲擒故纵吗？没道理。他已

经提供了婚姻，她依然不肯就范，难道是害怕他限制住她的自由？他不能再忍受她像只花蝴蝶般游戏人间，就是不肯飞到他手掌心停住。不管她是不是荡妇，他都不准备放开她。他要握紧属于他的火焰百合，因为只有她才能平息他的渴望，填补他心灵上的空虚。

他想知道，是不是得到她后，其他女人都无法满足的生理和心理的渴望就能获得舒解？他就不会再想她，渴望得身体发疼？所以他开始布置计画，一方面松懈她的戒心，一方面为他的狩猎制造最佳时机。

他没意料第一次出手会这么成功。玮玲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没有招架之力地降服他更没意料到的是得到她后，那份渴望非但没有舒解，反而更加强烈。她如上好美酒般令人耽溺，他不得不承认他上瘾了。

充满热力的男性手掌落到玮玲腰上，将她紧搂过来深吻。她的身体丝滑、充满弹性，热爱舞蹈、常运动的关系，使得娇艳的身躯女性化线条匀称、没有丝毫赘肉。

修长的腿儿肌肤柔嫩，尤其是大腿内侧的触感更加令人销魂。他无法忘怀在她体内时，感受到的紧绷、热情。她实在是个尤物，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尤物。

宁纪得意地笑了起来，更加放肆地抚弄她的身躯，仿佛是世界级的音乐大师，在爱抚手中的名琴，知道该挑拨哪根弦，才能让手上的乐器发出最好的乐声。

可不是吗？玮玲在他的爱抚下发出细细的喘息声，那声音对他有如仙乐，令他的呼吸也急促起来，迫不及待地想重新体会先前有如天堂的身心结合。

她的娇躯令他迷醉，他无法忘记当他占有她时，知道白己是她唯一的男人时，心里的狂喜。她将只属于他，只属于他宁纪一个人的。

他的蝴蝶，他的百合，他不会放开她了。

就让他们一起在火焰中璀璨燃烧吧。

\* \* \*

一个人在床上醒来，翻转身子时，突然袭来的酸疼感令玮玲蹙起眉。她猛然起身，发现被下的赤裸，昨夜如一场绮梦般的回忆涌上脑海，血液自脸上冲刷而下，她无法置信。

她惊慌的缩回被里，重新躺回枕上。并躺的枕头有明显的凹痕，她凑过去嗅了一下，脸色更加苍白。

这里不是她的房间，她刚才就发现到了。全然的陌生增添她心里的惶然。宁纪昨夜不是该送她回家吗？她怎么会在这襄？她记得好像吐了他一身，然后他……记忆太鲜明了，教她想否认都不行。两人曾这么亲密地在一起过，天哪，她怎么会让自己醉到这种地步，任由宁纪摆布？这一切都是他计画好的？他根本没对她死心，只是在等待机会。她很清楚的，为什么还给他机会？玮玲懊恼地睡着枕头，哗喇喇的冲水声这时候完全停歇，宁纪在下身围了条毛巾出来，看见玮玲阴沉地拉着被单坐在床上，他的眉头也紧锁。

“怎么了？”他走到她身边，好脾气地问。俯低头想吻她，强烈的男性气息袭来，玮玲呼吸困难地转开脸。

“别碰我！”“你说什么？”宁纪满腔的柔情蜜意都被她打散了，怒眉弓起，故意讥讽道：“你身上有哪个地方我没碰过？现在才假正经，不嫌太迟吗？”“你！”玮玲气炸了，这家伙不但一点愧疚都没有，还说这种话。“你

混帐！”她气的捶他，拉高到胸前的被单在挣扎中滑到腰下。宁纪扣住她的手腕，将她整个人压制在床垫和他强壮的身躯之间，和她怒目相视。

然而他的怒火很快被眼前娇烧的身体分了神，深炯的眼眸更加幽深，燃起了两道火花，围在腰间的毛巾不知在什么时候脱落了，腿间的男性欲望蓄势待发。

“不。”看他的眼光变暗，玮玲便知道他想做什么，被抵在他强健体魄下的乳房，紧绷胀疼起来，红晕的乳头昂然挺立，她为这样的生理反应羞愧不已。

“你也想要的。”他的嗓音沙哑、布满欲望，性感的嘴唇含住她，给她一个结结实实的热吻。

两人靠的这么近，玮玲可以闻到他沐浴过后的清爽檀香味，昨晚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那些燃烧她体肤的感觉，身心合一的销魂，助燃了他此时爱抚她身躯所产生的回应，她情不自禁地逸出呻吟，紧抓住他结实的背肌……

“玮玲……”他满意地轻叹，舌尖舔过她柔腻的肌肤，分开她的腿，让悸动的男性需要紧抵住她。

这样的亲密，令玮玲警醒了起来。她怎么可以再让他对她为所欲为。

“不要……”她挣扎着，在紧要关头被人拒绝的宁纪怒不可抑。

“你撩起我的欲望，现在又喊停，搞什么？”他抓住她，不让她拒绝。

“我根本没有，是你自己……”她羞的不知道该怎么说。“请你放开我！”

“说谎！你明明也想要的！啊！”他一不留神，被她抓伤了颈子，令他更加愤怒。

他扣住她的手，对她怒目而视。俯下唇以牙齿轻咬她的乳房挑逗，玮玲全身紧绷，制止不住体内肆虐的欲潮颤抖起来。

“还说你不要。”他得意地哼了一声，把自己埋进她体内发泄欲望。

玮玲气自己无法拒绝他，完事后立刻推开他。

“搞什么鬼？”他被推下床，暴跳起来的男性身躯英勇迷人。

玮玲将脸埋在枕头上，懊恼地叫道：“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还缠着我做什么？”见她这么生气，宁纪的怒火褪了些，揽住地道：“玮玲，你已经是我的了，何必还这么倔？我会马上筹备婚礼，不会委屈了你，放心好了。”

“谁希罕了！”她在他怀里挣扎。“你以为每个女人都希罕当你老婆吗？”

“喂！我都肯负起责任，你别给我拿跷。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是我宁纪的女人。不想结婚就当情妇，没得商量！”“你这个混蛋！”他冷酷的宣示，令玮玲更加愤怒。“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命令我？我孟玮玲不吃你这套！你以为你这样算计我，我就会屈服吗？告诉你，办不到！”“办不到也得给我办到！”宁纪气的青筋暴跳。“昨晚虽是我一手计画，可你是心甘情愿，我没有强暴你！玮玲，欲望并不可耻，你干嘛不愿承认？”“我就是不要！”玮玲歇斯底理地大喊。“是你逼我接受的，是你……”“你太孩子气了！”宁纪拉她入怀，蹙眉道：“玮玲，你不是小孩子了，你很清楚昨晚的事我没逼你，充其量不过是诱惑你而已。没错，我故意让你喝醉，把你带到我的公寓来。”

可是从头到尾你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没有丝毫的拒绝，甚至知道抱住你的男人是我。既然这也是你期待的，得到后为什么又表现的像在拒绝？”

“你……”宁纪的一席话，听的玮玲心里有如海浪汹涌。他说的没错，她是想要他，可是她害怕。害怕一旦沉溺了，再也变不回自己。

“是的，我要你，可是我能要你多久？”她悲哀地承认。“你的心又冷又

绝情，今天缠着我，明天却去抱别的女人。宁纪，你根本不懂我的心情，我是要你，但我要的不只是你的身体、你的热情，我更要你的心：我想要永远地拥有你，而不只是今天或明天。”“如果我们结婚，你就是我的妻子，我不就属于你了吗？”“可是你不爱我！一旦对我热情冷却，你就会找别的女人。我所拥有的，不过是空洞的宁太太名字。”玮玲悲伤地说，心情冷到灵魂里，即使身上的被单也温暖不了她。

“玮玲，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宁纪清澈深邃的眼瞳闪着严肃光芒。“你想的太多，感觉的太少。在你应该享受我们之间的感觉时，你心里只存在着占有的意念。你老是想失去的痛苦，不肯把心敞开感受得到的欢愉。你宁愿牺牲此刻的欢乐，封闭住心灵，只为了未知的失去，这样就比较安全吗？为什么你不把握这一刻？为什么要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人生瞬息万变，如果不懂得及时行乐，就只有呆板无趣的过一生，这样的生命有什么意义？”他的话让她无言以对，她确实是保护自己，她确实是害怕失去。她……天哪，心好乱，她承认宁纪的话有理，可是爱情本来就是这么极端，一旦变了，占有的欲望就会强烈起来，有时候爱到最后，不但将自己逼进痛苦之中，还逼得对方跟着窒息。

她害怕那一天的来临，更害怕她的爱宁纪永远无法回应。

“别想太多了。”玮玲交织着惶惑、不安的泪眼，令宁纪感到不忍心。他温柔地搂住她。“别担心，一切交给我。只要安心做新娘就好。你累了，好好休息。我去公司转一圈，听完业务会报就回来陪你。”他亲了亲她的脸颊，扶她在床上躺好，到浴室冲了一下凉，换上衣服便走了。

等到他的脚步声离开，玮玲便下床到浴室洗澡。

昨晚穿的银灰色短背心，沾染了些呕吐物。玮玲到宁纪衣柜找了件黑色衬衫套上，仍穿着自己的七分裤，在宁纪的客厅找到他顺手放在沙发椅背的风衣，和丢在茶几上的女人皮包。

这些都是属于她的，只除了身上这件宁纪的衬衫。

玮玲炫然饮泣地环视了一遍公寓的摆设。昨晚她把自己最珍贵的一部分留在这里，换来了一团混乱的心情。

她知道在无法理清心头的混乱前，她不能留下来。她必须要想清楚，不能胡里胡涂地任由宁纪安排。未来该怎么做，得由自己掌握，即使是她受到刻骨铭心的宁纪，也不能独裁地为她决定。

她走出了宁纪的公寓，不知道是否也能走出他的阴影。

## 第七章

“你在这做什么？”宁缙背着灰色的登山袋，怒目而视坐在他公寓门口的男人。当他的眼光落到对方皱巴巴的西装上时，心里的怒气消失了些。

向来着重打扮的兄长，怎会变成这样子？活像个流浪汉！满脸的胡子，炯亮的眼睛不但无神还布满血丝，连一向盛气凌人的气势都不晓得跑哪去了。眼前的男人就像个……为情所困四个字，怎么想都和宁纪不对盘，被人抛弃也跟他不搭，但他那副没精打采的模样还真像哩！

“你到哪去了？”宁纪蹙着眉，扶着墙摇摇晃晃想站起来。坐麻了一夜的腿，因为血液不流通而无力可使，还是宁缙好心伸手扶了他一把，才能顺利站起身。

宁缙没立刻回答，拿出钥匙打开门，让兄长进来。

“玮玲没告诉你吗？我一星期前去登山了。”依宁缙的想法，八成是玮玲告诉兄长他住的地方。上次和宁纪在玮玲的公寓碰面时，面对兄长的“碎碎念”，勉为其难地给了电话号码，条件是宁纪不能泄露给母亲，他还没准备好面对让他离家出走的那场母子冲突。

“玮玲没告诉我。”宁纪眼光严肃地注视弟弟。“我打了两天电话都找不到你的人，最后叫征信社调查的。玮玲没来找你？”“玮玲知道我出门去了，怎会来找我？”宁缙听出了一些不对劲。“玮玲怎么了？”连最后一丝希望都破灭了，血色自宁纪脸上消失，他扶着宁缙客厅的一张竹杆椅坐了下来，把脸埋在手上。

“她会到哪去？”“玮玲怎么了？”宁缙他蹙起眉。

“她躲我，该死，她居然敢躲我！从那天后，我再也找不到她！她不在她的公寓，也不在 PUB 里，每个地方我都找过了，就是找不到她！”兄长沮丧的模样，让宁缙不忍落井下石责难他，何况他根本搞不清楚状况。玮玲为什么要躲他？“连 PUB 裏的人都不知道？”他纳闷着，玮玲向来很有责任感，不可能抛下一切一走了之。“她没向公司请假吗？都没说要去哪里？”“没有，什么都没有！”宁纪咬牙切齿地咒骂。“她以为一走了之就可以甩了我？别想，我不会放了她的；永还都不放她！”他握紧拳头，仿佛手心里掌握的空气是玮玲，紧紧握住不肯放松。

“谁也别想把她抢走！”他朝着假想敌人挥拳，宁缙立刻摇手表态。

“我可没有跟你抢她的意思，你找错人了吧？”“她一定有跟你说去哪了，只是你不肯告诉我！”宁纪突然怒气腾腾地冲向弟弟，一把拎起他的外套，宁缙使力争脱开。

“你疯了呀！”他瞪着兄长。“我去登山，就算玮玲想找我也找不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玮玲莫名其妙地失踪，你又是这副寻找逃妻的弃夫模样……”“你胡说什么？”宁纪破人这么一形容，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软倒在椅上。

“我哪有胡说？看看你那个样子，哪还像精明干练的群智集团主脑？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我是在你门外泄了一夜的蚊子。”他瑟缩了一下，嘴上仍然逞强。“我找了玮玲一星期了，完全没有她的消息，我真的很担心……”宁缙实在无法把往日意气飞扬、总是高高在上的兄长，跟眼前失魂落魄的男子联想在一块。这次宁纪是真的坠入爱河，才会一副快溺死的样子。

觉得空气有点烦闷，宁缙打开窗户。窗外的天色阴沉，昏暗的有如黄昏时候，而实际上只是早晨。今天的云层很厚，灰色的云雾占领天际，还下着毛毛雨。才十月，空气里的凉意已带着初冬的味道。

“你吃过没？我去泡咖啡。”他走向流理台，俐落地从柜子里取出放咖啡豆的罐子，磨粉后放进新式的义式咖啡调理壶煮，没多久香郁的味道弥漫全室。

趁着煮咖啡的时间，他取出松饼粉调水，为两人煎了两片松饼。这时候咖啡也煮好了，他将咖啡液注入两个马克杯，连带将松饼端到茶几上，招

呼宁纪一道享用。

“吃饱后我帮你想想玮玲会去哪。不过，你究竟对玮玲做了什么车，让她跑得不知去向？”宁纪真的饿了，昨晚滴水都没进，坐在弟弟的公寓前等待。不顾烫舌的咖啡液，强灌了一口苦涩的咖啡，大口吃着松饼。

“我不了解她。”宁纪的语气是愤怒的。“我跟她求婚她却跑掉，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女人！”“若薇不也是吗？”宁缙嘴里满是食物，口齿不清道。

“你懂什么？”宁纪恶狠狠地瞪他。“若薇的情况不同。”“哦……”他拉长声音，“那你跟玮玲是什么状况？”“我们……”宁纪欲言又止，机警地看了弟弟一眼，语气保留道：“我要她跟我结婚，她却躲我。阿缙，嫁给我有这么可怕吗？她知不知道有多少女人觊觎宁纪夫人这个宝座？为什么她不肯要？”“问题不在于她知不知道，在于既然有这么多女人巴望当你老婆，为什么你不随便挑一个，而硬要塞给玮玲呢？”宁缙目光锐利地看进兄长狼狈闪躲的眼中。

“我……我就是她要她！难道你以为我随便什么女人都要吗？”他恼羞成怒地吼道。

宁缙摸了摸鼻子，眼里有着笑意。每当兄长像个坏脾气的孩子不讲道理时，就是他辞穷的时候。看来，他是爱惨玮玲，却嘴硬不肯承认。

“你有没有到玮玲她家裏找？”“当然有。管理员说她那天早上十一点左右回去后没多久，便拎着皮箱出门，没再回到公寓。”“等等，回去是什么意思？她从哪里回去？”宁缙咄咄逼视兄长，大有非查出真相不可的意味。

“她是从我公寓回去怎样？”说漏了嘴的宁纪乾脆承认。“你那是什么眼神？我又没有强暴她，这是两相情愿下发生的事！”这点宁缙倒信得过兄长。宁纪或许会耍些手段诱惑玮玲，却不至于强暴她。

“那……事后你有没有说什么？”他吞吞吐吐地问。

“我叫她乖乖待在我的公寓，把一切都交给我处理，然后到公司处理了些事，没想到回来后，玮玲却不在。我打电话到她公寓，又亲自跑了一趟，还是没找到人。最后还委请征信社帮我调查……”“你没告诉玮玲你爱她吗？”宁纪不以为然地瞪视弟弟。“你以为我像你一样，一天到晚把爱挂在嘴上啊？那是小孩子的玩意，我说得很清楚了，我要娶她，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对于兄长的冥顽不灵，宁缙只有摇头叹气。

“你这种态度，就算把玮玲找回来也没用。”“你说什么？”他咬牙切齿地大吼。“你到底帮不帮忙？不要在那里说风凉话！”他有说风凉话吗？宁缙表情无辜。从没见过要人帮忙还这么凶的人。

“我刚问你有没有到玮玲的家里找，指的是她在中部的户籍所在地。我是不知道那个地址啦，不过，我有她家里的电话……”宁缙慢吞吞的一席话，点醒了宁纪。

该死，他居然没想到！人事部就有她的资料，他却白白浪费时间，像无头苍蝇乱闯。他往昔的理智、冷静到哪去了？“哥，你要去哪？”宁缙见他霍地站起身，往门口跑去，连忙问。

“我回公司。”困扰了他数天的消沉情绪全数抖落，宁纪眼里闪着有神的光彩，恢复了雄视阔步的凛然神威。

宁绘知道自己不必为他担心了，倒是玮玲，他该不该打电话向她偷偷报讯？想了一下决定不要。宁纪要是再找不到玮玲，倒楣的人可是他哩。

\* \* \*

风尘仆仆来到彰化县的一个小镇，虽是秋末，放眼望去仍有花海一片，豪华的黑色房车停靠的地方，是一栋古色古香的深宅大院，从外面看不出里头有多大。

古老的大门之前，挂着各色灯笼，张灯结彩喜气洋洋。附近车道停满各式名车，宁纪一下车，立即有人从门里迎出来。

“这位先生是？”对方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一身黑色西装，眼里有着迷惑。瞄了一眼宁纪乘坐的黑色房子，认出是千万名车的劳斯莱斯，不敢小觑他的身分，“我叫宁纪。”他冷静自若地道。

“欢迎，宁先生是来参加老太爷的寿辰吧？这里请，麻烦司机把车停过去，会有专人引导。”宁纪不置可否，掩饰眸里的惊异。

这次他没有冲动行事。从人事部调出玮玲资料后，交给征信社调查，两天之后立刻有了回覆，结果令他颇为讶。

他完全没意料到玮玲会出自这样的家庭。

孟家是彰化的望族，田产颇丰，以花卉和葡萄园耕种为大宗，也有稻田和其他果树园。

孟家子嗣众多，今年九十大寿的孟老爷子共生了六子五女。长子从商，拥有数家公司，其中一家负责将孟家的花卉运销到国外。次子和最小的老六是农业专家，管理田产及耕种事宜。

三子是民意代表，现担任县议员。四子是律师，孟家的法律事务由他负责。五子担任高中校长。

五个女儿都是平凡的家庭主妇，但她们的老公个个不凡，三个嫁给中部商界的重要人士，一个的老公是海军少将，另一个嫁医生。

再说到孙子辈，每个都有精采的经历，全是各界的精英。但，这当然只限于男性，女人只有乖乖结婚生子，唯有玮玲跑到台北自谋生活，算是孟家的特例。

玮玲是孟家最小的儿子孟廷凡最小的女儿。因为最小，所有的骄纵、任性都可以被原谅。孟廷凡育有一子两女，为人开通，对玮玲到台北工作的事未置一词；可孟老太爷就有话说了，始终无法谅解，他还是认为女人最好的归宿是嫁个好老公，在家相夫教子，而不是到外面抛头露脸。

虽然单从征信社那里得到玮玲的家庭背景，宁纪还是没有估算到今日的冠盖云集场面。

似乎中部地区有头有脸的人物，全到孟家向孟老太爷祝寿，自己两手空空来，好像不太妥当。

走进花木扶疏的庭园，大厅正门口两边是铺陈红中的收礼台，那里挤满人潮，少他一个应该没人会注意到。

其实虽然到处挤满人，但宁纪器宇轩昂、陌生的脸孔，仍得来不少好奇的注视。他穿过人潮，寻找玮玲的踪影。据征信社告知，玮玲这几日一定待在家里。

避开挤在大厅祝寿的人潮，宁纪来到连开了近百桌筵席的中庭。在这么拥挤的人幕中找人，有如大海捞针。

“这不是宁董事长吗？”突然传来的招呼，吓了宁纪一跳。他转身迎向说话的人，一张三十多岁、堆满笑的圆脸出现眼前。

“你是远程的游经理。”宁纪有过目不忘的本事，立刻认出来人是曾经合作过的生意伙伴。

“宁董事长真是好记性。”游智远笑咪咪道。“没想到会在我外公的寿宴上遇见。”“你外公？”“对啊。宁董事长不是来参加外公的大寿吗？”“不。”宁纪尴尬地一笑。“我是来找人的。”“是……什么人？”“我来找玮玲。”“啊，玮玲表妹啊。”游智远恍然大悟。玮玲是宁纪的秘书，这点他早知道。“找到了吗？”“这里人太多，我没瞧见。”“那我带你去找好了。玮玲一定是跟家里的女眷待在女厅应酬客人。”游智远带路，避开人群，在一条碎石铺成的小径走了约三分钟左右，来到另一栋建筑物。这里环境清幽，屋外植了几株月季。

游智远推开法式长窗，带他进入一座宽敞的房间。

名为女厅，就是专供家里的女眷招呼女客人的地方。二十来坪的空间，布置得富丽堂皇。挑高的天花板上两盏附有电风扇的吊灯，金色的扇叶正轻缓地旋转。家具是层层叠叠的雾金与雾银搭配，流露出欧式皇家的风华。

散置在室内各个角落的沙发上，生了十来名装扮华贵的少妇和年轻小姐。宁纪一进来，立刻引来不少惊讶的眼光。他很快扫了她们一眼，视线落在较远角落被一名少妇勾住手臂，跟个年轻男子谈话的玮玲。

她穿了一件金色丝缎搭配金色蕾丝的吊带洋装及小外套，盘着蓬松的发髻，流露出内敛的风雅气质。脸上的表情淡淡的，显得心不在焉。

“玮玲是孟家最小的孙女。她呀，可不像我们念完家专就结婚，人家是在台北上的大学，还留在那里工作呢。只有地敢反抗爷爷。哲夫，你们这些喝过洋墨水的，最喜欢这种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对不对？”孟玮华娇笑着对夫家那边的小叔说。

哲夫微笑地张嘴想说什么，为一道突然投过来的凌厉眼光顿了一下，他循着视线看过去，和正走过来的俊伟男子照了一下面。

好锐利威猛的眼光。

“玮玲啊，哲夫可是……”孟玮华发现小叔的失神，跟着看过去，眼睛不由瞪大。噫，好帅的男人！

“玮玲。”宁纪三步并两步，很快走近他们。

乍听到他呼喊的玮于，吓的转过身，眼中充满无法置信。

“你别想逃了！”看儿她眼里的退缩，他伸长猿臂将她强拉入怀中，玮玲惊呼一声。

“你……你这是做什么？”哲夫挺身而出。

“少管闲事。”宁纪没好气地道。

“喂，你……”“都是自己人，有话好说。”游智远见现场气氛不对，连忙插进来打圆场。“宁董是玮玲的老板，他有事找她。”“就算是要找人，也不必用抢的吧？”哲夫嘲弄地道。“看看他那样子。”“宁纪，放开我。这里是我家，你想干嘛？”玮玲敛起浓密有致的柳眉。这家伙真是不知死活，居然敢到她家找她。不怕她随便吆喝一声，招来一群壮汉把他打成肉酱？“你再躲我，我就跟你没完。”好不容易找到她，宁纪绝不肯放手，紧搂住她不放。

“宁纪！”“这是怎么回事？”威严凛凛的声音，很难置信是发自九旬老翁的嘴里。

孟老太爷本来是没空跑来这里，但从宁纪一进大厅门，没像其他人一样挤过来跟他拜寿时，他就注意到他了。实在是宁纪那副君临天下、目中无人的态度太过引人注目，加上俊伟出众的相貌，有如鹤立鸡群，又是大刺刺、

一副来找碴的模样，孟老太爷想装做没看见也不行。

他好奇心一起，很想知道宁纪是什么来路，便信步跟过来，连带把一堆宾客也带来了。

“玮玲，怎么回事？”孟廷凡柔声问女儿。

“我……”事情闹大了，她惊慌地张着嘴。

“打扰了。我是宁纪，有事找玮玲谈。”宁纪镇定如常，转身一看便向是一家之主的孟老太爷，躬身为礼。

“对啦，外公。宁纪是玮玲的老板，他是来找玮玲的。”游智远热心地为众人介绍。

群智集团是国际公司，有不少商界人士都知道，纷纷想过来认识这位年纪轻轻便叱咤商场的人物。

“你找玮玲什么事？”孟老太爷蹙着白眉须，不怒而成的眼光，大有不好打发的强悍。

“你不是准了玮玲假，让她专程回来替我祝寿吗？这会儿又来找她？”

“玮玲这么说？”宁纪嘲讽地扭曲嘴角，弓了弓俊眉。

“玮玲？”孟老太爷不悦地看向神情狼狈的孙女，知道事有蹊跷，他向来护短，玮玲又是他最疼爱的孙女，就算她犯了什么错，孟老太爷也决意罩定她了。

“玮玲年轻不懂事，希望宁先生别跟她计较。这孩子不适合台北那种复杂生活，我一直希望她能辞掉工作回家来。可她一直说宁先生倚她为左右手，一日也缺不了她。其实这孩子笨手笨脚的，是宁先生不嫌弃吧。我看还是让她辞了工作，免得在外丢人现眼的好。”“爷爷！”玮玲惊恐地叫道。她才不要待在家裏呢！

这次为了躲避宁纪，她先到杉林溪度了三天假，才回老家。只待了一星期，就差点让她发疯！

家里的女眷，从老到少，只要已婚的，都热心帮她介绍对象，目的是要把她嫁出去。她虽然只在家待七天，却经历了不下二十场的相亲大会。她已经算计好了，一等爷爷的生日过后，立刻卷铺盖逃婚去！

只是没想到还没逃走，宁纪却追了过来！

这家伙为什么不死心呢？他已经得到她了，为什么还不肯放过她？瞧他现在把她害成什么样了？从此得被关在家里，有如金丝雀，这下子他高兴了吧？宁纪对孟老太爷的话，同样蹙眉，嘴巴紧抿着。他始终没有放开搂在玮玲腰间的手，也不管这种姿势在别人眼里有多亲密。

“孟爷爷，我想您是误会了。”他以不疾不徐的语气道，脸上一派从容。

“就因为我离不开玮玲，才会追到这里来，又岂肯让她离我而去？”这话听在众人耳里，再对照宁纪搂在玮玲腰上的手，变得十分暧昧起来。孟老太爷的眉头皱得更深。

“年轻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宁纪笑着俯视玮玲，看进她拚命朝他眨着，有求恳意味的暗示眼光里。“她欠我一个解释，关于一件衬衫的事。”衬衫？听出他话里的威胁意味，玮玲紧张起来。他到底想干嘛？连她拿他一件衬衫的事也计较，那他取走她最宝贵的东西，她又该跟他怎么算？“什么衬衫？”孟老太爷提高声音问。

“黑色衬衫。”宁纪勾起唇角微笑，静静地凝视玮玲，就像一头猫看着爪下被箝制住的老鼠，等着看它怎么挣扎的那种从容优雅，充满残酷的冷静。

一股寒意窜过玮玲背骨。她知道他的意思了，他是要让她知道她无路可逃，别想指望她的家人来保护她。

观念保守的孟家人，如果知道她跟他之间的事，不但不会帮她，还会押着她进礼堂。在他们眼里，宁纪算是乘龙佳婿那类的人物。

“你……”她气的脸色发白，面对爷爷的追问，还有众人等着看好戏的眼光，她只有一个选择。“走！”她拉着他往里走，从女厅的另一道门户离开。

孟老太爷的眉头都快打结了，瞪着两人的背影喃喃道：“为了一件衬衫追到家里来，也太奇怪了吧？”“宁家是以纺织业起家，群智集团旗下还有服饰公司，八成是指衬衫的样本。宁董一定是找不到，才亲自找玮玲问吧。”游智远自以为是地说。

只是样本？大伙儿的心里可不全然这样想喔。

\* \* \*

“你到底想怎样？”气急败坏地拖着宁纪来到和父母共住的独立小楼，玮玲推他坐进客厅沙发里，却被宁纪顺势带入怀中。

女性化的上半身曲线服贴在热力十足、富有弹性的男人胸膛上，身躯陷于宁纪张开的腿间，一波强烈的电流从他身上传来，玮玲脸上一片燥热，无法避免地感觉到宁纪的欲望。

她恶狠狠的瞪进他眼里，挣扎地想起身，却被他燃着两道火焰的眼光慑住，全身发“放……开我……”喉里逸出的猫儿呜咪声，是她原先计画吼出的河东狮吼的变声版。

为什么每次遇上宁纪，她就显得这么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对于这么不讲理的男人，她完全无计可施，更别奢想他会照她的话做了。所以，多此一举的反抗，仅是对白身尊严的一种交代，完全的无济于事。

“你的房间在哪？”他灼热的呼吸拂在她脸上，凝里在她领口隐约可见乳沟的黝深眼光，令她乳房紧绷，嘴巴发乾。

对于自己的生理反应，玮玲十分愤怒。

“你就只会想这种事吗？”她恼火地推着他，语气里有着淡淡哀怨。

“废话！为了找你，我有十来天没有女人了！”他完全没有悔意地道，“这关我什么事？你不会去找别人啊，色情狂！”玮玲被气的口不择言。

“我就是要你！你引起的火，只有你能扑灭。如果可以找别的女人解决，我干嘛辛苦找你啊？”蓄集了十来天的怒气，在此刻全然爆发。凝视着她诱人的红唇，宁纪再无法忍耐，捧住她的脸，密密实地覆上她的唇。

正为他的话深受震动，陷入沉思中的玮玲，猝不及防下，被他饱含怒气和欲望的吻夺去了所有的反抗能力。

他的吻具有十足的攻击力，唇舌毫不留情地鞭苔着她的感官，让玮玲除了感觉外，容不下理性的思考。

是的，感觉。

宁纪要的就是感觉，想逼她承认的也只有感觉。除了感觉外，在两人亲密相拥时，不该存有其他的意念。只是单纯的感觉，包括肉体 and 心灵。

沉溺在宁纪吻中的玮玲，彷彿触及了这几天来一宜困扰住她的问题的答案，只是这个答案还很模糊，无法具体呈现。唯有用仅余的感觉，再继续体会，然后，她感觉到宁纪吻里的怒气消失了，万般的柔情由他的舌尖传递，在最炽热的缠绵中，心里的疑虑消失挥发，玮玲的理智逐渐清明。

一直囿于传统世俗观念的她，居然媚俗到无法看清事实。答案清清楚楚

楚她摊在她面前。

以她对宁纪的了解，这一个多月来他的种种不合常理的表现，他对她的势在必得、不肯放手，只有一个解释！

天哪，她居然没发现，一迳困在没必要的自怨自艾中。宁纪说她太保护自己，封闭着心，一点都没错。她以为她爱宁纪，事实上她爱自己更多一些，才会害怕受伤。在应该感觉时，她想的却是失去的痛苦，患得患失的结果，只有逃跑了事。

而宁纪却始终没有放弃她。比起来，她不但怯懦，随口挂在嘴上的爱更显廉价。真正的爱，该是勇往追求，不离不弃；真正的爱，该是只求奉献，不求拥有。后者，是情圣的修为，她自认无能做到；而前者，却是她伸手可及的渴望啊。

她在宁纪唇下凛烈喘息，双眼晶亮地凝视他。

以崭新的眼光重看了一遍他俊挺的容颜。他眼脸下方的黑眼圈，消瘦了许多的脸颊，深陷的眼窝，以及眼中无法掩饰的炽热情怀，都肯定了她新的领悟。

“对不起，宁纪。我不该逃的。”她伸出手爱怜地抚摸他的脸颊，没料到她会这么轻易降服的宁纪，就着她柔嫩的手掌摩挲，眼光询问地看向她。

“我好傻，一直不明白你的意思。其实你说的很清楚了，”她阖上眼睑，无比幸福地靠在他的胸房，倾听他的心跳声。

如果把宁纪一再重复的“我要你”或是“我只要你”，改为“我爱你”、“我只爱你”，他已经不知道几十次向她一再示爱了。是她太迟钝，明晓得他不是那种把爱挂在嘴边的男人；明晓得对他来说，爱这个字太过虚无缥缈，鸡以从口中吐出，她还逼着他给承诺。

其实，他已经给了一个男人能对女人表现的最大诚意，他要她嫁给他。

“你不但傻，而且还笨。绕这么大圈还不是被我逮到？这次我再不会让你逃走了。”宁纪逮到机会说一顿。

“人家知道错了，别生我气好吗？”知道宁纪其实是爱她的，玮玲乐的不计较。

难得她肯表现出小女人爱娇的一面，宁纪乘机欣赏。凝视她丹红朱唇噙着的神秘笑意，和那对晶亮眼眸中闪烁的幸福光彩，宁纪心神俱醉，俯在她耳畔轻喃：“你的房间。”玮玲脸上一片烫热，说到底宁纪还是感觉胜于一切的雄性动物。在这时候想的仍是那档事。

虽然也想和他温存，可是时间地点都不对。

她轻轻推开他，害羞地道：“不行啦。”“为什么？”宁纪显得恼怒。

“哎呀，我当着大家的面把你拉来这里，你以为我家里的人是木头啊？至少我爸妈一定会跟来瞧个明白。让我起来啦，等一下被他们看到就不好。”果不其然，玮玲才从宁纪腿上移开，端庄地靠着他在椅上坐好，玄关的门便被人推开。”当宁纪对上孟廷凡愠怒的眼光，不禁佩服起玮玲的神机妙算。

## 第八章

孟老太爷总算明白宁纪何以为了一件衬衫追玮玲到家里来的原因。

关键不在于那件衬衫，而在于拿走那件衬衫的人。至于玮玲为什么会拿了宁纪的衬衫，也曾经年轻过的孟老太爷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追根究底。

因为宁纪向孟家求亲，表明要娶玮玲为妻，一些枝微末节就被轻轻放过了。

呵呵，好不容易可以把最不听话的小孙女嫁出去，孟老太爷乐的答应。但为了那件衬衫的关系，老人家挑了个最近的吉日订婚，就在两星期后，以免衍生出败坏门风的问题。

孟家可没出现过“带球走”的新嫁娘唷！

对玮玲而言，这两星期有如酷刑。被关在家里，试穿试戴衣服和首饰，还要赶办嫁妆，忙得她一个头两个大。

好不容易订完婚，结婚日期也决定下来，玮玲终于可以回台北透口气。

先到公司办理交接，成了群智集团的老板娘之后，不方便继续当秘书，就由雯菁递补了。

不过，雯菁欠缺独当一面的火候，在结婚前，玮玲还在伤脑筋该如何训练她哩。她同时有个计画，想为宁纪找个适当人选担任特别助理。

忙碌的工作之余，免不了得被她的未婚夫老板性骚扰。他有种很要不得的习惯，就是见着她便要抱她吻她摸她，如果抱不到她吻不到她摸不着她，一张脸就会臭的像便秘了三天，让周围的人全不好受。

为了大家的福祉，玮玲唯有脸红心跳地承受下来他分泌过盛的男性荷尔蒙。

时间过的很快，距离他们结婚的日子剩下不到十天。宁纪的母亲突然召了她去。

玮玲抛开一切杂务，来到宁家位于外双溪的豪宅。宁纪的母亲池云秋女士，在温室设了个茶座，邀她喝下午茶。

时序进入冬天，但温室中娇艳的名贵花种却完全不受影响，随着主人的意思开放。

在花香满室的温室饮茶，别有一番闲情逸致。桌上有着精致的点心，还有芬郁的茉莉花茶。可惜女主人像是有满腹心事般愁眉深锁。

“妈。”玮玲已改口跟着宁纪喊她“妈”。“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玮玲……”池云秋欲言又止地牵了牵嘴角，一闪一闪的眼睛像是在恳求着什么似地眨着。“你这孩子一向善体人意。以前你替阿纪挑选礼物送我时，每次都送到我的心坎里。阿纪这孩子事业心强，你以后要多担待，做他的贤内助。”

“妈，我会。”池云秋拉着准媳妇的小手拍了拍，轻叹了口气。

“妈，您有什么事就说吧，让媳妇为您分忧。”听到玮玲这么贴心的话，云秋眼眶上打转的泪，险些掉下来。

“玮玲，妈听到你这么说，再大的忧烦也能放下了。”她顿了一顿，深深凝视玮玲。

“你知道我有三个儿女。先夫的身体一向很不好，三年前他过世时，宁纪接下了宁家的事业，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工作。而我唯一的女儿宁绮，也在两年前赴美深造，只有寒暑假才会回来陪我。在丧失的这段难以排遣的日子，好在有若薇常来陪我，可她现在嫁给夏晔，自然不方便来了。”“妈，只要您愿意，我会常来陪您的。”玮玲为这一阵子忙于公事，空余时间又被

宁纪缠的分不开身，未能当来探望池云秋感到不好意思。

“玮玲，妈没有怪你的意思。我了解宁纪。”池云秋若有所指的笑容，令玮玲燥红脸。

“在公事上他倚重你，私底下又霸着你不放。这次若不是趁着他到香港开会，我这老太婆想见你，肯定先被他打回票。”“妈，其实宁纪……”“哎，别不好意思。先夫在世时，也是十分依赖我，阿纪跟他父亲一个样。这孩子国中一毕业，就被他父亲送出国念书，一方面是为了训练他独当一面的能力，一方面则是先夫不想我把太多精神花在孩子上，冷落了他。那时候家里还有阿缙和阿绮，全都有家庭教师和保姆照看，我这个做母亲的，十分优闲。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子，三个孩子跟我都不是很亲。”玮玲听出池云秋眼里的惆怅，没有出声，静静地为她添茶，倾听她的诉说。

“可是三个孩子我都很爱，也自认为每一份规画都是为他们好。先夫最后几年的精神很差，公事自然落在阿纪身上，家事就由我一力承担。那时候阿缙……”说到这个儿子，云秋的心猛地揪紧。

“我听阿纪说，你不但跟阿缙认识，还说的上几句话对吧？”“是的。我跟宁缙缙认识有两年了。”玮玲突然想起，回台北的这段时间，还没跟阿绪联络呢。哎，她竟是被宁纪忙怀了，这几天多半被他强拉到他的公寓去耳鬓厮磨。

“这么说来，你的话他多半会听一些罗？”池云秋的试探，让玮玲似有所悟。

她一直很好奇宁缙独立在外居住，很少提及家人的原因。听池云秋的语气，这期间似乎有段不为人知的隐衷。

“我跟阿绪算是有话聊啦。不过，他的一些事情我也不是很清楚。譬如他离家原因。”“嗯。”池云秋和宁纪酷似的美丽嘴唇往下垂，显示出心情的低落。“阿缙这孩子……”说到这里，她的声音哽咽了起来，眼眶里的清泪终于忍不住滑落下来，玮玲见状，心慌意乱地拿面纸给她。

“妈，您别难过。”“让你见笑了。”她端庄地拭了拭泪，神情高雅华贵。“这件事我们一直没跟外人说。”

既然你要嫁给宁纪了，也就是自己人，没什么好瞒你。何况，我还想藉你之力劝阿缙回来。”“妈，您说吧。只要我能帮得上忙，我一定会尽力。”见玮玲这么乾脆，池云秋也不再迟疑。

“这件事得从五年前说起。那时候阿缙还在念大学，他认识了一个女孩。那个女孩……”云秋摇头叹息。“本质并不算坏，就是野了点，是那种拿警察局当旅馆的问题少女。那时候先夫的病已不轻，常待在家裏休养。我当时以为阿缙是玩玩，不晓得他那么认真，直到他大学毕业前的一个月，跑来告诉我地想娶那个叫冯宇阳的女孩，我才知道事态严重。”那个叫冯宇阳的，就是阿缙的意中人？玮玲今天才晓得她的名字。她有什么魔力，让阿缙为了她离家出走，悬念至今？只是个问题少女吗？玮玲且觉得不应该如此。

“如果让先夫知道，阿缙打算娶这女孩进门，铁定会受不了刺激。我当时不动声色，要求见这女孩，另一方面请了征信社调查冯宇阳。和宇阳见面的那天，是个阳光灿烂的午后。

宇阳和阿缙挽着手进入餐厅时，那画面美的叫人落泪，她很漂亮，比阳光还耀眼，尤其是那双眼睛，转动时波光流转，有一种勾魂慑魄的美，让人无法转移眼光。我从没见过比她还漂亮的女孩。”原来阿缙的意中人是

大美女，怪不得看不上她。玮玲偷偷扮了个鬼脸。

“我得承认对她的第一印象很好，这女孩的外表甜美得像天使，跟问题少女完全搭不上边。可是冯宇阳一开口，就全毁了。内涵和教养是骗不了人，宇阳的谈吐，连起码的国中程度都谈不上。据征信社给我的资料，宇阳根本国中都没毕业，就在道上混。如果她是块未经琢磨的璞玉也就罢了，至少没染上什么恶息，偏偏她是匹被染成灰色的布，流理流气的态度，我先就看不上眼，何况是先夫那种对门第观念极为重视的人。”“阿缙不该是只注重表象的人啊。”玮玲狐疑道。

“宇阳当然不是全无优点，阿绪说她天真烂漫、为人义气。她率真的个性非常吸引阿缙，可是她这样子绝对进不了宁家的门。我虽然是个自私的母亲，但我也有爱材之心。总觉得宇阳被糟蹋了，好好一块美玉，若是好生栽培，将来的前途无可限量。若是任她继续在泥地裏打滚，不知道会变成怎样哩。”“那您……”“可是我不能拿阿缙的前程，和先夫的身体状况来为她冒险。我很清楚阿缙这时候娶她，将来一定会是场灾难。何况阿缙就快要入伍了，到时候谁来栓住宇阳这头野马？我跟阿缙说，我可以接受宇阳，但没办法答应他们现在结婚。如果他们相爱的话，等他退伍回来再结婚不迟。”“妈说的话也对啊。阿缙同意了吧？”“没错，阿缙当时很信任我。”云秋苦涩地扯了扯嘴唇。“他一心以为我会支持他。没想到我却背叛了……”“妈……”“玮玲，我只是个自私的母亲啊。”云秋泪流不止，像在告解似地侃侃而谈。“我不是存心要拆散他们。我只想很诚实地面对这件事，没有欺骗的意思。”“我了解……”“我去找了宇阳，我跟她说，她这样子是进不了宁家的门。我介绍她认识若薇，告诉她若薇这种气质才配当宁家的媳妇。如果她真的爱阿缙，我愿意支助她到国外进修，等地改头换面后再来见阿缙。没想到宇阳的自尊心那么强，扭头就跑。之后，我再也找不到她，阿缙也找不到。两年后，阿缙退伍，为了这事和我大吵一架，就此离家……”“您难道没有试着跟阿缙解释吗？”“我说了，可是他不肯听……”云秋悲伤地掩住脸，摇曳泪光裹的委屈和无助，令玮玲于心不忍了起来，她张开双臂拥住她颤抖的双肩安慰。

“妈，我想阿缙当时是冲动了点，没想清楚。这样好了，我找个时间跟他好好谈谈。”“玮玲……我现在也只有把希望放在你身上了。你去跟阿缙说，我已经帮他找到宇阳了。这几年我一直没放弃寻找她的下落，终于让我找到……”玮玲终于知道宁纪的锲而不舍是承袭自谁了。他可以那样毫不放弃地追寻她，务必要她答应他的要求。就像她怀里这位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妇人一样，一旦有了目标，就绝不放棄。

玮玲的眼中，有着对池云秋新的敬意。

她并没有做错，只能怪冯宇阳太过好强任性。云秋没有囿于世俗观念排斥宇阳，也无意拆散这封有情人。她的建议出自善意，宇阳的离去实在怪不得她。

有了这层领悟，玮玲决定非要说服宁绪回来见他母亲不可。如果他能了解母亲对他的爱，定能谅解她当年的处置吧。

\* \* \*

“噫？你在这里做什么？”冬夜的冷风在玮玲脚边打了个漩，灌进她风衣下的黑色长裙。她机伶伶打个冷颤，微恼地瞪视眼前掀着薄唇，扯开一抹毫不在意浅笑的男子。

“阿缙，你去哪？人家等半天了。”她边搓着冻僵的玉手，边埋怨道。

“我又不知道你要来。”他掏出钥匙打开门，玮玲跟着他走进大门，爬上阶梯。

“我去看舞台剧。对了，宁纪怎会放你一个人来？”“他去香港了。”玮玲进入他的客厅，眼光在阿缙的皮夹克上溜了一眼。“你没接到我的电话留言吗？”“啊，恭喜了。”阿缙随意笑了起来，到流理台煮咖啡。“你订婚了，是吗？”“阿缙，你想害我晚上睡不着吗？我要喝热可可。”玮玲像个被宠坏的女王般颐指气使。

“是，王后陛下。”“噫？你以前都叫我女王的，怎么变成王后了？”玮玲纳闷。

“谁叫你要嫁给宁纪那个暴君，现在只能叫王后了。”他无所谓地耸耸肩。“对了，宁纪没有从香港遥控你吗？”“呵，你又知道了。”“当然，跟他做了这么多年兄弟当假的吗？”“我跟他通过电话才来。那家伙的醋劲可大了，知道我半夜出来找男人，准会气的从香港杀回来。”“半夜？嘿，现在才十一点呢。”“对你这个夜猫子当然才十一点，对我可是半夜了。”“拜托。你以前常在 PUB 混到这时候才回来，现在倒说起我的不是了。”宁缙倚着流理台，双手交横在胸前，挑眉道。

他的眼光机敏而沉深，像是能透视人似地看进玮玲眼里。“说吧，来这里不该只为了数落我是夜猫子吧？”“等我喝一口热可可，我一定会说。”玮玲懒洋洋地脱下身上的风衣，在沙发上了坐下来。

瓦斯炉上的水壶发出煮水沸腾的声音，宁缙俐落地关上，倒水冲进放了数匙热可可粉的马克杯里，没一会儿便香气四溢了。

他喝咖啡，玮玲喝热可可。相对无言的静默气氛，宁缙一点都不为意。他阖上眼睑，等着玮玲开口。

“我希望你能来参加我的婚礼。哪，这是喜帖。”没料到她会这么说，宁缙倏的张开眼，清澈的眼瞳里闪过一抹狐疑，伸手拿起设计典雅的烫金喜帖，打开来看。

“如果你能当男傧相就更好了。你是宁纪唯一的弟弟，又是我的青衫之交。哥哥和你的红粉知己结婚，你不来参加，太说不过去了吧。”“你就非要赚到我的红包钱吗？”他嗔怪道。

“嘿，不但不用你花一毛钱，我跟你大哥还会包个大红包给你。怎么样？够意思吧？”“还没嫁进门，就端出大嫂的口吻啦？”宁缙取笑她。

“我这种大嫂还不好吗？处处为你着想。”玮玲脸不红气不喘地自卖自夸。

宁缙默然，紧抿着唇，双眼犀利地望着她，等待。

“阿缙……”玮玲清楚他在等她开口。她眼光放弃，语气和缓道：“你自己说过，一味逃避不是办法，只有勇敢面对才能解决问题。妈把一切都告诉我了。”“她告诉你了？”宁缙猜到母亲定然会向玮玲求援，他突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以为会有的愤怒全然没有发生。或许，下意识中，他期待着母亲的求和。

“她一直希望你能谅解她。当年的事，不能全怪她嘛。她只是个母亲啊。在你父亲病重的那段期间，她唯一能做的便是保护你、保护这个家。她并没有逼迫宇阳离开你，反而张开双臂欢迎她，这点便很难得了……”“可是后来……”“后来的事不能怪妈呀。她不过是给了个提议。你很清楚宇阳的样

子，坦率自我的个性，并不适合在上流社会生存。妈是希望能帮她……”“我爱的就是那样的她，而不是改造过的洋娃娃。妈根本不该动那个主意！”宁缙气愤道。

“你能怪妈吗？毕竟她是为你好。我相信宇阳有自己的优点，否则不会让你念念不忘到今天。但你有没有想过，结婚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家族的事。宇阳一旦嫁给你，她必须要适应你的生活环境，而不是任性自我地继续做她自己。阿缙，没有人能够保持不变。我们遭遇的每样事、每件物、每个人，都直接、间接地改变了我们。你不能否认当你遇到了宇阳，你的某些观念、某个习性也同时被改变了。我们随时都在改变，来适应这个人生。有时候改变也是种成长。”宁缙低垂眼睑，沉思玮玲的话。

“如果没有遇到宇阳，你现在一定是个很不一样的人。或许你会跟宁纪一起打拚你们的王国，而不是选择放逐自己的生活。你从事体力工作，做黑手、道路工程，不过是想更接近宇阳对不对？但你终究没有找到宇阳，而妈……”“她怎样？”“她从来没有放弃过你这个儿子，也从来没放弃过找宇阳。她一直在找她，也终于找到了。”“她找到了……宇阳？”宁缙激动地追问，眼神复杂。

“对。”玮玲严肃地看着他。“阿缙，你应该知道你的母亲是个外柔内刚的坚强女性。

她爱你，即使你误会她、离家出走，她依然没有放弃你这个儿子。妈告诉我，虽然你不回家，可是逢年过节还是会打电话回去报平安，她生日时，你还请人送了礼物去，可见得你也是爱她的。既然如此，何苦还要折磨你最爱的人？她是你的母亲，不是你的仇人。为了你，她锲而不舍地寻找你的爱人，这份执着不让你感动吗？”宁缙紧握住双拳，他无法否认胸膛间汹涌的情潮，有着对母亲的歉疚和感谢，强烈的情感冲击着他，眼眶灼热，视线模糊了起来。

母亲竟然为他做了这么多！

“回去吧，阿缙。不要再逃避了。”玮玲握住他的手劝道。“就算是给我个面子吧。”“玮玲……”宁缙反握住她的手，眼中盈满感激。“如果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开什么玩笑？我可是你的红粉知己，你怎么少得了我？”她开朗地回答。

“玮玲……”他拉她入怀，带笑的眼光静静地凝视她，虔诚无比在她的额上印下一吻。

“可别告诉阿纪哦。”玮玲噗哧笑了起来。

\* \* \*

“对不起，妈。”宁缙将母亲揽进怀里。

他可以感受到母亲的轻颤，她依然如两年前他离家时一般雍容华贵，只是眼角和嘴角的皱纹加深。父亲死后，母亲脸上的欢容少了许多。宁缙不是不能体会她的空虚寂寞，只是当时他陷在自己的悲痛中，无暇分心关怀母亲。

他太不孝了，宁缙坚毅的脸容上，有着深深的愧疚。

看这对母子重逢的感人画面，玮玲眼中盈满泪水。她没有惊动他们，只是静静站在一旁，直到有道声音打破了静静流动在室内的温情。

“二哥？”惊诧的声音出自从回旋的楼梯走下的女子。她的头发削得极短，衬的那张立体分明的精致小脸更加突出。

玮玲认出她是宁纪的小妹宁绮，她是专程赶回来参加婚礼的。

宁家是以纺织业起家，宁纪的父亲便以系字旁来为三个儿女取名字。算是不忘本。

“阿绮，你回来了。”宁缙放开母亲，上前拥抱住妹妹。“变得更漂亮了。”他伸手弄乱她的头发。

宁绮兴奋地又蹦又跳，像个孩子似的。

“你去了哪了？知不知道我们找你好久？”她埋进他怀里埋怨，脸上湿了一片。

“对不起好吗？让你担心了。”“一句对不起就算了？不管，你害我掉了好多眼泪，要你赔我。”“羞羞，自己爱哭，硬要赖我。”“是你害的嘛。不管，要你赔！”两兄妹你来我往的斗嘴，恢复了往昔的欢乐热闹，池云秋眼里泛起欣慰。

宁缙回来太好了。这个家又变得完整。

“瞧你们两个还像孩子似的，不怕玮玲见了笑话！”她慈爱地经叱，两兄妹立刻收敛，转向玮玲。

“我不要紧，你们继续。”玮玲随和地笑道。

“嗨，玮玲。我还没恭喜你呢。”下午才赶回国的宁绮蹦跳到她身边，睁圆眼上下打量她，十分讶异。“没想到你眼镜摘下来，头发放下来，竟是这样的美人胚子。怪不得大哥会爱上你。你知道吗？当妈咪跟我说大哥要跟你结婚时，我简直是吓呆了，还直嚷着：玮玲？大哥办公室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长年深色套装，还戴了一副笨重镜框的孟玮玲？我不敢相信我那个好色的大哥会对你产生兴趣，因为你实在是……”她比书着，脸上有着难以形容的尴尬。

“现在知道玮玲是个大美人了吧。”宁缙手搭在玮玲肩上，促狭地眨着眼。

“哎，大哥果然非平凡人。居然看穿了玮玲的伪装。”宁绮夸张地道。“玮玲，告诉我。你是不是怕大哥会爱上你，才故意做了副老处女的打扮？只是没想到还是功亏一篑啊。”她这话一出，大伙儿全被逗笑了。

池云秋佯怒地叱道：“阿绮，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这样编派你大哥？”“哎呀，他现在又不在，鸡道你们会告密吗？”“就怕大哥有顺风耳喔。而且，大哥去香港那么多天了，搞不好今晚就回来。”宁缙恐吓道。

“哥，你别想吓我！”笑语声中，池云秋招呼众人坐下来喝茶。

喧哗的笑语，如一曲欢乐之歌温暖了这个寂寞许久的家，穿过玄关，且溢向门外。

从轿车下来的宁纪，登上阶梯，走到门廊上时便听见了。

他显得十分讶异，纳闷地在玄关门征了一下。

冬日的夜晚来得较早，温暖的灯光从窗口流泄出，像等待游子归来的母亲怀抱般充满欢迎。空寂许久的房子，一下子有了笑语声，令宁纪一时愕然。

会是玮玲来了吗？怪不得他打电话去地公寓都没人接，原来她到他家里来，把欢笑和温暖都带来了。

他穿过玄关门，寻着笑声走进客厅，碰巧看见一双男人的胳膊搭上他白天工作时想，夜良孤寂一人时更想的女人肩膀。

男人侧过脸去说话，那上扬的肩眼，掀起的薄唇隐约的笑意，令宁纪在愤怒里夹杂着些许的惊异。

“你做什么？”他恼火地大步向前，把宁缙的手从玮玲肩上甩下来，再把他的女人拉起搂进怀抱。

“阿纪，你是在干嘛？”池云秋谴责似的眼光投向长子，嘴上带着笑意。她实在是太开心了。

“妈，阿缙他……”宁纪控诉地指着宁缙。

“哎，大哥，你的醋劲未免太大了吧？二哥不过是跟玮玲勾肩搭背而已，又没有非礼她，你干嘛发这么大火？”“你闭嘴！”宁缙见宁纪眼露凶光，忙跳到宁绮面前阻止她再煽风点火。“你想害死我啊！”“哎呀，二哥……”宁绮委屈地嘟着唇。

“好了，不准再吵了。”云秋端出为人母亲的架子道。“阿纪，你不是明天才回来吗？”“我要是再晚一点回来，老婆都被人抢走了！”他不悦地嘟喃，占有意味浓厚地俯下唇给玮玲一个火辣辣的吻。

“哇，大哥真是……”宁绮伸了伸舌头。

“宁纪……”玮玲懊恼地推开他。

“有没有想我？”他霸道地问。

“你就不能私底下再……”“没关系，你们继续，当我们是透明人。”宁缙摇着手笑道。

宁纪闻言，回头狠瞪了弟弟一眼。拉着玮玲上楼。

“阿纪，要准备开饭了。”云秋提醒儿子。

“我们一会儿就下来。”他吆喝一声，将玮玲推进房里，嘴唇急切地覆下。

等到相思的渴望稍微舒解，他抬起迷蒙着情欲的深炯眼眸，道：“吃完饭后，到我公寓去。”什么嘛！

瘫倒在他怀里的玮玲，低低哼哼地埋起怨来。

果然是感觉至上的雄性动物，脑子里就只有那一套！

## 第九章

南十字星花在夜风中轻摇摆荡，披挂在花园灌木丛间的彩色泡灯，绿油油草坪上竖立的照明灯，及沿着主屋往花园延伸的临时搭建帐篷里的中国灯笼灯光，将深粉红色的花瓣与黄色的蕊心映照得对立分明，比白昼时的风华还要绚丽。

今晚是宁纪和孟玮玲的结婚宴会。

宁家在外双溪的华宅里请客。外烩人员自然是由宁纪的死党张博智的连锁餐厅供应。采自助式，每一道料理都是货真价实、高档的美食。

婚礼布置则由胡国良这位娱乐界的小开，和杨子逸家的建筑公司合作。多亏由杨子逸管束胡国良这匹野马，才没让婚礼现场布置得有如俗丽的舞台效果。

闲闲没事的蔡耀庭就负责招待工作。来参加婚宴的多是商界人士，不是跟他家的银行有来往，便是和蔡家名下的证券公司多少有交情，他练就生张熟魏的本车，将每位来宾招待得有如自家般舒服。

新郎新娘累了一天。一大早宁纪便带着迎亲人马到彰化迎娶玮玲，行

过传统婚礼后，两人小歇片刻，又得忙着应酬客人。

也多亏有那片刻的小歇，不然再天生丽质的新娘，也得瑞着严重睡眠不足、惨澹的花容来迎客。

一场婚宴还得换上好几套衣服。

开过舞后，玮玲上楼换了第二套衣服，以红底金丝织就的旗袍出场。她的身高接近一百七十公分，高挑窈窕的身段，在旗袍映称下更显得纤腰如束、雍容华贵，尤其是从开岔部位露出来的那双依纤合度的玉腿，更引起与会来宾惊讶不已。

宁纪牢牢握住玮玲的小蛮腰，不理睬胡国良的狼号，带着玮玲周旋在宾客之间。

脚上穿一双金色高跟鞋的玮玲实在是累坏了，央着宁纪让她休息一下。

宁纪吩咐女傧相宁绮扶她回房间歇坐，玮玲乘机用了些餐点，才有体力……“大嫂，看你这么累，我都不敢结婚了。”宁绮吐着香舌道。和负责替玮玲化妆的美容师，帮忙她换上另一件上身是金葱色，为中国式肚兜款式，露出背部优美线条、无瑕雪肌，下身是咖啡色玫瑰图案的曳地长礼服。

“好漂亮。”宁绮惊叹。

“看在这些漂亮衣服上，是不是又敢结婚了？”玮玲调侃她。

“大嫂……”宁绮不依地撒娇。

姑嫂两人笑呵呵地离开房间，当他们正打算下楼时，一道含怨的目光堵住她们。

玮玲定睛一看，觉得眼前的女人似曾相识，好像是……“你是张容榕。”宁绮先她一步认出来，表情戒备。

这女人玮玲的确不陌生。宁纪曾跟张容榕交往过一段时间，玮玲整理过宁纪送她礼物的帐单。

“你想干嘛？”宁琦看过兄长和张容榕的绯闻，不禁急了起来。糟糕，张容榕什么时候不来，偏这时候来找碴，摆明是要破坏婚礼的。大哥应该不会蠢的发喜帖给她才对呀。

“我不过是来道恭喜而已。”容榕掀着被唇膏勾画得十分迷人的香唇道。

她长的很漂亮、很诱人。身上那套低胸的紧身礼服，将她的身材衬托得十分魔鬼。丰胸细腰，好个尤物。

“谢谢。”玮玲含笑点头。她早有心理准备。宁纪这些年交往过的女人至少有好几打，社交圈就这么小，她或早或晚都会碰到一些。

玮玲从容自适的风度，令容榕恼怒。

她原以为她和宁纪的绯闻闹开，尹若薇另嫁他人，很有机会成为宁夫人，没想到半路杀出玮玲来。

她见过玮玲戴厚镜片，穿着的像老处女的打扮，实在很难和眼前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娇容上洋溢着新嫁娘喜悦的美女联想在一块。

突然，她觉得自己上当了，被玮玲的伪装所瞒骗，轻敌的结果便是今日的惨败。一股愤怒排山倒海而来，她无法再忍受玮玲脸上的笑。

“你以为你赢了吗？其实宁纪根本不爱你，他只是要个便利的婚姻而已！”“你胡说什么？”宁琦护在玮玲身前叱道。“我大哥爱死玮玲了，你这个莫名其妙的女人根本就不知道。”“我莫名其妙？”容榕变了脸色，语气充满恨意。“你等着看好了，她很快就会被打人冷宫。宁纪真正喜欢的人……”她语气顿了一下，眼角的余光捕捉到楼下忽然冒出一阵骚动，嘴

角浮山一抹残酷的笑意，玉手遥指一楼大厅的厅口。

“……尹若薇！”

\* \* \*

刺绣华丽的金色丝质礼服，烘托出尹若薇晶莹剔透的肌理，及颈肩虚的完美线条。白金镶钻手里缠绕的一双欺霜赛雪的玉臂，在透明黑纱披肩下若隐若现。蓬松的发髻上的钻石发夹，圆润可爱耳垂上的白钻耳环，加上那对秋水般清澈冷艳的明眸，使得她整个人有如天上的明星般璀璨耀眼。

要命，难道若薇也是来找砸的？宁绮兴起这样的疑问。尹若薇艳丽夺目的打扮，简且要凌驾过新娘的光彩了。又不是她自己的婚礼，这么盛装打扮分明是要来“踢馆”嘛！

宁绮不由对若薇的作为生起气来。

倒是玮玲只轻蹙了一下眉，立刻恢复优雅自若的仪态。站在楼梯上居高临下，她轻易发现众人的眼光都被若薇吸引去，这包括了她的新婚夫婿。

其实，若薇身旁的男子更加的赏心悦目。

一袭的黑色燕尾服，将其结实匀称的身材，衬托得高雅迷人，披肩的长发被黑色皮质发圈整齐地缩在脑后，增添贵族般气势。他冷峻的眉眼里有着一抹轻嘲，倨傲的薄唇擒着抹纵容的笑意。她觉得有趣，延着楼梯缓缓走下，担任男宾相的宁缙站在楼梯口迎接她。

玮玲朝他绽出一抹感激的浅笑，挽着他的臂膀朝大厅入口走去。周围的人群像海潮般退开，让出一条路。

“夏先生、夏夫人，欢迎两位光临。”尽管敏感的发觉夫婿和夏晔问的剑拔弩张气氛，玮玲还是一贯的从容。

她冷静自然的声调，像往常一样将宁纪的乖戾化去。他抬眼看向他的妻子，同时发现护卫着她柔媚娇躯的人竟然是他的男宾相宁缙，这让他大大不舒服起来，按着又有见她把带着金色手套的柔美递向夏晔。

“宁夫人。”夏晔伸手握住她的小手，俯身在她的指尖上方虚应了一吻。这动作立刻得到四道杀人似的眼光攻击。

两道自然是发自宁纪，另两通居然是尹若薇，这让玮玲充满兴味地娇笑起来。

“玮玲……”宁纪不悦地横跨一步，将娇妻拉进怀里，以结实的手臂把她跟夏晔、宁缙分开。他不喜欢其他男人碰他的老婆。

“阿纪，你别这么不开心嘛！夏先生和他的夫人是专程来祝贺我们，笑一下。”她伸手揉开他的眉头，淡雅的香气弥漫着宁纪的呼吸，令他陶然，情不自禁地凑向老婆的香唇。

“哎呀！”玮玲害羞地别开脸，只让他吻到颊面。“拜托，这么多人。”宁纪回神过来，清了清喉咙。

“夏晔，我可不像你那么没义气，结婚时只在报上登了启事，客也不请。之后又带着若薇躲了三个月，连让我们这群朋友恭喜的机会都不肯给。”他夹棒带棍的一番嘲讽，引来了一干好友的附和。

“对呀，夏晔，你直是太不够意思了。”国良道。

“是啊，只请了我的大厨，却忘了通知我。”张博智也有话说。

“这么多年的朋友是当假的吗？连开洞房的机会都不给。哎，至少也该让我们亲亲新娘吧。”耀庭的贼目绕着若薇娇艳的红唇转。

“你现在想亲也可以。但就怕你会肿成三天的猪头。”子逸玩笑地说。

夏晔莞尔地转向他，子逸仍是最了解他的好朋友。

“子逸，我听说你回来了，要不是我在欧洲有几笔生意需要亲自去洽谈，早回台湾跟你碰面了。”“是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前天晚上。你知道时差罗。我们接到宁纪的喜帖，所以就来了。”“其实礼到人不到也行。时差嘛，还是多休息几天。”宁纪不给面子地讽刺。

夏晔扬扬眉，道：“那怎么行？”眼光转向宁纪美丽的妻子，“睡迟了，怕会错过一睹能擒获宁兄芳心的大美人真面目。玮玲，我真是太讶异了。没想到你摘下眼镜后，会是这么美丽。早知道……”最后三个字让宁纪戒备了起来，在他怀裏的玮玲立刻感应到。她微笑地看进夏晔玩世不恭的眼眸里。

“夏晔，你还是像以前那么会讲话，总是哄得人开心。说到美丽，你这位夫人才是个大美人哩。瞧她那副粉状玉琢的样子，哎，把我这新娘都比下去了。”听了一群男人废话半天的若薇，见众人的注意力又重回她身上，绽出淡雅的笑容。

她楚楚动人的眼光，若有所扮地停里在宁纪身上，后者沉默地挽着他的新娘，领着众人走向大厅中心。

随处可见的餐台坐满人，大伙儿的眼光全绕着场中的两对俊男美女打转，大有看热闹的意思。

若薇不想找宁纪说话，可是两人都太显眼。正苦恼间，乐队奏起一首华尔兹。

“宁纪，可以请我跳舞吗？”她冲动地当着丈夫和玮玲面前说道，宁纪显得很为“好呀。阿纪，你请若薇跳支舞，我也想领教夏晔冠绝一时的舞技。”玮玲落落大方地伸手给夏晔，他立刻会意地挽着她进入舞池，配合着旋律踩着完美无误的舞步，有如一对默契绝佳的舞伴。

宁纪没有选择地和若薇一起跳，眼光机敏地监视夏晔。

若薇的心情很混乱，一方面想跟宁纪解释，一方面又放心不下夏晔和别人跳舞。

“宁纪，我想跟你说我嫁给夏晔是不得已。”“嗯。”宁纪心不在焉地点头。

若薇在脑子里复习她准备了许久的稿子，这次她一定要感动宁纪，让他永远怀念她的完美。夏晔说，对男人而言，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完美的，她要让宁纪一辈子忘不了她。

她眨了眨美眸，脸上是凄美欲绝兼哀怨的笑容，甜柔的嗓音充满感情。“其实我……”她是千言万语在心头，红唇微散地吐露：“……真正爱的人是……呕！”脚尖传来的痛楚，令若薇的眼眸睁大，视线碰巧对上夏晔凝视玮玲的赞赏眼光，肉体上的疼痛顿时加倍。

“对不起，我踩伤你了！”宁纪懊恼万分。他从来没这么拙劣过，都怪玮玲的笑声令他分了神。夏晔到底说了什么话让她开心成那个样子？“没……没关系。”若薇被这么一踩，再没心绪倾吐下去。

死夏晔，嘴里说的好听，说什么带她来会旧情人，其实是他想勾搭人家的老婆！想到这里，若薇的心疼的更厉害。是不是宁纪踩的那脚太重，那股痛才会椎心地缠绕着她，久久不去？看着场中有如一双蝴蝶般，舞姿曼妙，配合得天衣无缝的男女，若薇和宁纪都没有叙旧的情绪，各怀心事地监视自己的另一半，对他们的笑、他们的舞耿耿于怀。

到底有什么好开心的？其实玮玲和夏晔聊的话题是他们的另一半。

玮玲对夏晔说：“你带若薇来，到底是向宁纪示威的，还是给两人旧情

复燃的机会？”“两人从来没有相爱过，又怎会旧情复燃？”夏晔语带玄机地道。

“哦？”玮玲配合着他的脚步转圈。“你这么认为？”“难道不是吗？”他扯动唇角笑道。“若薇陷在自以为是的恋爱中，认不清楚她真正所爱；至于宁纪，则根本没有爱过若薇，当她是小妹妹般宠爱。我想，宁纪唯一爱过的人只有你，瞧他刚才那股占有欲，就从来没对另一个女人产生过。”“就像若薇唯一爱的人只有你一样。我想，如果眼光可以杀人的话，我只怕被射成马蜂窝了。你知不知你老婆的眼光很可怕？”夏晔以眼角余光偷瞄虎视眈眈监视他们的另一对，嘴巴咧的更开。“你老公的眼光也不逊色。像你说的，如果眼光可以杀人的话，我现在定然被撕成碎片了。那两个家伙虽然当不成夫妻，却绝对够格荣登情感迟顿的妒王妒后王座了。”玮玲被他的话逗的格格娇笑，银铃般的笑语清脆又撩人，加速了宁纪胸臆间的化学反应，再也忍受不了喉头的苦涩酸辣，不等乐曲结束，拉着若薇挤到两人面前，将自己的老婆抢了回来。

“抱歉，我踩伤了若薇的脚。”他不怎么诚意地道着歉，搂着老婆跳到另一边。

“若薇，你的脚怎么了？”面对夏晔眼里的关怀，若薇难以控制眼里的酸涩，晶莹的泪珠滚下了一颗。

“你管我干什么？就算我脚痛死了，你也不在意，只顾逗着别人的老婆开心，都不管自己的老婆了！”她含悲带怨的一番指控，听的夏晔啼笑皆非。是谁主动提出要跟人跳舞的？他顺它的心，她却又怪他。可是没办法，谁救他太爱若薇了，只好百般牵就。

“别生气。我扶你找个位子坐下，让我看看你的脚。”尽管不怎么情愿，若薇还是顺从地任夏晔扶持。待在老公温暖的怀抱，闻嗅着它的味道，她遗忘了今晚来参加婚礼的目的，只是紧紧地攀附着夏晔，紧的就像两人是连体婴般，根本不该分开。

\* \* \*

繁华的宴会终于散去，累的人仰马翻的宁家人，各自回房歇息。

宁纪穿了件丝质睡袍，手上拿着吹风机为坐在梳妆台前的老婆吹乾头发。

洗掉一头的黏腻，还有满身的疲累，玮玲舒服地靠在鹿皮绒的橘红色休闲椅上，享受夫婿贴心的服务。

反正他很喜欢玩她的头发，每次洗好澡后，便拿着吹风机替她整理，反覆地伸进去把玩，体会发丝溜过手指间的感觉。

她身前的梳妆台是孟老太爷为她准备的嫁妆之一，是清朝中期的三屏式柏木镜台，浮雕龙纹的屏风面贴着斗大的双喜字，弧形的镜托上原有的铜镜早已失落，孟老太爷另外请人造了个四周镶金的水晶镜面放置。

古雅的梳妆台和新房里的装潢搭配得十分契合。酒红色的床罩在暖暖的灯光烘托下呈现出新婚的喜气，宁纪心不在焉地瞄了一眼，放下吹风机，将可三百六十度旋转的鹿皮绒休闲椅转了半圈，弯身抱起昏昏欲睡的妻子。

白色的透明长睡衣，自玮玲身上迤逦而下。当宁纪将她的娇躯放到床上，玮玲睁开眼睛。

“我以为你睡着了。”宁纪的双手撑在她两侧，低头俯视她。

玮玲微微笑着，伸手勾住他颈子，宁纪顺势吻住她。

很快地，这个吻就进行到十分肉欲的程度，宁纪咬着她的耳朵，吻着她修长的玉颈，啃着她颈肩处的优美线条。火焰在身体裏燃烧，然而猜忌也同时在胸臆间咬噬着，他蹙眉停顿了下来，不悦地揪着新婚妻子。

“夏晔说了什么，让你笑得那么开心？”没预料到他会停下来谈这种事的玮玲，呆了一下，在地为他身体发热、情欲沸腾时，他却问起这种无聊事。

“他说了什么？”玮玲的脑子一片空白。

“我怎么知道？笑的人是你，我可没听见。”宁纪语气尖酸。

“嗯，我想想。”玮玲绞尽脑汁，“好像是……嗯，可能是……”哎呀，不就是说他老婆和我老公的事吗？她在心里暗叫糟糕，她要是老实讲，宁纪八成会恼羞成怒。

“到底怎样？”他沉不住气地问。

“一个笑话吧。”玮玲选择善意的欺骗。

“什么样的笑话？”“记不得了。”“记不得还会笑得那么大声？”宁纪拧眉怒叱。

只要想起夏晔的毛手居然放在他老婆的腰上，还有粉嫩诱人的裸背上，然后那双色眼还对住玮玲丰满的胸口，便宜不晓得给他占去多少了，他就一肚子火气。

“人家说笑话我不好意思不笑嘛。”“夏晔是我的死对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看你分明是被那个痞子迷住！”“拜托。我要迷他不会现在才迷。宁纪，你存心找我麻烦吗？你晓不晓得我累坏了，你要是打算用逼供的方式度过新婚夜，请恕我不奉陪，要睡觉了。”“不可以睡！”宁纪拉她坐起来，猛摇着她。“你说，把我硬塞给若薇跳舞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你想和夏晔成双人对？”见他眼里怒火高烧，嘴唇抿的紧紧，玮玲的睡意全消。宁纪在吃醋！

这家伙真不会找时间地点啊。

“拜托。”她柔媚地横了他一眼，双手放在他肩上安抚。“我是不想让你难做人。你自己也听见了，若薇要你陪她跳舞。我想她一定有话要跟你说，才为你们制造机会。”“你就这么大方、体贴地把你老公出借给他的前任未婚妻？还贤慧地替我绊住夏晔？不怕若薇勾引我？”瞧他说的多咬牙切齿啊，玮玲瑟缩了一下，随即睁圆无辜的眼眸驳斥：“若薇有勾引你吗？拜托，在众目睽睽之下，就算她有心也无力啊。宁纪，你不要无理取闹。”“我无理取闹？”额上的青筋都暴跳出来了，玮玲思忖自己说错了什么话，让他怒上加怒，非得在新婚夜跟她吵架不可。看进他眼眸中，发现里头烧着两簇狂怒的火焰，好像地做了对不起他的事！

可她没有啊，她只不过不嫉妒，一心为他着想。是这点惹火他吧？这家伙！以前还时常跟她说他最讨厌有事没事乱嫉妒的女人哩。这下又为了她太过贤慧而胡乱生气。

其实，该发火的人是她，根本轮不到宁纪。

“是，你无理取闹！”她冷硬起来，逼视向他。“是谁一看到若薇，立刻两眼发百，魂不守舍？”“我哪有……”他眼里的怒焰消了些。

“你敢说你没有被她天使的脸蛋、魔鬼的身材吸引住？没有偷偷遗憾，今天跟你结婚的人是我不是她？你没有为她魂萦梦系，悬念着她？”“我当然没有，我只是……”这一连串的逼问让宁纪招架不住。

乍然见到若薇，他也像其他人一样，被她明艳照人的打扮给吸引住。但这很正常啊，是男人见到美女会有的反应，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

“别说了，我知道你根本不爱我……”她悬然饮泣地掩住脸，从指缝间偷窥他。

这种妒妇表现，该能满足它的男性自尊了吧？“张容榕就说，你娶我只是一场便利婚姻，你真正爱的是若薇……”“张容榕算什么东西？你怎么可以听信她胡说八道？”宁纪气急败坏地嚷道，伸手抱住玮玲安慰。“我想什么只有我自己清楚，你别听其他人的。”“你什么都不说，我怎么知道你的想法？人家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玮玲越说越伤心，肩膀还一抖一抖的。“我只能从你的行为模式来推论你的想法。而你的行为正告诉我你一点都不爱我，才会在新婚夜跟我胡乱发脾气！说不定你是因为娶不到若薇，心里发问，才会故意找我碴。”“不是这样的！”“一定是的。”她摇着头。“到现在你还把若薇亲手为你烧制的陶杯留着，分明对她余情未了……”“那是因为……”他抓着头，绞尽脑汁想要辩白。“那只陶杯烧得太好了。我已经用的习惯，你叫我……”“我就知道！”她猛烈吸着鼻子，弄假成真地伤心起来。“你也爱她习惯了，所以根本……”“你别乱想。我对若薇是兄妹之情居多。我一直把她当成妹妹……”“当成妹妹你会跟她订婚？”“哎，那是双方父母的主意……”“可你也觉得不坏吧？”“当时没什么意见……”见老婆眼冒凶光，宁纪忙陪笑脸。“现在想想真是舍不得。或许若薇也发现这点，才会嫁给夏晔。其实他们两人比较相配，夏晔爱若薇很久了，他们结婚才是对的。”“那你现在对夏晔没有一丁点的嫉妒和不满罗？”“我嫉妒他干嘛？”宁纪自负地扬扬眉。“不满倒还是有的。谁教他一声不吭和若薇结婚，一点都不给我面子。不会先说一声，让我和若薇解除婚约吗？”“如果他说了，你肯吗？”玮玲谨慎地问。

“只要他请若薇跟我提出，我自然会答应。玮玲，我是很有骑士精神的。若薇又是我宠惯的妹妹，她要解除婚约，我没理由反对。”“你有骑士精神？那为什么我说不不要时，你缠着我？”玮玲惊奇地看他，像是不明白他从头到脚哪里藏着骑士精神了！

“玮玲……”宁纪尴尬地胀红脸。“这件事我们讨论过许多次了。反正我就是要你，没别的理由！”玮玲斜眼揪着他，红唇微嘟，语气有些悻悻然：“反正你对我就是没有骑士精神，只有赖皮鬼精神。”“对啦，我就是赖皮鬼，就是要缠住你怎样？”他立刻发挥赖皮鬼的厚脸皮精神，一把搂住她索吻。

玮玲在他的唇下、手下喘息，之前的不愉快被两人抛到九霄云外。

夜深深，只有细细的愉悦呻吟和着窗外的枫爽风声。嵌在天花板上的灯光投映出暖暖柔辉均匀洒在两道交缠的赤裸身影。当欲望得到舒解，两人仍紧紧搂抱在一块交颈而眠。生理的火焰平息了，心灵却僚烧着一抹温情，静静地流润在两人之间，让宁纪和玮玲，即使在睡梦中仍舍不得分开。

## 第十章

隔日下午，他们搭机赴欧洲度蜜月。

由于之前玮玲说服宁缙担任宁纪的特别助理 这可费了她不少口水，宁缙才勉为其难答应。而且还只同意在两人蜜月期间善尽职守，等他们

度完蜜月回来，他还要看看是否习惯了这种用脑过度的生活，才决定是否要留下来。

对玮玲和宁纪来说，有他坐镇公司，这趟蜜月之行至少可以较无后顾之忧，玩得尽兴，安心地在欧洲旅行一个月。但每到一定点，宁纪都会打电话回去，以防公司有突发事件。

在欧洲逛了一圈，倘佯在古堡、葡萄园、博物馆、美术馆组合成的浓厚人文气息中，遍游了欧洲的山光水色，终于到了返家的时候。

尽管两人都有些依依不舍，但同时清楚自身的责任，只得和美丽的欧洲道别，打道回府。

婚后生活宁馨甜蜜。

宁绮回美国继续课业，宁缙搬回家住，玮玲平时除了陪伴婆婆参加慈善活动外，勤读各种商业资讯，甚至打算明年考研究所。

没办法，家庭主妇的生活太封闭了，而玮玲又是闲不住的人。偶尔她会和宁纪一块参加社交应酬，要不然就是在家里招待它的死党。但尽管宁纪说他不气夏晔了，夏晔和若薇始终未能成为他们的座上客。玮玲对此还觉得挺遗憾呢。

这一日，是难得的暖冬气候。天空呈现淡蓝色，有浮云几片，阳光不强烈。玮玲的心情很好。从一家知名的大型书店出来，提了满袋的书，看看腕表发现时间接近中午，这里离群智集团的大楼不远，找宁纪一块午餐吧。

当然，他可能有应酬，不过没关系，公司里还有宁缙和雯菁可以陪她午饭。

走在人行道上，眼光随意浏览。这排商业大楼的一楼楼面，有好几家满有特色的餐厅，附近上班族经常光顾。以前玮玲还是宁纪秘书时也带来。

她在一家餐厅门口停下来，眼光投注在门口摆放的午餐菜单和下午茶菜单研究。这家餐厅的咖啡很有名，宁家两兄弟都嗜喝咖啡，等会儿就来这里吧。

这么想时，眼光突然被大片玻璃内约两道人影吸引，她不自觉地走近，隔着透明玻璃清楚看见宁纪俊美的身影。他就坐在靠窗的角落，脸倾向另一张玮玲也不陌生的脸孔。

尹若薇敛着细致的柳眉，精巧的五官怖着浅浅的愁绪，一抹伤心在她流转的眼波间激汤，晶莹的泪珠白眼角溅落。

玮玲看见宁纪伸手把她搂进怀里安慰，下巴靠在她头上，嘴巴蠕动着不知道在说什么。

玮玲只觉得血液冲上脑门，又刷地冲下，脑子一片空白，一颗心空空温湿，像做了场噩梦，充满打击和震惊。

不，她不是做了噩梦，而是从一场白以为是的美梦硬被扯出来，抛进了现实的残酷。

她的心再没有安宁、没有欢欣，只剩下骚乱和动荡。两个月的婚姻生活，像走马灯似地在脑中裹盘旋而过。每一个幸福的画面，在这时候变成毒蛇反噬向她。如果不曾体会爱情带来的快乐，她此刻不会这样痛。在她以为掌握住宁纪的爱时，才发现一切不过是她的痴心妄想。

他从来没说过爱她啊，也未留给过承诺。他对她向来只有欲望……乍然的绝望，让玮玲无法进一步理智思考，她空洞、哀伤地凝视玻璃窗内相拥的男女，直到宁纪的眼光缓缓转向她。

他眼中有着惊讶和愕然，玮玲咬住下唇，看着他推开满脸泪痕的若薇，伸手敲着玻璃，招手要她进来。心情低落的玮玲，只是视而不见地瞪他，宁纪起身，准备到外头找她。

突然觉得无法面对他，害怕听见他绝裂的言词，说他打算和她离婚，要和若薇共效于飞。玮玲选择逃避，转身狂奔。

思绪如此纷乱，心情四分五裂，习惯的生活霎时在她面前崩溃，她觉得无所适从，不晓得该从何收拾起破碎的心，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宁纪的负心。

不，他从来没有与她交心，又何来负心？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风声呼啸进耳里，隐约问她仿佛听见宁纪在叫她。可是她太伤痛了，尽管急促的喘息令她呼吸困难，心跳的像要离开口腔，头部因缺氧而昏沉，全身的力气似乎要从身上消失，仍固执迈着沉重的脚步，没有停下来的打算。

她踉跄一脚踏向斑马线。

“吱”尖锐的紧急煞车声响起，玮玲倒在一辆右转的车前，这一幕看得追在身后的宁纪魂飞魄散。

\* \* \*

“她突然闯出来，我煞车不及……”撞到人的 vivid 的女驾驶懊恼地在急诊室外喃喃抱怨。

她发现撞到人，立刻下车察看，还来不及一探究竟，身后的男人便推开她，抱起她撞倒的人，凶恶地命令她送他们到医院。

后来的事，她完全是在被动的情况下遵照这位霸王的指示，还拚命对来回走动、表情严厉的男人解释，也不敢偷偷逃走。

哇，她真是命苦。刚买的车，居然撞到人……急诊室里的红灯熄灭，医生走出来，女驾驶和宁纪分别跑到医生面前，眼光急切地眨巴着。

“怎么样？”宁纪伸手就要揪人家的领子。

“干什么？”医生很不客气地拍开他的手，拉下口罩，露出一张清秀的脸，眼光凶巴巴。“你要是敢动手动脚，我可不管你跟我哥是死忠兼换帖喔。居然敢威胁医生，活得不耐烦吗？”“国美，快告诉我……”“告诉你什么？疯子似的揪住我，硬要我把你老婆送进急诊室里。我还以为她快死了呢，结果不过是一些瘀青、擦伤，还有……”“玮玲没事？”宁纪的惊喜声中，夹杂着女驾驶的谢天谢地。“那你干嘛进去那么久？我还以为她……”“嫌我久？”胡国美气呼呼地鼓着颊。“要不是你紧张兮兮，我也不会这样小心谨慎重复检查。也多亏我这样小心谨慎，才诊断出……”“什么？”宁纪的肾上腺素再度升高，一颗心提到胸口。

“你老婆怀孕了。好在没受到大撞击，要不然孩子就保不住了！”“我就知道我不可能撞到她嘛，时速还不到二十，我又踩了煞车……”女驾驶手舞足蹈着，宁纪则像根本没有到她似的，陷入自己的情绪中。

玮玲怀孕了？怀了他的孩子！

这是怎样的狂喜？虽然没准备迎接孩子的到来，可是有孩子终究是件大喜事，宁纪开心地合不拢嘴来。

但想到玮玲居然怀孕还跑马拉松给他追，又差点出事，心头的狂喜变成惊恐，一股怒气油然而起。

“她现在怎么样？刚才为什么会昏过去？”他低着眉头掷出疑问。

“她还没醒过来，正在进行静脉注射。你知不知道你太太有血糖过低的

毛病？她可能早上胃口不好，刚才又爱了些刺激。不过，没关系，等一会就会醒来了。”国美瞪着宁纪。男人都是群粗心家伙，她打赌宁纪根本不晓得他太太的症状。

“我还有事。你太太醒来后就可以把她领回去，别再大呼小叫，这里可是医院！”国美转身离去后，宁纪立刻进入急诊室探望，留下倒楣的女驾驶一个人在外面发呆，不晓得该继续留下来还是离开。

\* \* \*

“玮玲……”从医院返家的路上，玮玲一语不发，宁纪束手无策地跟着拧眉。

云秋见他抱着愁眉深锁的玮玲进房，拦住他问：“玮玲怎么了？”“她差点出车祸，医生说她怀孕了。”“怀孕？”云秋高兴得跟什么似的，直嚷道：“我去吩咐厨房炖补品。”母亲离开后，宁绍摇着躺在床上的妻子。“你到底怎么了？故意跑给我追，还害自己差点出车祸。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恶人先告状！

呛人的灼热涌上眼眶，玮玲背过身，赌气道：“我死了，你不是更开心？”“你胡说什么？”宁纪气恼地板过她的肩，对上她含泪控诉的眼眸，心里的怒气徒然消失，爱怜地抚摸她婆莎的泪痕。“为什么哭了？”“不用你管！”她倔强地别开脸。

“玮玲，别这样。你从来不是这么不讲理的。到底怎么回事？”“问你自己。”她只顾着蒙脸哭，低低的啜泣把宁纪的心情搅乱。他轻叹口气，将玮玲拉起揽进怀中。

她挣扎了一下，他身上的温暖和味道，软化了她的不情愿，遂埋进他的怀抱寻求安慰。

宁纪低沉的声音，在她耳畔轻轻响起。

“你要我问我自己，可我不知道啊。我只晓得你被车撞倒时，我的魂魄也跟着飞了。”她的心乱了一拍，没料到他会为她担心。

“我抱着你，就怕你会死掉，一颗心七上八下，全绕着你转。到达医院大厅时，正好看到国良的妹妹国美，强拉她来救你。国美在医院还跟我发了一顿脾气，说我太紧张了。可是那时候，我真的乱了方寸，根本无法思考，只希望你没事就好。后来国美告诉我你怀了身孕，我又惊又喜又怒。惊喜的原因，是因为你有了我俩的结晶，怒的原因则是……”“我破坏了你全盘的计画！”玮玲忍不住冲口而出。

“什么计画？”宁纪蹙起眉，质疑地凝视玮玲。但她什么都不说，只倔强地抵紧他叹口气，无奈地道：“我不知道你误会我什么。我怒的原因是因为你竟然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在怀孕的情况下，在路上狂奔，让我在后面追赶。我不晓得你是怎么回事，你差点就危害了你自身和我们孩子的安全了，知不知道？”“我又不知道我怀孕了。”她哽咽道。

“不知道怀孕，总晓得自己有血糖低的毛病吧？今天早上你就只喝了杯牛奶，我要你把炒蛋吃完，你也不肯……”“我反胃难受……”“不舒服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可以吩咐厨房做些清淡点的食物。”“好啦，算我不对，差点害了你的孩子，你骂我好了！”她委屈地扁起嘴，红红的眼眶蓄满新的泪水。

见她这副模样，宁纪就算有再多的责备也舍不得出口。他搂住她，低声哄着：“我没有要骂你，只是担心你嘛。答应我，以后不可以再这样任性。

莫名其妙地跑给我追。”“我才没莫名其妙！”她抽噎道，眼光控诉地揪住他。

“要不是你对不起我……”“我对不起你？”宁纪一头雾水。

“我都看见了……你抱着若薇……你们……”她抖着唇，说不下去，心头像被火烧似的痛苦。

“我和若薇？玮玲，你误会了……”“我亲眼看见……”宁纪原本是那种不屑跟人解释什么的人，可这误会未免闹得太大，玮玲险些因为造件事而出了意外，不得不把事情解释清楚。

“你所看到的，不过是若薇倚在我怀裏哭而已。”“没错，她哭倒在你怀里。你柔情蜜意地搂着她……”“什么柔情蜜意？”宁纪好笑地道。“你当我们在谈情说爱啊？”“难道不是吗？”她狐疑地揪着他。

看它的表情，一点都不没有做了亏心事被人逮到的心虚。是他太过莫测高深，还是她真的误会了什么？玮玲不禁有些动摇，希望的火花在心里燃起。她诚恳地希望是自己误会了。

“你认为呢？”宁纪扯动唇角，不悦地看着她。

“宁纪！”她着急地想知道，推着他肩膀催促。

“你不是已经认定，判我有罪，还要我解释什么？”他故意调侃她。

“你到底说不说？”玮玲生气了，柳眉倒竖，大有他如果不交代清楚，就跟他没完的泼妇样。

“吃醋吗？好酸呦。”宁纪低头嗅着她，笑的像只狐狸。

玮玲好气又好笑，到了这种关头，他还要寻她开心。

“不说拉倒。再想说我也不听了。”心一横，板起脸不理他。

“生气了呀？”宁纪见她好像真的被惹恼了，心里倒急了起来。“乖老婆，别气啦，听我说。”“要说快说，我没那个闲工夫跟你瞎耗！”玮玲高姿态地扬着下巴。不趁这个时候教训他，宁纪的气焰永远不会收敛，当她好欺负！

“唉，拿你没法子。”宁纪无可奈何。他现在是余悸犹存，容不得玮玲再吓他一次。孕妇的情绪最敏感脆弱，只好让着她。

“我们是在谈情说爱，可是谈的是若薇和夏晔问的情爱纠葛。她在我面前数落夏晔的无情，说夏晔欺负她，婚前对她甜言蜜语，紧缠不放，婚后却冷落她……”“那你一定是本着骑士精神百般安慰她缕？”玮玲嘲讽。

“你一定要把事情想歪吗？”宁纪眼裏有着薄怒。“我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反正你跟夏晔不合，又把若薇当成亲亲好妹子，还不帮着数落？这可好了，同情变成爱情……”“如果我会爱上若薇，不会现在才来爱，你别不讲理了。”宁纪浓眉一皱，无法忍受玮玲的误解。

“不是我不讲理，而是你……”晶莹的泪水夺眶而出，玮玲也是一肚子的幽怨。

“你对若薇比对我好是不争的事实，怎么可以怪我误解你们。”“我对若薇比对你好？”宁纪意外道。

“难道不是吗？别忘了我当了 you 三年的秘书，你的事有哪件我不清楚的？你对她百般体贴，说话都是轻声细语，对我却是不耐烦……”“我对你不耐烦？”宁纪无法置信。“宁太太，亏你当了我三年的秘书，你见过我对哪个女人像你这样低声下气了？今天换成别的女人，我早甩门出去，还有耐性在这裏解释半天吗？”玮玲心中一动，以眼角余光偷瞄他的懊恼。她知道他说的没错，可是……她是个女人，她想要多一点保证难道也有错？她终究不是他肚里的蛔虫啊，有很多事她都是用猜，根本无法确定。

越想，心中的悲伤就越强烈，她哆嗦着唇哀怨地道：“问题是，你从来都没说过你爱我。我一直告诉自己，你不是把爱挂在嘴边的人，也很有自信地认为你是爱我的。可是……当我看见你抱着若薇，我不禁怀疑我的自信是不是太过膨胀？你根本就不爱我，对我只是一场便利的婚姻，你喜欢的是若薇……”玮玲眼里的伤痛，令宁纪领悟到他原来伤她那么深。时间情潮激荡。他柔情万分地搂住她，真挚地看进她噙满泪珠的眼瞳。

“玮玲，你怎么可以这么想？你知道我……哎，”他苦涩地扯动唇色，“没有好好想过爱不爱这个问题。但我在乎你。你的一颦一笑，每个小动作，都牵系着我的情绪。当我第一次看到你没戴眼镜的样子，我就为你着迷。或许，在这之前我就……满欣赏你的，只是理智上一直把你界定在得力助手的分际上，或许是害怕……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和谐吧。而且你晓得我交往的全是……”他讪讪地扯动了一下唇，自嘲地笑了起来。

“对于过去的自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或许是得到的人容易，才会那样漫不经心。”

大部分的女人都是自己送上门，偶尔的迷恋也很短暂，很快就厌倦了。但对你不同，除了肉体的渴望外，我更希冀你的柔情温暖我的心。自从吻过你后，其他女人再无法点燃我的情欲。你知道每次你那样毫无保留地凝视我，眼中充满对我的渴望时，我有多满足，多快乐？我向来注重感觉，而不去想些形而上的东西，但不表示我就没有。玮玲，如果那种时时刻刻想着你、渴望你、为你牵肠挂肚的情绪是爱情的话，那我想我真的爱上你了。而这种情绪我从未对其他女人产生过。”“宁纪……”玮玲感动地泪盈于睫，紧紧攀附着他。

或许，这是他最初也是最后一次会说这么露骨的表白。她闭着眼，把这些话反覆地一遍又一遍地想着，刻在心版，一辈子都不忘记。

“我爱你，玮玲。”他吻着她。“以后别再吓我了。我跟若薇真的没有什么。我不过是提供一双臂膀安慰她，劝她要对夏晔体贴一点而已，没有落井下石……”“对不起，宁纪。我不应该那样跑掉。可是那时候我真的好害怕，怕你会跟我说你爱的是若薇，要跟我离婚……”“傻瓜。你又不是不晓得我对你有多眷恋。晚上要是不跟你做爱……”“宁纪！”玮玲最讨厌他这点了，每次都要扯到这种事来。

“怎么，你不喜欢呀？是谁每次都叫的好大声？”他取笑道。期待着老婆的红晕，往上红到发根，往下漫进领口去。

他大笑着把躲进他怀裏撒娇的身影撤出来，色眯眯凝视她领口里隆起的暗影。

“讨厌啦。”她软软的埋怨，不想再看见他眼里的调侃，抬起头奉上香唇，宁纪急切地配合，迷失在两情相悦的热吻中。

“吻，是灵魂与灵魂在恋人的嘴唇上相遇。”雪莱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当四片唇相接，彷彿也将彼此心坎间最深的眷恋一并传递给对方知道。

玮玲心里再无怀疑。宁纪对她的感情，单从行动中表现出来。他的需索、占有欲，他锲而不舍地追求，几个月来床第间的缠绵，日常生活里的关爱，都是位爱她的证明。

他本来就不是个把爱挂在嘴上的男人。要谈情说爱就由她来说吧，他只要耐心倾听就好。

有了这样的决定，玮玲更加放纵自己的感觉，体会宁纪藉着身体语言

传送给她的柔情爱意。他灼热的呼吸急促，修长的手指迫不及待地解着她衬衫上的扣子，炽热的嘴唇印在她悸动的颈动脉……她感觉到他的蓄势待发……“喔！”突然的一声惊呼，羞的玮玲急忙推开宁纪。云秋赶紧避到起居间。

怪不得宁缙不肯上楼叫人，直怂勇她去，原来是预料到这种事。这个死孩子，竟敢陷害老妈。

两夫妻整理过凌乱的衣衫后，脸红红地挽着手到起居间。云秋比两人还不好意思。

“我在外头敲了半天，都没人应声……”她慑孺地道，清了清喉咙又说：“若薇哭哭啼啼地来找宁纪，我问她，她却不肯说。”“我知道了，妈。”宁纪过来搂住母亲，和玮玲相视一笑，眼里有着同谋者的会心。

两夫妻伴着母亲下楼。

和宁缙待在客厅的若薇，一见到宁纪立刻扑了过来，哭得梨花带雨。

“若薇，怎么回事？”玮玲不动声色地把宁纪怀里的若薇移到自己肩上。“坐下来再说，别哭了。”等众人坐好后，玮玲遣下仆人，若薇仍默默流泪，平日照人的容光惨白的像纸张，衬的那对大眼更加沧惶。

玮玲将一杯热茶放到若薇手中。

“来，喝一口，慢慢说。”她顺从地捧起茶杯，温暖的茶液通过食道进入胃部，缓和了她的情绪。

玮玲用面纸为她拭泪。

“怎么回事？”若薇看向宁纪欲言又止，眼里有着溺水者盼人援救的渴望。宁纪显然被视为她唯一的救星。

这也难怪，对于若薇的请求，宁纪很少拒绝，所以才会这样依赖吧。

可是这种态度会令人误会喔。宁缙不想兄嫂为了她起冲突，开口道：“若薇打电话到公司找大哥，可是大哥中午出去后，就一直没回公司。若薇在电话里一直哭，却什么事也不肯讲，所以找问明她在哪里后，便去接她往家里来。”玮玲想到宁纪为了追她，把若薇一个人丢在餐厅，若薇是为这件事难过吗？“若薇，对不起。是我太任性，宁纪才会追着我出来，把你忘在那里了。因为这件事，你才难过的吗？”若薇摇头。

“不是？那是为了什么事？若薇，这里没有外人。我们都关心你，想帮助你。有什么困难你说出来，大家会帮你解决。是不是夏晔欺负你了？”“夏晔……”提起这个名字，若薇的眼泪掉得更凶，捉住玮玲的手激动地道：“请你们救救他，夏晔他破人绑架了！”什么？众人面面相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夏晔怎会被人绑架？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